Douglas Adams

全能侦探社 II

灵魂漫长而黑暗的茶点时间

The Long Dark Tea-Time of the Soul

[英]道格拉斯·亚当斯——著
姚向晖——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Douglas Adams

全能侦探社 II

灵魂漫长而黑暗的茶点时间

The Long Dark Tea-Time of the Soul

[英]道格拉斯·亚当斯——著
姚向辉——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版权信息

书名：灵魂漫长而黑暗的茶点时间

作者：【英】道格拉斯·亚当斯

译者：姚向辉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10-01

ISBN：9787540493455

目录
CONTENTS

作者的话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献给简

作者的话

本书精装版的录入和排版使用了苹果麦金塔II（Macintosh II）电脑和苹果激光打印机（Laser Writer II NTX）。文字处理软件用的是阿什顿·泰特（Ashton Tate）的Full Write Professional。校对和照相排版由伦敦SW6区的Last Word完成。

我想对我了不起的伟大编辑苏·弗里斯通（Sue Freestone）说一声最发自肺腑的感谢。

她的帮助、支持、批评、鼓励、热忱和三明治都优秀得难以估量。我还必须对苏菲、詹姆斯和薇薇安表达感谢和抱歉，他们在本书出版前的最后几周内都没怎么见到我的这位编辑。

第一章

地球上没有一种语言里有“漂亮得像机场”这个表达方式，这恐怕不是出于巧合。

机场都很丑陋。有些丑得出奇。有些丑陋到只可能是人们特地花力气使之变丑的果。这份丑陋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机场挤满疲惫而暴躁的人，他们刚刚发现自己的行李落在了摩尔曼斯克（摩尔曼斯克机场是上述这条颠扑不破的规则的唯一例外），而建筑师大体而言就是尽量在设计中反映这些情绪。

他们使用蛮不讲理的形状和刺激神经的色彩，突出疲惫和暴躁的感觉，希望能毫不费力地将旅客与他或她的行李或爱人分隔开；用似乎指向窗户、遥远的领带架或夜空中的小熊座此刻位置的箭头扰乱旅客的头脑；总是将管道裸露在外——以实用性为借口，并且总是基于莫名其妙的理由而隐藏登机口的位置。

凯特·谢克特被困在朦胧灯光之海和朦胧噪声之海的中央，深深地陷入怀疑。

在她出伦敦到希思罗机场的一路上，怀疑始终在折磨她。她不迷信，甚至不信宗教。她只是一个不太确定该不该飞往挪威的普通人。然而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容易相信上帝——如果上帝真的存在，而且如果一位能在创世时勒令粒子各自就位的神祇对在M4公路上指挥交通产生兴趣存在那么一丁点可能性，也不希望她飞往挪威。无数的麻烦事——机票，寻找愿意照看猫的隔壁邻居，然后寻找能被隔壁邻居照看的猫，屋顶突然漏水，钱包丢失，天气，隔壁邻居突然去世，猫意外怀孕——都散发着联手阻碍她的可疑气息，让她不得不开始怀疑有神祇从中作梗。

她好不容易打到一辆出租车，就连司机也说：“挪威？你去挪威干什么？”她没有立刻回答“北极光！”或“峡湾！”，而是咬住嘴唇，怀疑地盯着司机看了好一会儿。司机说：“我懂了，肯定是某个小伙子拖你去的。我跟你说，你就跟他说别犯傻。去特内里费岛才对。”

好主意。

特内里费岛。

或者更好的选择是，她斗胆在转瞬即逝的一秒钟里想到，回家。

她呆呆地望着窗外乱作一团的汹涌车流，心想，英国的天气无论多

么冷和凄惨，比起挪威恐怕都算不了什么。

或者，面对现实吧，拿伦敦的天气比。家里这会儿和挪威一样冰冷。冰冷，偶尔有蒸汽像间歇泉似的冒出地面，落进刺骨风的魔爪，在第六大道的冰川峭壁之间消散。

飞快地看一眼凯特前三十年的人生轨迹，你会发现她无疑是个纽约客。尽管她很少在纽约这座城市居住，人生中的大多数时间总是与它保持距离。洛杉矶、旧金山、欧洲，五年前她在纽约的一场扬招出租车事故中失去刚婚不久的丈夫卢克，之后，她又在南美洲漫无目标地乱逛了一段时间。

她喜欢把纽约当成家的想法，喜欢想念它的感觉，然而事实上她唯一真正想念的东西是比萨。不是随便什么普通比萨，而是打个电话叫外卖就能送到你家门口的那种比萨。真正的比萨只有这一种。你必须出门坐在餐桌前盯着红色餐巾纸等着的比萨，无论额外加了多少辣味香肠和凤尾鱼，都不是真正的比萨。

伦敦是她最喜欢居住的地方，当然，除了关于比萨的这个逼得她快发疯的问题。为什么没人送比萨上门？为什么没人明白，装在热烘烘的纸盒里、送到你家门口是比萨这一事物的本质属性？你就应该把切块的比萨从防油纸上滑下来，沿着轴线折一下，坐在电视前大快朵颐。愚蠢、固执、懒散的英国佬到底有什么本质性的缺陷，导致他们无法领悟如此简单的一条法则？出于某些古怪的原因，她始终没法忍耐和接受这个缺陷，每隔一个月左右，她就会难以自拔地陷入抑郁，打电话给比萨餐厅，点一个她能描述出来的最大、最奢侈的比萨——大体而言就是一个比萨再加一个比萨，然后亲切地请他们送上门。

“要什么？”

“送上门。我把地址报给你……”

“我不明白。你不过来拿吗？”

“不。你们不送上门吗？我的地址……”

“呃，小姐，我们不做那种事。”

“不做哪种事？”

“呃，送上门……”

“你们不送上门？我没听错吧……？”

接下来的交流会迅速堕落成难听的粗口大赛，会让她感觉疲惫和焦虑，但隔天早晨她就会精神抖擞了。然而在其他方面，她是你希望能认

识一下的脾气最好的那种人。

但是，今天正在考验她的极限。

高速公路上发生了可怕的交通拥堵，远处闪烁的蓝灯说明前方某处出了事故。凯特变得更加紧张，后来慢吞吞地经过事故现场时，她目不转睛地望着另一侧的车窗。

出租车司机总算送她到了目的地，然而她没有金额合适的钞票，因此出租车司机变得很暴躁，气呼呼地在绷紧的裤袋里乱翻，好不容易才搜刮出零钱找给她。空气很闷，雷声隆隆，她站在希思罗机场二号航站楼登机大厅的正中央，找不到飞往奥斯陆的航班的登机处。

她一动不动地站了好一会儿，冷静地深呼吸，尽量不去想让—菲利普。

出租车司机猜得非常正确，让—菲利普就是她去挪威的原因，然而也是她确信挪威不是一个好去处的理由。想到他，她开始犹豫。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完全不要想他，直接飞往挪威，仿佛她本来就要去那儿似的。到了挪威，走进天晓得的那家旅馆——他把旅馆的名字写在一张卡片上，卡片塞在她手提包的侧面口袋里。如果能撞见他，她会大吃一惊。

要是真能在旅馆里找到他，她确实会大吃一惊。迎接她的更有可能是他的留言，说危地马拉、首尔或特内里费岛有急事，他到地方了就打电话给她。让—菲利普是她见过的最持之以恒地不在场的男人。在这方面他堪称登峰造极。自从那辆黄色雪佛兰大轿车夺走卢克之后，她一直怪异地沉迷于一个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男人在她心中激发出的茫然情绪。

她努力把这些纷乱念头全都赶出脑海，甚至闭上眼睛静了一秒钟。她希望等她再次睁开眼睛，面前会出现一块“此路通往挪威”的指示牌，她只需要跟着走就行，再也不用思考该怎么走和其他所有事。这一刻，她心想，延续早些时候的思路，大概就是宗教得以发展的关键点，难怪有那么多宗教人士喜欢在机场里转悠、劝人皈依。他们知道人们到了机场就处于最脆弱和困惑的时刻，甘愿接受任何一种指引。

凯特重新睁开眼睛，不出所料地大失所望。然而一两秒之后，一群穿着令人费解的黄色马球衫、满脸怒容的德国人突然分开一条道，她从中匆匆瞥见飞往奥斯陆的登机处。她把衣物袋挂在肩膀上，挤着人群走过去。

她前面只有一个人在排队，但这个人遇到了麻烦——也有可能正在制造麻烦。

这是个大块头男人，块头大得吓人。他体格健壮，健壮得很专业，但同时又显得很古怪，且恰恰是凯特难以应付的那种古怪。她说不清他

究竟古怪在哪儿，只知道她立刻就把他剔出她此刻愿意思考的事物清单。她记得她读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说人类大脑的中央处理单元只有七个寄存器，这意味着你的脑子里同时只能转七个念头，等你转而去想其他事情，七个念头中的一个就会立刻掉出脑海。

一连串念头飞快地掠过脑海。她想到她到底有没有可能赶上飞机，今天格外可憎究竟是不是仅仅出自想象，航空公司的人员既满脸迷人的微笑又粗鲁得惊人，免税店里的商品应该比普通商店里的便宜很多却不可思议地不便宜，她有没有灵感写一篇杂志文章来为这趟旅程买单，衣物袋挂在另一侧肩膀上会不会不太疼。而最后，尽管一百万个不愿意，她还是想到了让—菲利普，让—菲利普底下还带着至少七个完全属于他的一组子话题。

在她前面争论不休的男人被挤出脑海。

机场广播系统里响起她那趟航班的最后登机通知，强迫她把注意力放回前方的局势之中。

大块头男人在制造麻烦，核心是航空公司没有给他保留一个头等舱的座位。争论中泄露的原因是他根本没有头等舱的机票。

凯特的情绪落到她整个灵魂的最低点，伏在那儿刨着地面，发出低沉的咆哮声。

此刻她得知前面的男人其实根本没有机票，争论的焦点自由飞翔，愤怒地落在另外一些话题上，例如航空公司检票女郎的外表、她身为人类的品质、她的祖辈、她和她工作的航空公司未来有可能遭遇什么样的惊喜，最后偶然间落在一个令人喜悦的话题上：这位先生的信用卡。

他没有信用卡。

讨论还在继续，内容与支票和航空公司为何不接受支票有关。

凯特对着手表看了既慢又长、足以杀人的一眼。

“对不起，”她打断双方的交涉，“你们要谈很久吗？我必须赶去奥斯陆的航班。”

“我正在检查这位先生的手续，”检票女郎说，“稍等一秒，马上轮到你。”

凯特点点头，很有礼貌地让一秒钟溜过去。

“但飞机就要起飞了，”她又说，“我有一件随身行李，我有机票，我订好座位了。只需要你三十秒。我不想打断你们，但我更不想因为短短三十秒误了航班。现实中的三十秒，而不是三十次‘稍等一秒’，后者会

让咱们所有人在这儿耗上一整夜。”

检票女郎把润唇膏的反光明晃晃地完全转向凯特，但她还没来得及开口，大块头的金发男人就扭过头来。他的面部表情有点令人不安。

“我，也，”他缓慢而愤怒地用北欧口音说，“想飞去奥斯陆。”

凯特瞪着他。他身处于机场显得格格不入，或者更准确地说，机场在他四周显得格格不入。

“好吧，”她说，“看大家僵持在这儿的样子，咱们谁也没法飞去奥斯陆。来，咱们捋一捋情况吧。事情到底卡在哪儿了？”

检票女郎露出迷人而死气沉沉的笑容：“航空公司不接受支票，这是公司规定。”

“好的，我接受，”凯特把她的信用卡拍在柜台上，“这位先生的机票记在我头上，我收他的支票。”

“可以吗？”她问大块头男人，他用惊讶的眼神缓慢地扫视她。他的眼睛很大，很蓝，传递着它们曾经见过无数冰川的印象。眼神出奇地傲慢，同时非常困惑。

“可以吗？”她爽朗地说。“我叫凯特·谢克特。两个‘c’，两个‘h’，两个‘e’，一个‘t’，一个‘r’和一个‘s’。希望送到银行的时候它们都在，而银行不在意它们进门的顺序。它们自己似乎从来都搞不清楚。”

男人缓慢地朝她低了低头，像是在颔首致谢。他感谢她的仁慈、好心，还说了某个凯特听不懂的挪威词语，又说他很久没遇到过这等好意了，她是一位有善心的什么（另一个挪威语形容词）女士，他欠她一个人情。然后他转念一想，补充说，他并没有带支票簿。

“好的！”凯特说，决心不让这件事有任何闪失。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纸，拿起检票柜台上的笔，飞快地写了几个字，然后把那张纸塞给男人。

“我的地址，”她说，“把钱汇给我。实在没办法就典当你的毛皮大衣。反正寄给我就行。我愿意冒险信任你一次。”

大块头男人接过那张纸，以慢得可怕的速度读完上面的几个字，然后格外用心地折起来，放进大衣的口袋里。他再次微微向她颔首致意。

凯特忽然意识到检票女郎在默默等待她把笔还回去，好让她填写信用卡表格。她恼怒地把笔塞给检票女郎，然后递上她的机票，摆出一个坚冰般的冷峻表情。

机场广播系统宣布他们的航班即将离港。

“能出示一下你们的护照吗？”检票女郎不紧不慢地说。

凯特递上她的护照，但大块头男人没有护照。

“你什么？”凯特惊呼。检票女郎彻底停下来，静静地望着柜台上某个无关紧要的地方，等待其他人做出反应。这不是她的问题。

男人愤怒地重复他没有护照。他大喊大叫，用拳头砸柜台，力量之大，把柜台砸出了一个浅坑。

凯特拿起她的机票、护照和信用卡，把衣物袋重新挂在肩膀上。

“那没我的事了。”她说完转身就走。她觉得她已经尽了人类为了赶飞机而能尽的一切努力，但果还是没赶上。她会请宾馆给让—菲利普带话，说她没法去了，而她这条留言旁边的格子里说不定就是菲利普给她的留言，解释他为什么也没法去。这次两个人可以扯平了。

现在她打算找个地方清静一下。她首先搜寻报纸，然后搜寻咖啡，跟着相应的标牌走了一阵，两样东西她都没能找到。接下来，她找不到一部能用的电话，连打电话到宾馆留言都做不到，于是她决定彻底放弃待在机场。出去吧，她对自己说，找辆出租车，回家去。

她重新挤过熙熙攘攘的检票人群。就快走到出口时，她无意间望向刚才击败她的检票柜台，刚好见到一团橘红色的火球裹着检票柜台腾空而起，穿破屋顶。

她躺在瓦砾堆底下，疼痛、黑暗和呛人的尘土吞没了她。她尝试在四肢上寻找知觉，最后居然松了一口气，因为她想到今天是个坏日子的念头并非完全出自想象。想到这里，她昏了过去。

第二章

声称为此负责的还是那些老面孔。

首先是爱尔兰共和军，然后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天然气公司。连英国核燃料公司都急忙发表声明，宣称局势完全受到控制，事故概率仅有百万分之一，现场几乎完全没有放射性泄露，爆炸地点将成为孩童春游和野餐的好去处，最后才不得不承认事情和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调查人员找不到爆炸原因。

爆炸似乎是自然发生的，出于自己的独立意志。人们提出种种解释，但大多数只是换一套说辞重新描述问题。人们遵循同样的原则，创造出“金属疲劳”这种术语。事实上，人们还发明了一个类似的说法来解释木头、金属、塑料和水泥为何会突然转变为爆炸状态，也就是所谓的“非线性灾难性构性恼怒”。还有个说法——某位部长在隔天晚间的电视节目上说的，这番话将在他余下的职业生涯中一直纠缠着他，即检票柜台“彻底受够了待在那儿”。

每次遇到这种灾难性的事件，对伤亡情况的估计就会天差地别，这次也不例外。数字从47人死、89人重伤，上升到63人死、130人重伤，再上升到107人死，然后重新向下修正。等所有能被统计的人员都被统计了，最终的数字总算揭晓：事实上一个人都没死。尽管有数人因割伤、瘀伤和不同程度的创伤性休克而入院治疗，但除非有人确切地知道另有什么人失踪，的确无人死亡。

这是整件事里令人大惑不解的又一点。爆炸的冲击力足以将二号航站楼门面的好大一部分炸成瓦砾，但建筑物里的人要么是倒下时特别幸运，要么是一块掉落的石料帮他们挡住了另一块，要么是行李吸收了爆炸的震荡波。总而言之，幸免于难的行李几乎不存在。国会质询时有人就此提出一些问题，但并非很有趣的问题。

两天后，凯特·谢克特才意识到以上这些事情，或者更准确地说，外部世界的任何事情。

她静悄悄地在自己的世界里度过了这段时间，目力所及之处，装满往昔记忆的旧行李箱包围着她，她怀着巨大的好奇心——有时候则是困惑——翻箱倒柜。好吧，至少有十分之一的行李箱装满对于过去人生的清晰记忆，这些记忆往往令她痛苦或难受；另外十分之九的行李箱装满了企鹅，这让她非常惊讶。就她能够辨识的程度而言，她在做梦，她意识到她肯定在探索自己的潜意识世界。她听说过人们顶多只能使用十分

之一的大脑，谁也说不清另外十分之九有什么功能，但她很确定自己从没听说过这意味着它们是用来储存企鹅的。

行李箱、记忆和企鹅逐渐变得模糊，变成朦胧的白色影像，然后变得像是朦胧的白色墙壁，最后变成纯粹的白色墙壁，更确切地说，泛黄带绿的米白色墙壁，这些是一个小房间里的墙壁，围绕着她。

房间半明半暗。有一盏床头灯，但床头灯的亮度调得很低，一盏路灯的光线从灰色的窗帘之间钻进来，将钠灯的斑纹投在对面墙上。她逐渐认出一个影影绰绰的形状，那是她的身体，上面盖着向下折了一段的白色床单和整洁的浅色盖毯。她紧张地盯着身体看了一会儿，确认它看上去是否正常，然后试探着移动身体的各个部位。她尝试移动右手，右手似乎没问题。有点僵硬和酸痛，但手指都很听话，长度和厚度似乎都没问题，能够在正确的位置向正确的方向弯曲。

她短暂地惊恐了一瞬间，因为她无法立刻找到自己的左手，但随即发现左手就横放在肚子上，正在以某种古怪的方式让她感觉不适。她花了一两秒集中精神，收拢令她不安的诸多情绪，这才意识到有一根针头用胶布固定在手臂上。这个发现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冲击。针头连接着一根蜿蜒细长的透明软管，软管在路灯照耀下泛着发黄的微光，悬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和缓的弧线，连接着一个透明的厚塑料袋，而塑料袋挂在高架的金属杆上。见到这套器械，恐惧犹如万炮齐发般劈头盖脸地轰击着她，直到她蒙蒙眬眬地望向塑料袋，看见了“葡萄糖—盐水”这几个字。她强迫自己重新冷静下来，一动不动地躺了几秒钟，然后继续她的探索。

她的胸腔似乎完好无损。有瘀伤，有隐痛，但找不到更剧烈的疼痛——要是有，就说明骨头折断了。她的嘴唇和大腿感到酸痛和僵硬，但显然没有受重伤。她收缩右腿的肌肉，然后是左腿。她隐约觉得左踝扭伤了。

换句话说，她告诉自己，没什么大碍。那么，为什么会在这儿呢？从仿佛脓液的墙漆颜色来看，这里显然是医院。

她不耐烦地坐起来，又立刻回去和企鹅玩耍了几分钟。

再次醒来时，她对待自己的态度稍微谨慎了一点。她静静地躺在床上，感觉有些反胃。

她仔细翻看记忆，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记忆暗沉沉的，泛着泡沫，像北海那油腻腻的恶心浪涛似的扑向她。大块大块的东西乱糟糟地浮出水面，慢吞吞地组成一个起伏不定的机场。机场害得她的脑袋又酸又疼，在大脑里的机场的中央，有个东西像偏头痛似的搏动着，那是对白光一瞬间涌动、迸发的记忆。

事情忽然变得异常清晰：一颗陨石击中希思罗机场二号航站楼的检

票大厅。火光勾勒出一个身穿毛皮大衣的大块头男人的轮廓，他受到陨石的正面冲击，立刻变成一团原子云，这些原子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个念头引发一阵深入骨髓的可怕战栗，战栗传遍她的全身。他很傲慢，惹人生气，但奇怪的是，她挺喜欢他。他那种执拗的桀骜不驯里有着某种怪异的高贵感。不，她意识到，她愿意认为这种执拗的桀骜不驯里存在高贵之处，是因为它让她想起自己，她在一个陌生、有敌意和比萨不送上门的世界里企图叫比萨外卖。抓住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鸡毛蒜皮小事，弄得鸡飞狗跳，高贵对此是一种形容，但其他的形容还有很多。

她忽然感觉到一阵恐惧和孤独，但这些情绪迅速退潮，只留下镇静和放松的感觉，以及想上厕所的感觉。

根据手表，现在刚过三点；根据其他的一切，此刻是夜间。她大概应该呼叫护士，通知全世界她醒了。房间侧面的墙上有一扇窗户，透过窗户她能看见一条光线昏暗的走廊，走廊里有一张轮床和一个立式黑色氧气瓶，除此之外空无一物。外面非常安静。

环顾四周，她在小房间里看见漆成白色的三合板橱柜、两把静静潜伏在暗处的钢管胶皮椅和漆成白色的三合板床头柜，床头柜上有个小碗，小碗里有一根香蕉。床的另一侧立着点滴架。那一侧的墙上嵌着一块金属板，金属板上面有两个黑色旋钮，挂着一副老式的胶木耳机。床头侧面立柱上缠着一根线缆，线缆连接一个按铃开关。她把手指放上去，但最后没有按。

她没事。她自己能走。

她慢慢用胳膊肘撑起身体，动作有点摇晃。她把双腿从床单底下抽出来，放在地面上，脚底触到冰冷的地面。她几乎立刻就意识到自己不该这么做，因为双脚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向大脑回传信息，报告它们接触到的最微小的每一块地面是什么感觉，就好像那是什么它们从未遭遇过的令人担忧的怪诞东西。尽管如此，她依然坐在床沿，强迫脚底接受地面，就当那是一件它们必须习以为常的东西。

医院给她套了一身宽大、带条纹、像口袋的衣服。不，不仅是像口袋，仔细查看之后她做出判断：它实际上就是个口袋。一个蓝白条纹的宽松口袋。它从背部开口，凉飕飕的夜风长驱直入。聊胜于无的袖子在手臂半截之处晃荡。她对着光线转动手臂，检查皮肤，揉搓，捏掐，尤其是固定点滴针头的胶布周围的皮肤。她的手臂一向韧性很好，皮肤紧实而柔嫩。但今夜它们看着像是拼凑在一起的碎鸡肉。她飞快地摸了摸两条手臂，再次抬起头，目光坚定。

她伸出手，抓住点滴架，点滴架的晃动比她的晃动稍微轻微一些，于是她借力把自己慢慢地拉起来。她站在地上，瘦削苗条的身体颤抖着，过了几秒钟，她把点滴架推到一条弯曲手臂的距离之外，动作就像牧羊人抓着曲柄手杖。

她没去成挪威，但至少站了起来。

点滴架底下有四个各自独立的小万向轮，它们动起来就像超市里的四个尖叫孩童，但凯特还是坚持推着它来到门口。走路加剧了眩晕感，但同时也坚定了她绝不认输的信念。她伸出手推开门，推着点滴架出去，在走廊里张望。

走廊左侧尽头是一扇双开的弹簧门，门上有圆形的观察窗，这扇门似乎通向一块更大的区域，有可能是开放式病房。走廊向右侧延伸很短的一段距离后拐弯，这段走廊上有几扇比较小的门。其中一扇门很可能通向厕所。其他的门呢？唔，找厕所的时候慢慢发现吧。

前两扇门里是储藏室。第三扇门里的空间比较大，有一把椅子，因此这大概能算是个房间，因为绝大多数人不喜欢坐在储藏室里，连护士也不例外，尽管她们必须做绝大多数人不喜欢做的事情。房间里还有一摞泡沫塑料大口杯、大量半固态的咖啡奶精和一台古老的咖啡机，这些东西全都放在一张小桌子上，漏出的水无情地浸湿了一份《伦敦标准晚报》。

凯特拿起湿漉漉、黑乎乎的报纸，尝试从中拼凑出她失去的这几天时间。然而虚弱的身体使得她难以阅读，而报纸软塌塌地粘在一起，难以被阅读，她勉强读到的消息仅仅是没人能准确地说出到底发生了什么。似乎没人受重伤，只有一家航空公司的一名雇员还下落不明。官方将事故归类为“天灾”。

“说得好，天意。”凯特心想。她放下报纸的残骸，出来，关上门。

她尝试推开的下一扇门里是一间单人小病房，很像她那间病房，有一个床头柜，果盘里有一根香蕉。

床上显然有人。她飞快地关门，但动作还不够快。不幸的是，某样古怪的东西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她注意到了它，却无法立刻说出它是什么。她站在那儿，门半开半闭。她盯着门，知道她不该再多看一眼，也知道她肯定会去看。

她小心翼翼地再次推开门。

房间里黑洞洞、凉飕飕的。意让她对病床上的人感觉不怎么好。她竖起耳朵听。寂静听起来同样不怎么好。不是健康熟睡的那种寂静，而是除了些许远处车声就再无其他声音的那种寂静。

她站在门框里，犹豫了好一会儿。她仔细看，认真听，打量床上的那具庞然躯体，心想他只裹着一条薄薄的毯子，该有多冷啊。床边有一把钢管腿的胶皮椅子，一件又重又厚的毛皮大衣堆在椅子上，几乎将椅子吞没。凯特觉得那件大衣应该盖在床上那个冷冰冰的男人身上。

她尽可能轻柔并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来到床边。她低头看着那位大块头北欧男人的面容。尽管冷冰冰的，尽管闭着眼睛，这张脸依然微微皱着眉头，就好像他还在担心什么事情。这让凯特悲伤得难以自制。这个男人活着的时候，他的气势会让你觉得他受困于某些巨大且令人困惑的阻碍，他的表情像是尘世对他来说不但是个打扰，而且过于可鄙，不值得思考，而他几乎可以立刻发现尘世之外之物。

她惊讶地注意到，他似乎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的皮肤上连一点擦痕都没有，看上去粗糙又健康——更确切地说，直到不久前还非常健康。她凑近仔细查看，看到纵横交错的细碎皱纹，这说明他的年龄不止她原先以为的三十五六岁。他有可能是个年近五旬但身材极好的健康男人。

门口的墙边有一件出乎凯特意料的东西。那是一台大型可口可乐售货机。它似乎不像是被安装在那儿的，它没有插电，上面贴着一张小小的字条，字条解释说机器暂时发生故障。它似乎是被某个人不小心忘在这儿的，那个人此刻说不定正走来走去，琢磨他把机器忘在哪个房间里了。它红白配色的波纹面板呆滞地望着病房，不肯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待在这儿。机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只有两个，一个是可以接纳各种面值硬币的投币口，另一个是可以送出各种罐装饮料的取货口，不过前提是机器能够正常运行，当然实际上它并不能。还有一把八角锤靠在售货机上，这东西也有自己的古怪之处。

眩晕感渐渐袭来，房间开始微不可查地旋转，她意识中的行李箱里的某些东西在不知疲倦地沙沙作响。

她随即意识到沙沙的响声不仅是出自她的想象。房间里确实有某种奇特的声音——某种沉重、敲打、刮擦的怪声，某种发闷的扑腾异响。怪声像风似的起起落落，但在此刻的眩晕和虚弱状态之下，凯特无法立刻辨认出怪声从何处传来。她的视线最终落在窗帘上。她盯着窗帘，皱着眉头的担忧表情像极了醉汉在琢磨房门为什么要跳舞。声音来自窗帘背后。她犹豫着走到窗口，拉开窗帘，一只翅膀上有环形图案的庞然巨鹰在撞击和拍打窗户，偌大的黄眼睛盯着室内，喙疯狂地啄着玻璃。

凯特踉跄后退，转过身，企图拖着身体走出房间。走廊尽头有观察窗的双开门猛地打开，两条人影跑出来。她无助地和点滴架纠缠在一起，慢慢地旋转着倒向地面，两个人连忙伸手扶住她。

他们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回病床上，她已经失去知觉。半小时后，来了一个矮得令人不安的人，他身穿长得让人讨厌的白大褂，用轮床推走大块头男人，几分钟后又回来取走可口可乐售货机。

几小时后，凯特醒来，冬天的阳光照进窗户。今天显得非常安静和平常，但凯特还在颤抖。

第三章

同一个太阳的光芒照进北伦敦一幢房子楼上的窗户，落在一个酣睡的男人身上。

他睡觉的房间宽敞而残破，阳光的突然入侵没能带来多少好处。阳光缓缓地爬过床单，像是担心会在其中发现什么，从床的另一侧溜下去，惊恐地跨过它在地上遇到的某些物品，紧张地拨弄了几粒尘埃，短暂地照亮挂在角落里的果蝠毛玩具，然后逃之夭夭。

阳光在房间里只闹出来这么点动静，如此情形持续了一小时左右，在此期间，睡觉的人几乎没有动过。

十一点，电话响了，男人依然毫无反应。早晨六点三十五分，电话第一次响起时他就毫无反应。电话在六点四十和六点五十分别再次响起，六点五十五分开始接连不断地响了十分钟，他同样毫无反应。在此之后，电话陷入漫长而意味深长的沉默。寂静只被打断过几次，一次是九点左右附近马路上传来的刺耳警笛，一次是九点一刻左右一架十八世纪巨型双排大键琴送货上门，最后一次是十点刚过法警收走同一架大键琴。这种事并不稀奇——想要进门的人习惯于在门垫底下找钥匙，而床上的男人习惯于从头睡到尾。你未必会说他睡得很熟，他只是心安理得地睡着了，毕竟，他在夜里爬上床之前关好了灯。

这也不是让人心旷神怡的那种房间。咱们随便挑个人好了，比方说路易十四，他绝对不会喜欢它，他会觉得阳光不够充足，镜子不够比比皆是。他会叫个人来捡起袜子，收拾唱片，甚至干脆一把火烧掉房间算了。米开朗琪罗见到它的比例会陷入痛苦，它不够壮丽，形状也看不出任何内在的和谐或对称，况且房间的各个角落都以同等密度塞满了旧咖啡杯、鞋子和满到溢出的烟灰缸，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彼此分享用途。粉刷墙壁的刚好就是拉斐尔宁可从手腕咬掉右手也不愿使用的那种绿色，赫拉克利特见到这个房间多半会转身就走，半小时后带着一条能通航的河流回来。简而言之，它就是个垃圾堆，只要它还在斯弗拉德先生的控制下就会是这个德行，他原姓切利，昵称德克·简特利。

简特利终于动了动。

床单和盖毯被拉上去紧紧地裹住头部，但从床中部的床单底下缓缓地伸出一只手，手指哒哒哒地在地板上试探方向。它们凭经验干净利落地绕过一碗非常恶心的东西，这个碗自从米迦勒节就放在那儿了。手指最终碰到半盒无过滤嘴的高卢香烟和一盒火柴。手指从烟盒里抖出一根皱巴巴的白色圆柱，抓住它和火柴，收回来，在床头纠缠成团的床单之

间开辟通道，动作就像魔术师在戳一块手帕，而从这块手帕里本来应该能放出一群鸽子。

香烟终于插进一个窟窿。香烟点着了。接下来的好一会儿，床本身似乎在高低起伏地抽烟。床响亮而长时间地使劲咳嗽和颤抖，最后总算以更稳定的节奏呼吸了。德克·简特利就是这么恢复意识的。

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感觉到可怖的担忧和负罪感，因为某些东西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膀上。他希望他能忘记这些东西，于是迅速做到了。他抬起身体爬下床，几分钟后啪嗒啪嗒地跑下楼。

门垫上还是同样的那些邮件：一封用词粗鲁的信件，威胁要取消他的美国运通卡；一封邀请他申领美国运通卡的邀请信；几张更加歇斯底里和不现实的账单。他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坚持要寄给他。邮费简直就是在打水漂。他摇摇头，惊讶于这个世界的恶意和无能，随手扔掉邮件，走进厨房，小心翼翼地接近冰箱。

冰箱伫立在角落里。

厨房很宽敞，笼罩在深沉的阴郁之中。打开电灯并没有驱散这份阴郁，只是把它染成了黄色。德克在冰箱前蹲下，仔细查看冰箱门的边缘。他找到了他在找的东西。事实上，他找到的比他想找的还要多。

靠近冰箱门的底部，将门与冰箱主体分开的狭窄缝隙内垫着一条灰色的绝缘橡胶，上面放着一根人类的头发。头发被干掉的唾液固定在那儿。这是意料之内的。三天前他亲手把这根头发粘在那儿，事后检查过好几次。出乎他意料的是，那里还有第二根头发。

他警觉地皱起眉头。第二根头发？

第二根头发以相同的方式固定在缝隙里，区别在于位置靠近冰箱门的顶部，而且不是他粘在那儿的。他仔细查看这根头发，甚至走过去打开厨房窗户上的旧百叶窗，多放了些阳光进来照亮现场。

阳光像一队警察似的气势汹汹闯进来，在厨房里没完没了地啧啧称奇，厨房和卧室一样，会给随便哪个有审美能力的人带来无数麻烦。和德克家的大多数房间一样，厨房也很宽敞、阴暗和杂乱无章。厨房嘲笑任何企图整理它的念头，嘲笑它们，把它们拨拉到一旁，只当它们也是窗户底下一堆旧比萨盒顶上那堆让人沮丧的死苍蝇里的一只。

阳光照亮第二根头发，它的根部是灰色的，上面染成鲜艳的亮橙色。德克抿紧嘴唇，陷入沉思。他没有耗费多少脑力就猜到这根头发属于谁——经常进出厨房并且脑袋像是曾用来在工业废物中提取金属氧化物的人只有一个，但他必须认真思考她把头发粘在冰箱门上的事实暗示着什么。

这意味着他和清洁女工之间的沉默冲突已经上升到一个更加吓人的新层次。按照德克的计算，冰箱门已经有足足三个月没打开过了，两个人都咬紧牙关坚持不当首先打开冰箱的那个人。冰箱已经不仅仅是伫立在厨房的角落里，而是真的潜伏在那里。德克清楚地记得鬼东西是从哪天开始潜伏的。那是大约一周前，德克尝试用一个小圈套诱使艾琳娜——老娘们儿叫艾琳娜（Elena），与清洁工（cleaner）押韵，德克如今已不再欣赏其中的讽刺意味——打开冰箱门。敌人机敏地避开圈套，德克险些遭到可怕的反噬。

他采取去附近小超市购买简单生活用品的战略。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一点牛奶、几个鸡蛋、少量培根、一罐或是两罐巧克力蛋奶冻和半磅黄油。他把它们放在冰箱顶上，看似没有任何异样的心思，像是在说："哦，等你有时间了，就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当天晚上，他回家时心如鹿撞，希望能看见它们已经不在冰箱顶上了。它们确实不在了！它们没有被随随便便移开或者搁在架子上，而是真的哪儿都找不到了。她一定终于屈服了，把它们收了起来，放进了冰箱。只要她打开过冰箱，就肯定仔仔细细清理了它。他的心脏第一次充满因她而起的温暖和谢意。就在他即将在宽慰和得意中打开冰箱门的那个瞬间，第八感官（根据上次的清点，德克认为他有十一种感官）提醒他必须加倍小心，首先考虑一下艾琳娜有可能把从冰箱里清理出来的东西放在了哪儿。

无可名状的怀疑啃噬他的内心，他悄无声息地走向水槽底下的垃圾筒。他屏住呼吸，掀开盖子，向内望去。

就在那儿，新换上的黑色垃圾袋的褶皱之间，躺着他的鸡蛋、他的培根、他的巧克力蛋奶冻和他的半磅黄油。两只牛奶瓶被洗刷干净，整齐地摆在水槽旁，里面的东西应该被倒掉了。

她扔掉了他买的东西。

她没有打开冰箱门，而是扔掉了他的食物。他缓缓地转过身，望着那个污秽、矮胖的白色庞然大物。就在这一瞬间，他毫不怀疑地意识到，这个冰箱开始一本正经地潜藏了。

他给自己煮了一杯最浓的黑咖啡，坐下时稍微有些颤抖。他甚至不敢去看水槽，但他知道自己肯定无意识地觉察到那儿摆着两只干净的牛奶瓶，它们引得他大脑里比较忙碌的那个部分鸣响警笛。

第二天，他花言巧语向自己解释这一切。他这是在犯毫无必要的疑心病。艾琳娜只是出于无知或不小心而忙中出错。她多半分了神，因为她在担忧她儿子感染了支气管易激症或者其他什么毛病，这些事情会阻止她来上班，就算她来上班也会对她产生各种显著的影响。另外，她是意大利人，心不在焉之下也许会搞混他的食物和垃圾。

然而她的这根头发改变了整个局面。它毋庸置疑地证明她完全清楚自己在干什么。除非德克先打开冰箱门，否则她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打开它，然而除非她先打开冰箱门，否则德克同样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打开它。

显然，她没有注意到他的头发，否则最有利于她的策略莫过于直接扯掉它，诱骗德克以为她已经打开了冰箱门。按理说，他现在应该取下她的头发，希望这一招能在她身上奏效，然而即便只是坐在这儿，他也知道这么做肯定行不通。他们两人被卡在名叫“绝对不开冰箱门”的弹簧机关里，最终将走向疯狂或毁灭。

他考虑能不能雇个人来开冰箱门。

不行。他没有能力雇任何人做任何事。他甚至没有能力付艾琳娜过去三周的工钱。他之所以还没有让她滚蛋，唯一的原因就是解雇一个人将无可避免地牵涉到清欠款，而他缺乏这方面的能力。他的秘书终于主动离开了他，去旅游业做一些该遭天谴的工作。德克企图嘲笑秘书，因为她更喜欢一成不变地领薪水，而不是——

“按时领薪水。”秘书冷静地纠正他。

——在工作中追求满足感。

她险些说：“而不是什么？”但这时她意识到，要是说了这句话，她就不得不听他的回答，而他的回答注定会激怒她反唇相讥。她第一次想到，逃脱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拒绝被拉进这种争论。这次她只需要不回嘴，就可以自由自在地离开了。她试了试。她感觉到突如其来的自由。她离开了。一周后，在同样情绪的驱使下，她嫁给一位姓史密斯的空乘人员。

德克踢翻她的办公桌，而她一去不回，他只好自己把桌子扶起来。

侦探业务最近的忙碌程度像坟墓一样。似乎没有人需要侦探做任何事情。为了贴补家用，近来他每周四晚上都在路边摆摊看手相，但他对此并不满意。他能忍受——他感觉到的无非是各方面可憎又可鄙的羞辱感，然而后来也习惯了；另外，他待在酒吧后花园的小帐篷里，相当地隐姓埋名——要不是他可怕甚至令人痛苦地擅长这件事，他确实能够忍受。干这件事常常害得他流一身自我厌恶的冷汗。他尝试用所有手段，弄虚作假、蓄意而愤世嫉俗地存心搞砸，然而他无论怎么弄虚作假，最终都会失败，因为事实无一例外会证明他的正确性。

某天晚上，一个来自牛津郡的可怜女人来找他，果那天成了他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那天他情绪不错，想开个玩笑，建议她该盯着点她丈夫，因为根据她的婚姻线来看，她丈夫似乎属于有点轻浮的那种人。然后他得知她丈夫其实是一名战斗机驾驶员，他的飞机在两周前的一次训练中失踪于北海上空。

德克被搞得慌乱不堪，毫无意义地安慰那女人。他说，他确定她丈夫在适当的时候会回到她身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的，等等等等。女人说她认为这不太可能，因为在北海里生存的世界纪录还不到一个小时，由于她丈夫已经两周音讯全无，因此他还没有变成一具冰海沉尸的念头等于异想天开，而她正在尽量接受这个事实，真是谢谢了。她的语气颇为辛辣。

德克彻底失控，开始胡言乱语。

他说从她的手相来看，落入她怀中的那一大笔钱不可能弥补她失去挚爱丈夫的损失，但至少能安慰她，让她知道他已经去了天空中那个伟大的什么地方，他漂浮在最蓬松的白云之上，在新得到的翅膀的衬托下显得非常英俊。他说他为这些骇人听闻的傻话感到万分抱歉，但她实在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他问她要不要喝杯茶，或者伏特加，或者来碗汤？

女人表示反对。她说她走进这个帐篷只是出于意外，她其实在找厕所，还问钱不钱的是怎么一回事。

“胡说八道而已。”德克解释道。他遇到了巨大的麻烦，难以维持他说话的假声了。“我一边说一边瞎编的，”他说，“请允许我对本人如此笨拙地侵扰了您的私人哀痛表示十二万分的歉意，请让我陪同您，呃，不，指引您去，呃，在此境况下我只能称之为厕所的地方，出了帐篷向左走就到。”

这次相遇使得德克沮丧不已，然而几天后他发现，就在这次相遇的第二天早晨，那位不幸的女士得知她买有奖储蓄券赢了二十五万英镑。当天夜里，他花了好几个小时站在家里屋顶上，朝黑暗的天空晃动拳头，大喊“够了！”，直到邻居向警方投诉，称他让人无法睡觉。警察开着警车赶来，刺耳的警笛声惊醒了其他邻居。

今天这个早晨，德克坐在厨房里，沮丧地盯着冰箱。桀骜不驯的激情对他来说就像拐棍，他通常要仰仗这东西才能熬过白天，然而这会儿白天才刚开始，冰箱门的烂事就把激情绞杀在襁褓之中。一根头发就封死他的所有去路，他会被它囚禁在这儿。

他心想：“我需要的就是一名客户。”“求你了，上帝。”他心想，“假如真的有神，随便什么神，请赐我一名客户吧。最普通的那种客户，越普通越好。轻信，有钱。就像昨天那个家伙。”他用手指敲打桌面。

但问题在于，客户越是轻信，德克到最后就越是容易和他自己的美好天性起冲突，那东西总会在最不合适的时刻跳出来为难他。德克经常威胁要把他的美好天性摔在地上，用膝盖顶碎它的气管，然而它每次都会打扮成负罪感和自我厌恶，想方设法击败他。换上那些伪装，它三下五除二就能把他踢到场外。

轻信而有钱。这样他就能付清一些——甚至仅仅一张——最要紧和骇人的账单了。他点燃香烟。烟雾在早晨的阳光中袅袅上升，贴在天花板上不肯下来了。

就像昨天那个家伙……

他停下来。

昨天那个家伙……

世界屏住呼吸。

一个念头平静而温和地落入脑海，他知道在某个地方有一件恐怖的坏事。有什么事情出了可怕的岔子。

一场灾难悄无声息地悬浮在他四周的空气中，等待着被他注意到。他的膝盖一阵刺痛。

他刚才在想："我需要的就是一名客户。"他这么想已经成了习惯。每天上午这个时间，他总是这么想。但他忘记了，他其实有一名客户。

他疯狂地盯着手表。近十一点半。他摇摇头，企图清理两耳之间悄无声息的嗡嗡声，然后歇斯底里般地扑向挂在门背后的帽子和皮大衣。

十五秒后，他冲出家门。晚了五个小时，但他跑得飞快。

第四章

一两分钟后，德克停下脚步，考虑他的最优策略。与其迟到五小时但张口舌，还不如迟到五小时零几分钟，但胸有成竹且耀武扬威。

“谢天谢地我来得不太早！”等他旋风似的冲进门，这会是一句很好的开场白，然而接下来的戏也必须很好，但他不确定说什么才对。

也许回去取车能节省时间。但一方面，这段路很短，而他开车时很容易迷路。这主要是因为他的“禅”式导航方法，也即见到一辆像是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的车子就跟着开。果往往是惊讶而不是成功，但由于也有几次两者皆是，因此他觉得值得一试。

另一方面，他并不完全确定他的车还能启动。

那是一辆旧捷豹，制造于厂家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他们那会儿出产的汽车停下来修理的次数要多于停下来加油的次数，一次外出后往往必须休息几个月才能外出。但他确定——既然想到这件事了——车里没有汽油，而且他既没有现金也没有能用的塑料卡片来给车加油。

他放弃了这条完全徒劳无功的思路。

他停下来买报纸，趁机整理思路。报亭里的挂钟显示现在十一点三十五了。该死，该死，真该死。他考虑要不要干脆扔掉这个案子算了。转身走开，忘记它吧。去吃午饭。整件事肯定里里外外都是棘手的难点。要么就是伴随着一个格外棘手的难点：板起脸，露出严肃的表情。整件事就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客户显然脑子进水，要不是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德克根本不会考虑接下这个案子。

每天三百英镑，开销另算。

客户眼睛都不眨地答应下来。德克搬出他那套用惯了的说辞，大致是说他的探案手法牵涉万物之间本质性的相互联系，通常会导致费用在未经训练者看来似乎与手头的案件没有关系，客户只是挥挥手，表示这种事并不重要。德克喜欢这样的客户。

客户在体现出超人般通情达理的同时只坚持了一点，那就是德克必须在清晨六点半赶到那里，没有商量余地，一定要做好准备，精神抖擞而警醒，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连哪怕一丁点最细微的差错的影子都不能有。必须如此。

唔，他只能挖空心思在眼下这个情形里寻找理由了。六点半无疑是个荒谬的时间，他——也就是客户——显然不可能是认真的。文明人嘴里说六点半，心里想的肯定是中午十二点，要是他打算就此吹毛求疵，德克别无选择，只能引用一些正儿八经的统计数字了。没人在午餐前被谋杀。记住，没有人。人们不会这么做。你必须吃一顿丰盛的午餐，才能同时提高血糖和嗜血指数。德克有数据来证明这一点。

他，安斯蒂（客户叫安斯蒂，一个古怪、紧张的男人，年约三十五岁，眼睛总是瞪着你，打一条细长的黄色领带，在勒普顿路有一幢豪宅；德克不怎么喜欢他，觉得他看上去像是在企图吞下一条鱼），是否知道，在已知的所有谋杀犯之中，有百分之六十七午餐吃了肝脏和培根，另有百分之二十二在藏红花大虾炒饭和蛋饼之间举棋不定？这就一笔勾销了百分之八十九的威胁。然后你再去掉吃色拉的和啃火鸡火腿三明治的，看看有多少人会不吃午饭就琢磨杀人这么一种行为，你会发现自己来到了微乎其微和近似幻想的国度。

下午两点半以后但更接近三点钟时，你就必须开始提高警惕了。哪怕是在大晴天。哪怕你没有从奇怪的绿眼巨人那儿收到死亡威胁，你也必须当心饭点过后神态如老鹰的那些人。真正危险的时刻是四点前后，街道上开始充满出版商和经纪人的劫掠团体，他们想念意大利宽面条和基尔酒[1]想得发疯，号叫着拦出租车。考验一个人灵魂的时刻就到了。清晨六点半？忘了它吧。就像德克那样。

德克坚定了决心，退出报亭，回到街道上刺骨的风中，大踏步走向前方。

“哎呀，希望你愿意付钱买下那份报纸，你说呢，德克先生，好不好？”卖报人一溜小跑地跟着他。

“啊哈，贝茨，”德克傲慢地说，“你，还有你的希望。总是希望这个希望那个。我能向你推荐一下静如止水的心态吗？满载希望的人生未免过于沉重，出的果实是悲哀和失望。学着做一个享受当下快乐的人吧。”

“那份报纸好像是二十个便士，先生。”贝茨平静地说。

“看在是你，贝茨，我说说我会怎么做。你身上有笔什么的吗？最普通的圆珠笔就行。”

贝茨从内袋里掏出一支笔递给德克，德克撕下报纸上印着价钱的一角，在价钱以上的位置写下“借条”，然后把那片碎纸递给卖报人。

“那么，先生，和其他的放在一起吗？”

“你高兴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亲爱的贝茨，千万别放在其他地方。现在嘛，我亲爱的朋友，拜拜啦。”

“希望你能把我的笔也还给我，德克先生。”

“等这项交易的时机到了，我亲爱的贝茨，”德克说，“就等着瞧吧。不过暂时嘛，还有更崇高的目标在召唤它。快乐，贝茨，那是至高无上的快乐。贝茨，请你就放手吧。”

小个子男人没精打采地最后扯了一下，耸耸肩，啪嗒啪嗒地跑回他的小铺子。

“那么，希望还能再次见到你，德克先生。”他扭头喊道，声音里毫无温度。

德克亲切地朝男人渐行渐远的背影点点头，然后快步向前走，随手翻到报纸的占星版。

“你今天做出的一切决定都保证会出错。”占星版唐突地说。

德克哼了一声，恶狠狠地合上报纸。他连一秒钟也没相信过在几光年外转动的大石头对你今天的了解能超过你本人。只是这位“伟大的扎甘萨”碰巧是德克的老朋友，知道德克的生日是哪一天，写专栏永远是为了蓄意惹他生气。自从这家伙接管占星版，报纸的销量跌了将近十二分之一。只有德克和伟大的扎甘萨知道报纸销量下跌的原因。

他快步向前走，飞快地翻阅其他版面。和平时一样，没有任何有趣之处。关于寻找简妮斯·史密斯的内容很多，她是希思罗机场那位失踪的航空公司工作人员，人们纷纷猜测她怎么可能凭空消失。报纸刊出她最近的照片：她坐在秋千上，梳着马尾辫，年仅六岁。报纸引用了她父亲吉姆·皮尔斯先生的原话：照片和她很像，但现在她长大了很多，照片的对焦通常更准些。德克不耐烦地把报纸塞到胳膊底下，大踏步向前走，思绪飘向一个更有意思的主题。

每天三百英镑。开支另算。

他琢磨着他能合情合理地期待自己忍耐安斯蒂先生奇异的幻想多久，安斯蒂先生声称他即将被一个两米高、头发蓬乱、长着绿色大眼和长角的怪物杀死，后者习惯性地朝他挥舞东西：一份合同，以某种难以理解的语言写成，用泼洒的鲜血画押，此人还有一把镰刀。这个怪物还有一项值得关注的特征，那就是除了安斯蒂先生，谁也看不到它，而安斯蒂先生不认为这是光线耍的把戏。

三天？四天？德克不认为他能板着脸坚持一个星期，他估计自己的忍让也就能换到一千英镑左右吧。另外，他会在不相关但无商量余地的开支清单里加一台新冰箱。十分合情合理。把旧冰箱扔出去无疑是万物之本质性的相互联系的一部分。

想到可以轻轻松松地找人来搬走那个鬼东西，他忍不住吹起口哨。

他拐上勒普顿路，诧异地看见路边停着警车。还有救护车。他不喜欢看见它们出现在这儿。感觉不对劲。这种感觉在他脑海里新冰箱的幻想旁边坐得不太安稳。

[1]尔酒，名的国鸡尾酒，酒酒。

第五章

德克很熟悉勒普顿路。这是一条宽阔的街道，两旁树木林立，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排屋昂首屹立。厌恶警车，尤其厌恶成群队出现的警车，以及闪着警灯的警车。勒普顿路的居民喜欢见到单独一辆干干净净的漂亮警车喜人而稳健地沿街巡逻——它能让他们的资产价值也保持喜人和稳健。然而此时此刻，警灯闪烁着让人攥拳头攥得指节发白的蓝色，颜色泛白的不仅仅是灯光照亮的整齐砖墙，还有砖墙所代表的价值本身。

附近居民面带焦虑地隔着自家的窗玻璃向外窥视，频闪的蓝色光芒惹得他们心烦意乱。

警车一共有三辆，三辆警车歪歪扭扭地横在路当中，其意超越了停车这一行为。这三辆警车向全世界释放出不容置疑的信号：此时此地，一切由执法者说了算，假如你在勒普顿路上有什么普通、正当或可喜的事情要做，那还是滚远点比较好。

德克沿着街道快步向前走，厚实的皮大衣底下，汗水刺得他皮肤发痒。一名巡警在前方傲然挺立，伸开双臂，扮演路障的角色，但德克像一阵风似的从他身边走过，开机关枪一般地说了些什么，巡警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像样的答案。德克加速走向那栋房子。

另一名警察在门口拦住他，德克正要向他挥舞过期的玛莎百货签账卡，使出无事可做的那些漫长夜晚他对着镜子练习了许多个小时的灵巧动作，警察却突然说："哎，你是不是简特利？"

德克吃了一惊，警惕地看着警察。他轻轻地吭哧一声，具体表达"对"还是"不对"，就取决于环境了。

"因为警长一直在找你。"

"是吗？"德克说。

"我是根据他的描述认出你的。"警察上下打量着他，露出自鸣得意的微笑。

"事实上，"警察继续道，"他提到你的名字时的语气，听起来似乎非常像在说骂人的话。他甚至派了寻人专家大鲍勃开车去找你。你看上去神清气爽，所以我猜他没有找到你。寻人专家大鲍勃找到了很多人，他们出现时都有点站不稳，刚好能协助我们完成调查，但也就是刚好而

已。你还是快进去吧。你倒霉总比我倒霉强。”他平静地加上最后一句。

德克扫了这栋房子一眼。所有的窗户都拉着松木百叶窗。尽管从其他各个角度说，这栋房子都保养得很好，营造出干净而整齐的富足气氛，然而闭合的百叶窗却渗透出灾难突然降临的感觉。

说来奇怪，地下室似乎传来了音乐声，或者更确切地说，某种喧闹音乐的一个小片段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听上去像是唱机跳针了。德克琢磨着为什么没人关掉唱机，动一动唱针让唱片继续播放也行。这首歌隐约有点耳熟，德克猜测他最近多半在收音机里听见过，只是想不起歌名了而已。这段歌词像是在唱：

别捡起来，捡起来，捡——

别捡起来，捡起来，捡——

别捡起来，捡起来，捡——

等等等等。

“你应该想下楼去地下室。”警察漠然道，仿佛那是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人最不可能想做的事情。

德克朝他随便点点头，跑上台阶，来到门口。大门留着一条缝。他摇摇头，紧抱住肩膀，企图阻止大脑胡乱扑腾。

他进去了。

门厅展现出学生时代形成的品味加上大量财富导致的模样。地上铺着胶合木板，墙壁刷成白色，挂着希腊挂毯——昂贵的希腊挂毯。德克愿意打赌（不过输了也会赖账），彻底搜查这栋房子，除了会发现天晓得的什么黑暗秘密，还会找到英国电信的五百股股票和一套鲍勃·迪伦的唱片，连《铁轨上的血》[1]也在其中。

又一名警察站在门厅里。他看上去年轻得可怕，斜倚着墙壁，盯着地面，怀里抱着头盔。他脸色苍白，汗津津的。他愣愣地望着德克，无力地朝通往地下室的楼梯摆摆头。

不断重复的歌词顺着楼梯飘上来：

别捡起来，捡起来，捡——

别捡起来，捡起来，捡——

德克气得浑身颤抖，怒火在他内心左冲右撞，想寻找东西供其殴打或扼杀。他希望他能斩钉截铁地否认这都是他的错，但只要没人断言这确实是他的错，他就无法这么做。

“你在这儿待了多久？”他忽然问。

年轻警察不得不聚集起足够的精神来回答他。

“我们半小时前赶到的，”他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忙死人的一个上午。到处跑来跑去。”

“你就别说什么跑来跑去的了。”德克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一口气跑下楼梯。

别捡起来，捡起来，捡——

别捡起来，捡起来，捡——

楼梯底下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里的大门已经碎裂，勉强吊在铰链上。门里是一个宽敞的双人房间。德克正要进去，一个人从里面走出来，挡住他的去路。

“真是讨厌，这个案子居然把你搅和了进来，”那个人说，“非常讨厌。来，说一说你到底和案子有什么关系，好让我知道我究竟在讨厌什么。”

德克诧异地望着这张刮得干干净净的瘦脸。

“吉尔克斯？”他说。

“别傻站在那儿，像个惊呆的……啥来着，那个不是海豹的东西叫什么来着？比海豹可怕得多。肥乎乎、特别大的东西。儒艮。别傻站在那儿，像个惊呆的儒艮。为什么那个……？”吉尔克斯指着背后的房间，“为什么那个……男人有个信封装满了钱，信封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多少——”德克开口道，“不对，请允许我问一句，吉尔克斯，你为什么会在这儿？这儿离芬斯那么远，你为什么会跑到这儿来？真是奇怪，这儿对你来说太潮湿阴冷了吧。”

“三百英镑，”吉尔克斯说，“为什么？”

“也许你该允许我和我的客户谈一谈。”德克说。

“你的客户？”吉尔克斯阴森森地说，“好的，行啊。你为什么不和他谈一谈呢？我很有兴趣听一听你能说些什么。”他硬邦邦地退开，挥手请德克进房间。

德克收拾起散乱的思绪，但他走进房间时，受到控制的镇定姿态只持续了顶多一秒钟。

他的大半个客户安静地坐在音响前一把舒适的椅子里。椅子放在最佳位置——与音箱的距离约为两个音箱之间距离的两倍，这是公认的立体声像最理想的位置。

他看上去颇为悠闲和放松，跷着二郎腿，身旁的小桌上搁着半杯咖啡。然而令人不安的是，他的头部整整齐齐地摆在高保真唱机上旋转的唱片中央，唱臂靠在他的脖子上，一次又一次被挡回唱片上的同一段沟槽里。头部旋转，每隔大约一点八秒，就会向德克投来责备的视线，像是在说“看看你没有准时出现是个什么果”，然后转向墙壁，继续转，转，回到德克的方向，再次责备德克。

别拾起来，拾起来，拾——

别拾起来，拾起来，拾——

四周的房间有点不安稳，德克按住墙壁，让它别晃了。

“请问你向这位客户提供的，具体是什么服务呢？”吉尔克斯在他背后非常平静地问。

“哦……呃……只是一点小事，”德克无力地说，“和这些事毫无关系。不……他……呃……根本没有提到这些。啊，我说，我看得出你很忙，我想我还是拿了我的报酬就走吧。你说过他把钱留给我了？”

德克说着重重地坐进他背后的一把小曲木椅，椅子随即散架。

吉尔克斯拽他起身，拉着他靠在墙上。吉尔克斯出去了，很快用托盘端着一小罐水和一只玻璃杯回来。他倒了些水在玻璃杯里，拿到德克面前，泼在他的脸上。

“好点了？”

“没有，”德克呛着水说，“好歹把唱机关掉行不行？”

“那是法医的活儿。那几个机灵鬼赶到前，谁也不能碰任何东西。说着他们好像正好到了。你去后院透透气。把自己锁在栏杆上，收拾自己一顿，我现在没这个时间。另外，脸色别这么绿行不行？这不是你的颜色。”

别拾起来，拾起来，拾——

别拾起来，拾起来，拾——

吉尔克斯转过身，看上去既疲惫又乖张，准备上楼去迎接新来的人，后者的声音已经从一楼传下来。他忽然停下来，盯着唱片上耐心地旋转的头部看了几秒钟。

“知道吗，”他最后说，“我受够了这些自作聪明的家伙搞的炫技型自杀。他们这么做纯粹为了惹人生气。”

“自杀？”德克问。

吉尔克斯扭头看他。

“窗户有一厘米粗的铁栏杆，”他说，“门从内侧上锁，钥匙还插在锁眼里。家具堆起来顶着房门内侧。通往后院的法式落地窗用榫眼门闩锁得死死的。找不到秘密通道的痕迹。假如这是谋杀，那么杀人犯出去的时候肯定做了个非常出色的装玻璃的活儿。可是固定玻璃的腻子已经很旧了，而且还刷过油漆。

“不。没有人离开这个房间，除了我们，也没有其他人破门而入，而我很确定不是我们干的。

“我没时间蹲在这儿苦思冥想。显然是自杀，只是存心弄得让人看不懂。我都想逮捕死者了，因为他浪费了警方的时间。这样吧，”他说，看了手表一眼，“给你十分钟。你要是能想出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告诉我他是怎么下手的，好让我写进报告里，我就允许你留下信封里的证物，但要扣除百分之二十，补偿我因为忍住一拳打在你嘴上而受的心理折磨。”

德克考虑了一下要不要说出他的客户曾声称受到一个绿眼巨人的骚扰，后者怪异而暴力，裹着毛皮大衣，动不动就凭空冒出来，嚷嚷什么契约和义务，手里挥舞着一米长的光闪闪的长柄镰刀，但权衡之下决定还是算了。

别捨起来，捨起来，捨——

别捨起来，捨起来，捨——

他终于还是对自己生气了。先前他因为客户的死亡而无法好好地对自己生气，因为这个负担过于沉重和恐怖。然而此刻他受到吉尔克斯的羞辱，发现自己虚弱和惶恐得难以反抗，于是终于能够为此而对自己生气了。

他猛地从折磨他的警察面前转开，自己开门走进后院花园，单独面对他对自己的怒火。

后院很小，铺着地砖，其尽头面向西方，屋子高耸的后墙和背对屋子的某种工业建筑物的高墙挡住了几乎所有阳光。后院中央，天晓得出于什么原因，放着一个石制日晷。若是有一丝阳光能够照在日晷上，你就会知道这会儿很接近格林尼治时间的正午。然而没有阳光，只有几只小鸟在日晷上面歇脚。几株植物惨兮兮地种在花盆里。

德克把一根香烟塞进嘴里，气呼呼地吸掉好长一截。

别捡起来，捡起来，捡——

别捡起来，捡起来，捡——

唱片依然在房间里跳针。

优雅的园墙在两侧将后院与邻居家的花园隔开。左手边的花园和这个一样大，右手边的稍微大一些，得益于工业建筑物不必再与中间的园墙等高。这里有一种整洁的气氛。没有任何宏大的东西，没有任何炫目的东西，只有一切都很好、屋子维护得毫无问题的感觉。尤其是右手边的那栋房子，似乎不久前换过砖头，窗户也重新上过涂料。

德克吸了一大口空气，抬头望向能看见的一角天空，灰色的天空雾蒙蒙的。一个黑点在云层底下转圈。德克盯着天空看了一会儿，很高兴自己能让思绪投向其他地方，而不是刚刚离开的那个房间里的恐怖景象。他隐约觉察到房间里人来人往，卷尺量来量去许多次；他还感觉到有人在拍照，取下被切断的头部的动作终于发生。

别捡起来，捡起来，捡——

别捡起来，捡起来，捡——

别捡——

终于有人抬起唱臂，折磨人的循环总算安静下去，远处电视里的轻柔声响静静地飘荡在午间的空气中。

然而德克却在感受这一切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他感觉到的更像是头部挨了一连串重拳，觉得天旋地转，那是负罪感的攻击。不是仿佛背景噪声的一般负罪感，你只需要活到二十世纪的这个年头，就免不了会有这种感觉，德克通常来说非常擅长应付它。不，这是一种令他震惊的感觉：“这件恐怖的事情完全出于我本人的可怕错误。”意识里用惯了的闪避动作都无法把他拉出巨型摆锤的摆动路径。轰的一声，它过来了，嗖，轰，周而复始，轰轰，轰。

他努力回忆已故客户（轰，轰）对他（轰）说过（轰）的任何一个细节，但轰轰声（轰）响个不停的时候，他（轰）实在是做不到（轰）。那位先生说（轰）过，（德克深吸一口气）（轰）有个大块头、毛茸茸的绿眼怪物（轰）拿着镰刀（轰）追杀他。

轰！

德克曾经为此在内心偷偷嘲笑他。

嗡，轰，嗡，轰，嗡，轰，嗡，轰！

他还心想：“这家伙真是傻透了。”

嗡，嗡，嗡，嗡，轰！

一把镰刀（轰），一份契约（轰）。

他不知道那是一份什么契约，连一丁点概念都没有。

“那还用说？”德克曾经心想（轰）。

但他隐约觉得事情似乎和一颗山芋有关。这件事里有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嗡，嗡，嗡）。

德克当时郑重其事地点头（轰），在记事簿上打了个钩（轰）以示重视，记事簿放在写字台（轰）上，就是在上面为了打钩，以示重视什么东西（轰，轰，轰）。当时他还很自豪，因为他设法向安斯蒂先生传达出了他在一个标着“山芋”的小方格里打了个钩的印象。

轰，轰，轰，轰！

安斯蒂先生说等德克来履行职责时，他会进一步解释山芋的事情。

而德克保证——毫不费力（轰）、心不在焉地（轰）保证，还轻飘飘地挥了挥手（轰，轰，轰）——他清晨六点半（轰）肯定会到，因为那份契约（轰）七点到期。

德克记得他在标着“山芋契约上午七点到期”的小方格里也打了个钩。（轰……）

他再也承受不住这些轰轰声了。他不能因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责备自己。呃，好吧，他能。他也责备了。事实上，这就是他的错（轰）。重点在于，他不能继续为了已经发生的事情责备自己，因为这样他就无法清晰地思考了，而这才是他必须去做的事情。他必须追根溯源挖出这件恐怖罪行（轰）的起因，他假如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想办法让自己（轰）的脑袋里别再轰轰轰的了。

他思考着他的困境和他人生中彼此纠缠的不幸，巨浪般的愤怒扑向他。他憎恨这个整洁的后院。他憎恨这个狗屁日晷，憎恨描画得漂漂亮亮的窗户，憎恨那些丑恶的屋顶边饰。他想把责任全都推给油漆工而不是他自己，推给脚下铺得整齐划一的石板，推给可憎得令人作呕的、整整齐齐的砖缝。

“不好意思……”

“什么？”他猛然转身，一个平静而有礼貌的声音冷不防侵入只属于他自己的愤怒时刻。

“你和他们有关系吗？”这个女人轻飘飘地摆了摆手腕，所谓“他们”包括她隔壁所有的不愉快、地下负一层和恼人的警务工作。她的手腕上戴着与眼镜框配套的红色手镯。她从右手边的屋子隔着园墙望过来，表情中有一丝焦虑和嫌恶。

德克瞪着她，说不出话来。她看上去四十来岁，身材娇小，带着广告业那种不可能被看错的气质。

她发出受到打扰的叹息声。

“我知道肯定出了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她说，“但你觉得这些事会需要很长时间来处理吗？我们报警只是因为该死的唱片吵得我们都快爆炸了。实在有点……”

她默默地用恳求的眼神望着他，德克心想也可能全是她的错。在他看来，不妨先让她承担所有罪责，以争取时间梳理头绪。她活该，仅仅因为戴那么难看的手镯就活该。

他一言不发地转过去背对她，带着怒火回到室内，愤怒迅速凝成某种坚硬而高效的东西。

“吉尔克斯！”他说，“你自作聪明的自杀理论，我喜欢。我看说得通。我觉得我想到那个家伙是怎么做的了。给我笔。给我纸。”

他手舞足蹈地在盘踞在后半个房间中央的樱桃木农场大桌前坐下，熟练地勾勒出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其中牵涉好几样家用或厨房设施、一件加重的摆动灯具和几个掐得非常精确的时机，至关重要的核心是唱机由日本制造。

“法医小伙子们见了肯定会喜出望外。”德克轻轻松松地对吉尔克斯说。法医小伙子们看了一遍，读懂了显而易见的要点，顿时喜出望外。它们很简单，有说服力，一名验尸官只要喜欢去马贝拉度假之类的事情，无疑会愿意接受。

“你们如果对别的理论更感兴趣，”德克漫不经心地说，“死者与某个超自然代理人签订过恶魔契约，如今被要求付出酬报。”

几个法医小伙子互相对视一眼，使劲摇头。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上午的时光已经消耗殆尽，这种谈话只会将不必要的干扰因素引入案件，只要不去理会，他们就可以扔下事情去吃午饭了。

德克满意地耸耸肩，数出他应得的那份“证物”，拿走，最后朝警察们点点头，出门回到楼上。

他刚走进门厅就忽然清楚地听见白天电视节目的轻柔声音，他在花园里也听见了这个声音，在此之前，跳针唱片那持续不断的噪声掩盖住

了它。

此刻他惊讶地意识到这个声音其实来自这栋房子的楼上某处。他前后左右看了一圈，确定没人注意他。他站在上楼楼梯的最底下那级台阶上，惊讶地向上张望。

[1]《铁轨上的的血》（*Blood on the Tracks*），鲍勃·迪伦1975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

第六章

台阶上铺着某种朴素得很有品位的地席。德克悄无声息地踩着它上楼，二楼的拐角平台上有个花盆，花盆里装着一些干燥得很有品位的大东西，他从花盆旁走过，查看二楼的各个房间。这些房间同样既有品位又干燥。

两间卧室只有比较大的一间显露出正在使用的痕迹。房间的设计用意显然是允许晨光在精心陈列的花瓶和填充了疑似干草之类东西的被子上嬉戏，然而逐渐将房间攥进手心的却是袜子和用过的剃须刀头。房间里明显缺少一切与女性沾边的物品——墙上也有这种缺失感，那是取走一张照片后留下的。房间里弥漫着紧张、悲哀和床底下的物品急需清理的气氛。

卧室连着卫生间，马桶对面的墙上挂着一个金色圆盘，它是五十万销量的纪念品，颁给一张名叫“烫手山芋”的唱片，演唱者为“拳术与第三自闭症病院”乐队。德克隐约记得他在某份周日小报上读过乐队灵魂人物（成员只有两个人，但其中一个是灵魂人物）的部分访谈。记者问到乐队名称的由来，他说背后有个很有趣的故事，然而果并非如此。“人们希望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他坐在位于牛津街附近他经纪人办公室的沙发上，耸耸肩说。

德克的记忆中浮现出当时的景象：记者很有礼貌地点点头，写下这句话。德克的胃里不禁打了个恶心的硬，后来被他用琴酒泡软了。

“烫手山芋……”德克心想。看着挂在红色木框里的金色圆盘，他忽然想到已故的安斯蒂先生的头部无疑就放在这张唱片上。烫手山芋。别拾起来。

这会有什么意？

人们希望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德克暴躁地心想。

那次访谈他现在能想起来的还有一点：佩恩（“拳术与第三自闭症病院”乐队的灵魂人物名叫佩恩）声称他的歌词大致完全来自他或其他什么人在咖啡馆或桑拿房或机场或其他什么地方偶然听见的一段谈话。德克心想，不知道当时交谈的人听见自己的话被如此重复是什么心情。

他更仔细地查看金唱片中央的标注。最顶上的公司名很简单：“啊呸！”（ARRGH!）歌名底下是词曲作者的名字：“佩恩顿、穆尔维尔、安斯蒂。”

穆尔维尔大概是“拳术与第三自闭症病院”乐队的另一名成员。一首畅销单曲的歌曲作者里有杰夫·安斯蒂，很可能就是他买得起这栋房子的原因。安斯蒂提到和山芋有关的契约时，想当然地以为德克明白他的意思。而德克想当然地以为安斯蒂在胡言乱语。假如一个人一开口就是拿着镰刀的绿眼怪物，你很容易认为他提到山芋的时候也是在胡言乱语。

德克暗自叹息，深感不安。他很讨厌奖牌整整齐齐地挂在墙上的样子，于是将它稍微调整了一下，让它以比较人性化和不太整齐的角度挂在墙上。他动了一下木框，从木框背后掉出一个信封，信封翻翻滚滚地飘向地面。德克想抓住它，却没有成功。他不合时宜地哼了一声，弯腰捡起信封。

这是个米黄色的大信封，纸质高级而厚重，被从一侧粗鲁地撕开，又用透明胶带重新封口。事实上，信封似乎被反复打开过，每次都用新的透明胶带重新封口，这个印象来自信封曾经被多次写上不同收件人的名字，名字一次又一次被划掉，然后又一次次被另一个名字取而代之。

信封上的最后一个名字是杰夫·安斯蒂。德克之所以会认为它是最后一个名字，是因为只有这个名字没被划掉——其他那些名字都被重重地划掉了。德克仔细查看其他那些名字，企图辨认出几个来。

有一两个勉强还能辨认出来的名字搅起了一些记忆，但他必须更仔细地研究这个信封。自从成为侦探以来，他一直想买个放大镜给自己用，但总是忘得干干净净。他也没有小折刀，于是不情愿地决定，现在最谨慎的做法就是，暂时把信封塞进外衣最深的一个口袋，回头私下里慢慢查看。

他飞快地看了一眼金唱片木框背后还有没有其他宝物，果很失望。于是他走出卫生间，继续勘察这栋房子。

另一间卧室整洁得毫无灵魂。无人使用。一张松木床，一床羽被，一个坑坑洼洼的旧抽屉柜，主要特征是被扔进酸液釜翻新过。德克随手关上门，登上漆成白色、摇摇晃晃的小楼梯，爬向阁楼，正在播放兔八哥节目的电视声从阁楼上不断传来。

楼梯顶端有个小平台，一侧是个小卫生间，真的非常小，使用时你最好站在外面，把你想洗的那条肢体伸进去。卫生间的门开着一条缝，一根绿色水管从里面伸出来，水管接在洗脸盆的冷水龙头上。跨过楼梯平台，就进入了屋子顶层的唯一一个房间。

这是一个阁楼房间，屋顶坡度很大，因此只有部分空间可供平均身高的人站立。

德克弯着腰站在门口，扫视房间里的物品，不知道自己会发现什么，因此心情紧张。这里弥漫着一种无所不在的低劣感。窗帘拉着，只有微弱的光线照进房间，若是没有阳光，这里唯一的光源就是电视里的

兔八哥。床没有整理，潮湿的床单揉成一团，塞在天花板格外低矮的一个角落里。部分墙壁和近乎垂直的那部分天花板上贴满从杂志里草草剪下的图片。

这些剪报似乎没有共同的主题或目标。有几张是酷炫的德国汽车和古怪的胸罩广告，有一张是撕烂了的水果馅饼照片，有一张是人寿保险广告的一部分，还有另外一些内容各异的零碎，说明选择和排列它们的人对它们拥有的含义和企图制造的效果都怀着某种迟钝而呆板的冷漠。

水管蜿蜒穿过地面，绕到一把旧扶手椅的侧面，扶手椅就放在电视机的前面。

兔子跳来跳去。它跃动的亮光照着扶手椅磨旧了的边缘。一架飞机坠向地面，兔八哥在和控制系统搏斗。它忽然看见标着“自动驾驶”的按钮，连忙按了下去。一个柜橱打开，机器人驾驶员蹒跚着走出来，扫视一眼局面就跳伞了。飞机向地面坠落，但还好就在落地前耗尽燃油，于是兔子得救了。

德克还能看见一个脑袋的顶部。

这个脑袋的头发是黑色的，头发油腻腻的，都打了。德克盯着它不安地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走进房间，去看它有没有连接身体和连接着什么样的身体。他绕到扶手椅前，发现这个脑袋确实连接在一个活生生的躯体上，不禁松了一口气，然而这个躯体的样子却折损了他感受到的安慰。

瘫坐在扶手椅里的是个男孩。

他大概十三四岁，尽管身体没什么明显的残缺，但肯定不是个健全人。他的头发耷拉在脑袋上，脑袋耷拉在肩膀上，他躺在扶手椅里的样子也软绵绵、病恹恹的，就好像是从过路火车上被扔下来的。他只穿着廉价的皮夹克，套着睡袋。

德克盯着他。

他是谁？这个男孩为什么会在有人被斩首的房子里看电视？他知道底下发生了什么吗？吉尔克斯知道他的存在吗？吉尔克斯有没有劳神上来看看？地下室和这儿毕竟隔着好几段楼梯，他又是一位大忙人，正在处理一起棘手的自杀案。

德克在那儿愣了二十秒左右，男孩将视线慢慢移向他的脸，发现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视线又垂下去，重新落在兔八哥身上。

德克不习惯别人居然对他如此无动于衷。他看了看自己，确定他还穿着那件特大号的皮大衣，荒谬的红帽子还戴在头顶，门口的灯光准确而明显地勾勒出他的轮廓。

他一时间有些气馁，说："呃……"语气像是在自我介绍，但没能吸引到男孩的注意力。他不喜欢这样。这小子心怀叵测，存心看电视而不看他。德克皱起眉头。房间里升腾起某种热气腾腾的紧张感，德克发现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无从下手的轻蔑气氛。紧张感继续攀升，却随着害得德克险些跳起来的咔嗒一声而陡然消散。

男孩舒展身体，像极了一条动作迟缓的肥胖巨蛇，俯身探出扶手椅的另一侧，在德克看不见的地方做了一些复杂的准备工作，德克意识到那些事情与一个电水壶有关。他恢复原先斜躺的坐姿时，右手里多了个塑料碗。他叉起冒着热气的柔韧条状物，塞进嘴里。

兔子的活动告一段落，让位于一个聒噪的脱口秀演员，他希望观众买某个牌子的窖藏啤酒，理由是没什么比他本人的见证更值得相信，可他并未对啤酒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德克觉得现在该在行动中弄出点迄今为止最大的响动了。他向前踏步，径直走进男孩的视线。

"孩子，"德克希望他的语气一方面足够坚决，另一方面又很亲切，而且没有任何居高临下、做作或笨拙的味道，"我想知道你是——"

换了一个位置站立，从此处见到的东西一时间让他分神了。扶手椅的另一侧有半箱方便面、半箱玛斯巧克力条、已经拆毁了一半的软饮料金字塔和那根水管的尽头。水管连接着塑料喷嘴龙头，显然是用来给电水壶灌水的。

德克本来想问这个男孩他是谁，但从这个角度望过去，一家人之间的相似性一目了然。他无疑是已故的杰夫·安斯蒂的儿子。也许眼前的行为只是他应对震惊的方式。也可能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许他……

德克不怎么喜欢思考。

事实上，他发现他很难思考，因为身旁的电视正在代表一家牙膏制造商，企图让他发自内心地担忧可能正在他嘴里发生的某些怪事。

"好吧，"他说，"我不想打搅你，我知道眼下对你来说肯定是个艰难和悲伤的时刻，但我首先必须知道你是否意识到了眼下对你来说是个艰难和悲伤的时刻。"

毫无反应。

好吧，德克心想，需要稍微果断和硬气一点了。他靠在墙上，双手插进衣袋，摆出"唉，是你逼我非得这样的"的姿势，忧郁地盯着地面看了几秒钟，然后抬起头，向男孩双眼之间投去一个凶恶的眼神。

“我必须告诉你，孩子，”他冷冷地说，“你父亲死了。”

这一招本来有可能奏效，只可惜一个很受欢迎的长广告刚好在这一刻开始。德克觉得它是所属类型中一个格外令人震惊的范例。

开场镜头里，天使路西法被踢出天堂，掉进地狱深处，躺在燃烧的湖水里，直到一个过路的魔鬼递给他一罐嘶嘶冒气的软饮料，这种饮料名叫“sHades”。路西法接过去尝了一口，然后咕咚咕咚贪婪地一口气喝光。他转向镜头，戴上保时捷风格的太阳镜，说：“这才叫火力全开！”他往后一躺，沐浴在他四周燃烧着的煤块的火光之中。

广告放到这儿，一个低沉得难以想象的美国佬的声音开始咆哮，它像是刚从地狱深处爬出来的，至少也是来自苏活区某个酒吧，急着回去把自己泡在酒瓶里，为下次配音任务做好准备。它吼道：“sHades，来自地狱的饮料……”饮料罐稍微转动一下，第一个字母“s”被挡住了，饮料的名字于是变成了“Hades[1]”。

这里的神学背景似乎有点搞混了，德克心想，然而在这么一条狂暴的激流之中，小小地再加一滴错误引用又有什么关系呢？

路西法对着镜头又做个鬼脸，说：“我甘愿为了这东西堕落……”为了防止观众看不懂这么多纷乱的情节，开场时路西法被踢出天堂的镜头再次出现，用来强调“堕落”这个词。

广告完全虏获了男孩的注意力。

德克在男孩和电视之间蹲下。

“听我说。”他开口道。

男孩抻着脖子去看德克背后的电视屏幕。他在扶手椅里重新摆放四肢，不但要继续看电视，还要继续把方便面塞进嘴里。

“听我说。”德克重复道。

德克觉得他行将滑进真正的险境，也就是失去他在局势中的上风位置。原因不仅是孩子的注意力全放在电视上，更是除电视外的一切对孩子来说似乎都毫无意义，甚至并不存在。德克只是挡住电视的一个无特征物体。男孩对他似乎没什么敌意，只是希望能看见他背后的电视。

“听我说，能先关掉电视几分钟吗？”德克说，尽量不在声音中流露出暴躁。

男孩没有回答。他的肩膀也许稍微抖了抖，也许是个耸肩的动作。德克转过身，迷惘地寻找该用哪个按钮关掉电视。控制面板似乎只为一个目的而存在，那就是让电视一直开着——没有任何一个按钮标

着“开”或“关”。最后德克干脆从墙壁插座上扯掉电源线，然后转向男孩，而男孩打破了他的鼻子。

男孩的额头以万钧之势撞上来，德克觉得鼻中隔喀嚓一声断了，两人重重地翻倒，撞在电视机上，然而从男孩喉咙深处发出的愤怒吼声彻底淹没了骨头的折断声和骨头折断时德克的惨叫声。德克徒劳地挥动手臂，企图挡住狂暴的攻击，但男孩骑在他身上，手肘砸中他的眼睛，膝盖先顶到他的胸腔，然后是下巴和已经受伤的鼻子。男孩从他身上爬过去，重新插上电视的电源线。然后他舒舒服服地躺回扶手椅里，用忧郁和暴躁的眼神望着画面再次出现。

“你至少该等到新闻开始。”他用发闷的声音说。

德克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德克在地上缩成一团，用双手捂着流血的鼻子，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冷淡得几近怪诞的生物。

“哇……嗷……啊！”他抗议道，然后暂时放弃，摸着鼻子，确定受伤的程度。

手指之间无疑有一小块地方在不安稳地发出难听的咔嗒声，整个鼻子突然变成一个陌生得恐怖的形状。他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按在脸上。鲜血毫不费力地透过手帕扩散出来。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推开并不存在的援手，气冲冲地走出房间，钻进狭小的卫生间。他愤怒地拔掉水龙头上的水管，翻出一块毛巾，用冷水浸透后按在脸上。过了一两分钟，血流逐渐变成涓涓细流，最后终于止住了。他望着镜子里的自己。鼻子明显歪斜到一个颇为轻佻的角度。他企图鼓起勇气，尝试扳正鼻梁，可惜他还不够勇敢。鼻子疼得他要死要活，他用湿毛巾又捂了一会儿，悄声咒骂。他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

他又站了一两秒钟，趴在洗脸盆上，沉重地呼气吸气，恶狠狠地对着镜子练习说“好吧！”，可他发出的声音更像“好伐！”，而且毫无权威感可言。等觉得自己恢复了足够的勇气，至少为即将面对的未来积蓄了足够的勇气，他转过身，凶巴巴地重新走进野兽的巢穴。

野兽静静地坐在扶手椅里，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电视台预报晚间会为最忠实的观众准备令人兴奋和无比刺激的竞赛节目。德克回到房间里的时候，他连看都没看德克一眼。

德克轻快地走到窗口，猛地拉开窗帘，有点希望野兽暴露在阳光下会尖叫着化为灰烬，然而野兽只是皱了皱鼻子，除此之外毫无反应。一道阴影短暂地掠过窗口，但从德克的角度看不见这道阴影因何而来。

他转身面对少年野兽。电视上开始播放午间新闻快报，男孩对那个色彩斑斓的矩形之外的世界似乎稍微开放了一点感知力。他抬起眼睛，用乖张而疲惫的眼神望向德克。

“你倒是有什么事？”他说。

“我说我要干什么了，”德克恶狠狠但绝望地说，“我想……等一等……我认识那张脸！”

德克的注意力忽然被引向电视，荧屏上是失踪的航空公司检票女郎，这次的照片比较新。

“你在这儿干什么？”男孩说。

“嘘——！”德克说，一屁股坐在椅子的扶手上，专注地望着电视上的那张脸。照片拍摄于大约一年前，当时她还没有学会大企业妆容的秘诀。她有一头卷发，满脸没见过世面、容易受到利用的表情。

“你是谁？发生什么事了？”男孩追问道。

“闭嘴，小子，”德克喝道，“我在看电视呢！”

播报员说警方承认事件现场找不到简妮斯·史密斯的任何痕迹让他们备感迷惑。警方还解释他们反复搜寻那几栋建筑物的次数毕竟有限，希望拥有其行踪线索的人能主动通知警方。

“那是我的秘书！那是皮尔斯小姐！”德克惊叫道。

男孩对德克的前秘书不感兴趣，懒得再去吸引德克的注意力。他从睡袋里钻出来，起身走向卫生间。

德克坐在那儿盯着电视，困惑于他先前居然没有意识到失踪的女孩究竟是谁。然而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理由会认出来。婚姻改变了她的姓，而且这是警方第一次展示能够用来辨认她身份的照片。在此之前，他对机场的离奇事件没有任何真正的兴趣，但现在这件事需要他认真关注了。

爆炸被正式归类为“天灾”。

然而，德克心想，哪个天，什么神？原因呢？

哪位天神会在希思罗机场的二号航站楼逗留，企图登上十五点三十七分前往奥斯陆的航班？

经历了过去这几周可悲的倦怠，忽然出现好几件事情需要他认真关注。他皱起眉头，沉思了几秒钟，几乎没注意到野兽少年回到房间里，重新钻进睡袋，刚好赶上广告开始。第一个广告表现的是一种特别平常的固体汤料如何能够成为普通人快乐的家庭生活自然而然的焦点。

德克一跃而起，正要再次盘问男孩时，却看清了男孩的样子，一颗心顿时沉下去。野兽仿佛远在天边，盘踞在光线摇曳的黑暗巢穴深处。

德克这会儿不怎么敢再次打扰男孩。

于是他只好朝毫无反应的少年吼叫几句，说什么他会回来的，然后重重地踩着台阶下楼，宽松的皮大衣在背后疯狂飘拂。

回到门厅，他又遇到可恶的吉尔克斯。

“你这是怎么了？”警官厉声问，他看见了德克淤肿的鼻子。

“满足你的心愿，”德克淡然道，“我揍了自己一顿。”

吉尔克斯逼问他到底在干什么，德克大度地解释说楼上有一位证人，他知道一些很有意思的情况，乐于与别人分享。他建议吉尔克斯去找证人聊聊，但最好先关掉电视再聊。

吉尔克斯点了点头。他开始上楼，但德克拦住他。

“你有没有发现这栋房子有什么不得劲的地荒？”他说。

“你说什么？”吉尔克斯恼怒道。

“不得劲的地荒。”德克说。

“不什么的地方？”

“不得劲！”德克叫道。

“不对劲？”

“没错，不得劲。”

吉尔克斯耸耸肩：“比方说呢？”

“我觉得这儿完全没有灵痕。”

“完全什么？”

“没有灵痕！”他重复道，“没有林魂！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

说完这句，他很有礼貌地脱帽敬礼，一溜烟地逃出那栋房子，回到街上。一只鹰从天空中朝他俯冲而来，害得他险些被向南而去的73路公共汽车碾死。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勒普顿路这栋房子的顶楼响起惨绝人寰的尖叫和惊呼声，给左邻右舍带去了严重的紧张情绪。救护车带走安斯蒂先生的上下两截和一位面部流血不止的警察。接下来的一段短暂的时间里，万籁俱寂。

然后又一辆警车在这栋房子门前停下。“鲍勃来了”之类的惊呼声在

屋里此起彼伏，一位特别高大魁梧的警察爬出警车，快步走上台阶。几分钟后，又是好一阵惨叫和惊呼，他很快捂着脸重新出现，驱车离开时火冒三丈，以不必要的残暴方式把轮胎磨得吱嘎乱响。

二十分钟后，一辆面包车赶到，又一名警察下车，带着小型手提式电视。他走进屋里，没过多久就领着一个驯服的十三岁少年出来了，男孩心满意足地抱着他的新玩具。

所有警察都离开了，只剩下一辆警车停在门口负责监视。宽敞的地下室里，一个头发蓬乱的大块头绿眼汉子从一个分子背后的藏身之处走出来。

他把镰刀靠在一个高保真音箱上，伸出一根粗糙而修长的手指，蘸了蘸唱片转盘上几乎凝的鲜血，在一张发黄的厚纸底部涂抹几下，吹着怪异而邪恶的口哨，走进黑暗的隐秘国度，消失得无影无踪，但立刻又冒出来，取走被他遗忘的镰刀。

[1] Hades，斯，神中的，路是说中的。

第七章

今天上午略早些的时候，与这些纷乱事件隔着一段惬意距离的地方，有一位独眼老人躺在一张白色大床上，这张床的一段惬意距离之外有一扇比例宜人的窗户，凉飕飕的近午阳光穿过窗户，照进房间。一张报纸落在地上，搭成一个半塌不塌的帐篷。两分钟前，有人把它扔在地上，按照床头柜上的座钟，当时应该是十点钟刚过一小会儿。

房间并不大，装饰风格极为寡淡而优雅，就像昂贵的私立医院或诊所里的病房，事实上它的确就是——伍德希德医院，坐落于科茨沃尔德地区一个整洁小镇郊外的一小片整洁土地之上。

男人醒着，但并不乐于醒来。

他的皮肤苍老得很优雅，就像抻得很薄的半透明羊皮纸，布满细小的斑点。他极为虚弱的双手微微蜷曲，搁在纯白色的亚麻床单上，轻轻地颤抖着。

他有许多名字，有人叫他奥德温先生，有人叫他沃丁，也有人叫他奥丁。他曾经是一个神，现在依然是。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所有神祇里最不好相处的一个，是个乖戾的神。他的独眼闪闪发亮。

他之所以心情不好，是因为他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文章说另一个神失去控制，在机场大闹了一场。报纸当然不是这么说的。文章没有写“神失去控制，在机场大闹一场”，而只是描述了这件事导致的惨剧，而且无法从中得出任何有意义的论。

报道从任何一个角度说都不可能让人满意，它无可救药地不得要领，毫无建设性，令人恼怒地缺少像样的血腥描写。事件缺少血腥成分本身当然也很神秘，然而报纸更喜欢血流成河，而不是每天都有可能冒出来的神秘事件。

但奥丁毫不费力地看穿了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报道里写满“托尔”二字，但字号太大，只有另一个神才能看清楚。他已经恼怒地把晨报扔到一边，此刻正在集中精神做放松练习，以免被这件事打扰得过于厉害。练习包括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吸气，然后以另一种特定的方式呼气，这对他的血压很有好处，等等等等。倒不是说他会死还是怎么的——哈！——但毫无疑问他在活着的时候——哈！——更愿意过得轻松一些，照顾好自己。

他最喜欢的莫过于睡觉。

睡觉对他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活动。他喜欢长时间睡觉，在睡眠中度过漫长的时间。仅仅睡一整夜离认真对待睡觉这件事还差得远。他喜欢享受一夜安眠，拿全世界来换一夜安眠他都未必愿意，然而睡到天亮对他来说还远远不够。要是有可能，他就喜欢睡到上午十一点半，紧接着再悠闲地赖床不起一番就更妙了。吃一顿清淡的早饭，飞快地去一趟卫生间，在此期间让人换一床亚麻床单，这已经是他愿意参与的全部活动了。他会小心翼翼地不让它们驱散睡意，以免打搅他下午要打的瞌睡。有时候他能睡上一整个星期，这在他看来才叫一场好睡。一九八六年，他从头睡到尾，根本不觉得错过了什么。

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很不情愿地知道自己很快就必须起床，去履行一件神圣而恼人的职责。神圣是因为这是神的事情，至少牵涉神祇；恼人是因为它牵涉某一位特定的神祇。

他偷偷拨动一下不远处的窗帘，使用的仅仅是他的神性意志。他喟然长叹。他需要思考，另外更重要的是，每天上午去卫生间的时候到了。

他按铃叫护工。

护工来了，身穿熨烫得整整齐齐的绿色宽松上衣，喜气洋洋地说早上好，飞快地取来卧室拖鞋和晨袍。他帮奥丁下床，过程有点像把乌鸦毛玩具从盒子里滚出来。然后他陪着奥丁缓缓走向卫生间。奥丁的动作很僵硬，就像把一颗脑袋挂在两根沉重的高跷之间，高跷披着条纹法兰和白色毛巾布的睡衣。护工称呼奥丁为奥德温先生，不知道他是天神，这是奥丁不想弄得人尽皆知的事情之一，他希望托尔也能这么做。

托尔是雷神，性格也名副其实。这是不对的。他似乎不愿——或者不能，也有可能太蠢——理解或接受……奥丁止住这条思路。他感觉到自己开始在脑海里咆哮。他必须冷静地思考该拿托尔怎么办，他正在去最适合思考的地方。

奥丁刚庄重地蹒跚着走进卫生间，两名护士就急匆匆地进来，以最精准的动作取下床单，整理床铺，铺上新床单，拉紧，抚平，掖好。其中一名护士看样子比较资深，身材丰满，有护士长的派头；另一个比较年轻，皮肤黝黑，总体模样像一只鸟。她们轻盈地收起地上的报纸，叠整齐放在桌上，然后用吸尘器轻盈地清扫地面，把窗帘撩起来挂好，撤下鲜花和没碰过的水果，换上今天的鲜花和水果，这些水果和以前每天的水果一样，直到被换掉也不会有人碰。

没过多久，年老的神祇束晨间洗漱，卫生间的门重新打开，房间已经换了个样子。改变很小——这是当然的，却带来了微妙但魔法般的变化，房间里弥漫着凉爽清新的气息。奥丁平静地点点头，眼前的景象让他很满意。他装模作样地稍微检查了一下床铺，就像君王在检阅仪仗队。

“掖好了吗？”他用衰老而嘶哑的声音问。

“完全掖好了，奥德温先生。”资深的护士说，谄媚地笑着。

“抚平了吗？”显然如此。这只是个仪式而已。

“抚得非常平整了，奥德温先生，”护士答道，“我亲自监督了抚平床单的工作。”

“我非常高兴，贝利护士长，非常高兴，”奥丁说，“你的眼神很好，能找到最细微不过的折痕。我不禁要想，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哎呀，奥德温先生，我哪儿都不会去的。”贝利护士长快乐地向他保证。

“但你不可能永生不死，贝利护士长。”奥丁说。贝利护士长每次听见这句话都不明所以，因为它听上去是那么冷漠无情。

“是啊，但我们谁都不可能永生不死，奥德温先生。”她和蔼地说。她和另一名护士合力完成了一个艰难的任务，那就是把奥丁扶回床上，同时又不有伤他的尊严。

奥丁躺回床上，再次开口：“你是爱尔兰人，对吧，贝利护士长？”

“一点不错，奥德温先生。”

“我以前认识一个爱尔兰人，叫芬什么来着，说了很多我没兴趣知道的事情，但从没说过床单能抚得这么平整。现在我知道了。”

他向这段记忆微微点头致意，把脑袋硬邦邦地放回蓬松但不失支撑性的枕头上，用满是细碎斑点的手背摩挲折起来的亚麻床单。他心无旁骛地爱上了亚麻床单。干净，浆洗得略硬，雪白的爱尔兰亚麻床单，熨挺，铺平，掖好——这些字词于他而言仿佛欲念的祷词。许多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东西像现在的亚麻床单这样触动过他。他无法理解，在以前的生命中他为什么还在乎过其他的东西。

亚麻被单。

还有睡觉。睡觉和亚麻床单。在亚麻床单上睡觉。睡觉。

贝利护士长以监护人的那种怜爱望着他。她不知道他是天神，事实上她认为他很可能是个年老的电影制作人或纳粹战犯。她辨认不出他的口音，他无拘无束的礼数、自然而然的自私和对个人卫生的执着，都说明他的过往充满惨事。

假如把她传送到某个地方，让她看一看这位对过去秘而不宣的病人——阿斯加德诸神之父——如何登上皇位，她应该也不会吃惊。不，这

么说并不完全准确。她会诧异得愣在当场。不过等她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发现人类曾经选择相信的几乎所有神话都是真实的（或者，在人类不再需要它们是真实的之后许多年，它们依然是真实的），她至少会意识到它们完全符合她在他身上觉察到的特质。

奥丁请服侍他的医护人员去找到他的个人助理并让他立刻觐见，然后打个手势，示意他们退下。

贝利护士长因此略略抿紧嘴唇。她不喜欢奥德温先生的个人助理——或者总管，或者贴身男仆，随便你怎么称呼他。他的眼神怀着恶意，让她心惊胆战，她强烈怀疑他在茶歇时向她手下的护士提出过一些难以言喻的建议。

他的肤色，贝利护士长觉得那大概就是人们口中的所谓橄榄色，然而在他身上却极为接近绿色。贝利护士长认为光这一点就非常不对劲。

她当然是最不可能以肤色评价别人的那种人——好吧，肯定不是最不可能，她最近一次这么做就是在昨天下午，一名非洲外交官来医院取胆石，她第一眼就讨厌他。她不喜欢这个人。她说不出具体为什么不喜欢，因为她是护士，不是开出租车的，从不允许个人感情显露出来。她太有职业精神，太擅长本职工作，以几乎相同的高效率、讲礼貌、令人愉快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甚至连——想到这里，冰冷刺骨的感觉笼罩了她——拉格先生也不例外。

拉格先生就是奥德温先生的个人助理。她对此无能为力。她无权评价奥德温先生的人事安排。然而假如她说了算（可惜她说了不算，而她很希望是她说了算，不仅为了她自己好，也是为了奥德温先生的健康着想，后者才是最重要的），她会让奥德温先生雇一个不让她毛骨悚然的家伙，事情就这么简单。

她不再多想，径直出去找他。今天早晨来上班时，她发现拉格先生昨晚离开了这片地界，不禁觉得如释重负，然而差不多一小时前见到他又回来了，她感到一阵痛彻心扉的失望。

她在他最不该出现的地方找到了他。他蹲在候诊室的一张座椅上，身上穿着一件脏得可怕的、被丢弃的医用白大褂，白大褂穿在他身上大了好几个号。不仅如此，他还在吹不成调的尖细小曲，使用的乐器显然由废弃的大号注射器刻制而成，他绝对不该接触这些医疗废物。

他抬起视线游移不定的眼睛，看着她，咧开嘴，继续嘀嘀答答地吹小曲，声音还大了一些。

贝利护士长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所有她能说但毫无意义的话，想责备他不该乱动白大褂和注射器，想责备他不该在候诊室吓唬或准备吓唬访客。她知道她将无法忍受他回答时的那种平白无故受了冤枉的表情，也无法忍受他那些荒谬绝伦的答案。她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不去理会，

以最快速度把他弄出这个房间和她的视野。

“奥德温先生想见你。”贝利护士长说。她尝试在声音里加上一些她平时的轻快语气，但轻快的语气就是不肯出来。她希望他的眼珠能别再那么转来转去。除了从医学和美学角度来看这种眼神都非常令人不安以外，她还不免觉得它传递出房间里至少有三十七样东西比她更有看头的感觉。

他以令人尴尬的方式盯着她看了几秒钟，嘟囔着说什么坏蛋不得平安，连最坏的坏蛋也不行，然后起身从贝利护士长身旁走过去，顺着走廊跑向病房，前去领受主神的指示。他跑得飞快，他必须在主神入睡前赶到。

第八章

这个上午束时，凯特已经自行出院了。刚开始，她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首先是护士长然后是她的主治医生都坚持认为她的情况不适合出院。她刚从短期昏迷中苏醒，需要接受护理，需要……

“比萨。”凯特不肯改口。

休息。她需要……

“我自己的家和新鲜空气。这儿的空气太糟糕了。闻着像是吸尘器的胳肢窝。”

进一步的诊治，绝对需要再观察一天左右，直到医生确认她已经完全康复。

更确切地说，他们相当坚持。在这个上午的历程中，凯特再三要求，终于得到一部电话，然后她就开始尝试让比萨外卖送到病房。她打给她所知道的全伦敦最不肯合作的比萨餐厅，向他们慷慨陈词，然后大吵大嚷但徒劳地妄想叫一个摩托快递去西区，帮她叫一个美式特辣比萨，多加辣椒、蘑菇和奶酪，快递公司的调度员甚至都懒得记录就拒绝了；凯特如此折腾了一个多小时，院方反对凯特出院的意见就像秋日玫瑰花瓣似的自行枯萎了。

就这样，午餐时间过后不久，她站在伦敦西区一条凄冷的街道上，感觉体虚无力，但终于又是自己说了算了。她还拿着那只残破的衣物袋，里面空荡荡的，她不肯扔掉这东西，她的钱包里还有一小片碎纸，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个名字。

她拦了辆出租车，坐进后排座位，准备回她在樱草山的住处，路上几乎没睁开过眼睛。她爬上台阶，开门走进她在最顶层的公。自动答录机上有十条留言，她听都没听就删掉了。

她打开卧室的窗户，以颇为危险和难看的姿势探身出去，只有从这个角度，她才能看见公园的一角。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公园拐角，有几棵悬铃木，周边被几幢错落的房屋框住，或者更确切地说，房屋没能完全挡住它，它对凯特来说是个非常私密的地方，宽广而开阔的风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有一次，她走到公园的那一角，绕着她能看见的那片土地的隐形边界走了一圈，几乎觉得这就是她个人的领地。她甚至像物主似的拍了拍

悬铃木，然后坐在树下，望着太阳在伦敦上空西沉——太阳掠过伦敦遭受严重破坏的天际线和坚决不送外卖的比萨餐厅——回家时，她怀着某种强烈的情绪，但不确定那究竟是什么。当时她对自己说，现如今能怀着某种强烈的情绪就该感激涕零了，管它究竟是什么呢。

她从窗口收回身子，尽管外面凉飕飕的，但她还是让窗户敞开着，转身走进狭小的卫生间，给浴缸放水。这是一个爱德华王朝式样的巨大浴缸，不合比例地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空间，漆成米色的管道则占据了大部分剩余空间。水龙头哗哗放水。等卫生间里有了足够多的蒸汽保持温暖，凯特脱掉衣服，然后走过去，打开浴室柜。

能够放进浴缸的东西五花八门，数量多得她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然而出于某些原因，每次经过药店或香料店，她都要进去看看，然后迷上某个带玻璃瓶塞的小瓶，里面的蓝色或绿色或橙色的油性物质能够恢复她都不知道自己毛孔里有的天晓得什么物质的自然平衡状态。

她停下来，尝试做出选择。

粉色的那个？额外添加维生素B的那个？维生素B12？维生素B13？光是有各种各样B族维生素的东西就多得难以选择了。除了油性物质，这儿也有粉末和管状凝胶，甚至还有小纸袋装的某种气味辛辣的植物的种子，据说它以某种神秘莫测的方式对某个私密之处有好处。

要么拿这种绿色晶体？她曾对自己说："有朝一日，你会懒得继续挑选，而是干脆每样都加一点。"到时候，她真会觉得有这个需要。她觉得今天大概就是这个日子，于是忽然来了精神，喜滋滋地把柜子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往浴缸里加了一点，到最后，那一池水的颜色变得浑浊不堪，摸上去也黏糊糊的。

她关掉水龙头，出去找了一会儿手提包，然后回到卫生间，坐进浴缸，躺下去，闭上眼睛，缓缓呼吸了足足三分钟，然后将注意力转向她从医院带回家的那片碎纸。

纸片上有一个单词，这是她从今天早晨给她量体温的年轻护士那儿逼问出来的，护士奇怪地不愿意告诉她。

凯特向她打听那个大块头男人。她在机场遇到的那个大块头男人，她昨夜早些时候在附近的一个单人病房里见到了他的尸体。

"哦，不，"护士说，"他没死，只是处于某种昏迷状态。"

"我能见他吗？"凯特当时问，"他叫什么？"

凯特尽量假装只是随口一问，忽然想起来而已。嘴里含着温度计的时候，你很难使出这个招数，她也不太确定自己有没有成功。护士说自己不该说的，她不该议论病患。总而言之，大块头男人已经不在那儿

了，被带到其他什么地方去了。有人派了辆救护车来接他。

凯特吃惊的程度不可谓不小。

他被送到哪儿去了？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护士不愿再开口，一两秒后便被护士长叫走了。护士只说了一个单词，凯特把它写在一片碎纸上，此刻她就在看这片碎纸。

这个单词是“伍德希德”。

凯特这会儿终于放松下来。她觉得这个名字不知为何有点耳熟，但不记得曾在哪儿听到过。

随后她记起来，也就没法继续躺在浴缸里了。她爬出浴缸，径直跑向电话，中间只停下一次，用花洒冲掉身上那些黏糊糊的东西。

第九章

大块头男人醒来了，尝试向上看，但怎么也抬不起头。他尝试坐起来，却同样做不到，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强力胶粘在了地上。过了几秒钟，他发现了最令他惊诧的原因。

他使劲甩动头部，随着一阵剧痛，被粘在地板上的几大绺黄色头发留在了原处。他环顾四周。这儿似乎是一间废弃的仓库，冬日的阴云从肮脏破碎的窗户外缓缓飘过，他觉得这儿很可能是在楼上。

天花板很高，挂满蛛网，网的蜘蛛似乎并不在乎落网的主要是灰尘和崩裂的石膏。支撑天花板的是竖直的钢梁，上面脏兮兮的米色油漆饱经风霜，已经鼓泡、剥落；钢梁立在坑坑洼洼的老橡木地板上，而他显然也被胶水粘在地板上。他赤身裸体，四周向外半米内隐约形成的一片椭圆形的地面上暗沉沉、阴森森地闪烁微光，从中冒出足以通畅鼻腔的袅袅青烟。他愤怒地咆哮，挣扎着企图爬起来，但只是扯痛了被牢牢粘在橡木地板上的皮肤。

肯定是老家伙干的。

他把后脑勺重重地撂回地板上，这一下砸得木板断裂，导致他耳鸣不止。他再次咆哮，制造出绝望和愚蠢的声音，从中得到一些愤怒的满足感。他使劲咆哮，直到钢梁震响，破碎的窗玻璃化作更细微的碎片。他气呼呼地左右摆动头部，看见他的铁锤就靠在几米外的墙上。他念出一个咒语，铁锤便跳起来，在宽阔的房间里飞来飞去，咣咣敲打每一根钢梁，直到整栋建筑物像铜锣般疯狂轰鸣。

他念出另一个咒语，铁锤飞向他，以一掌之差擦过他的头部，径直砸进地面，打烂了木板和底下的石膏。

铁锤在他底下较暗的空间内盘旋，缓缓画出一条沉重的抛物线，被铁锤碰掉的石膏碎片叮叮当当落在底下的水泥地面上。随后它积蓄起可怕的动能，飞起来重新穿过天花板，砸得一堆震惊的木头碎片漫天飞舞。紧接着，铁锤又打穿另一块橡木地板，以一掌之差擦过大块头男人的脚跟。

铁锤飞上半空，悬停片刻，就仿佛它的重量忽然消失，然后轻快地把短柄甩到锤头之上，再次重重地砸进地板——如此上上下下周而复始，围绕主人打出一个个木屑乱飞的窟窿，随着长长一声沉重的呻吟，那一整块椭圆形的地板与主体分开，翻滚着掉了下去。它掉在底下一层地面上，瓦砾如雨点般纷飞，大块头男人踉踉跄跄地从中爬出来，挥手

赶开粉尘，咳嗽不止。他的后背、双臂和两腿上还粘着大块碎裂的橡木地板，但至少他能动弹了。他用双掌撑住墙壁，使劲咳出肺里的灰尘。

他转过身，铁锤跳着舞从半空中飞向他，忽然躲开他的手掌，开心地顺着地面滑行，锤头在水泥地上划出一溜火花。铁锤翻个身立起来，斜靠在不远处的一根立柱上。

大块头男人前方，一台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从逐渐沉降的尘云之中隐约浮现。男人用最严肃的怀疑和担忧的眼神望着它。它立在那儿，透着某种呆滞而茫然的气质。售货机的前面板上贴着男人的父亲写给他的信，命令他无论在干什么都立刻住手。签名为“知名不具”但划掉了，用来替换的首先是“奥丁”，然后是字号更大的“你父亲”。奥丁从不掩饰他对自己儿子智力的看法。大块头男人撕下这封信，愤怒地盯着它看了一会儿。信底下的附言阴恻恻地写着：“记住威尔士。你肯定不想再经历一次。”他把信揉成团，扔出离他最近的窗户；风抓住纸团，扬长而去。一瞬间，他仿佛听见某种叽叽嘎嘎的怪声，但多半只是风穿过附近废弃的建筑物之间时发出的呼啸声。

他转过身，走到窗口，以好战的愠怒姿态望着外面。粘在地板上。在他这个年纪。这他妈算是什么意思？“给我低着头做人。”他猜是这个意思。“要是你自己不肯低头，那我就帮你低。”就是这个意思。“低得粘在地上。”

他想到老家伙在鬼怪战斗机搞出种种不愉快时也说过同样的话。“你为什么就不能粘在地上呢？”他说。他能想象老家伙怀着慈悲的恶意，心想按照字面意思教训他一顿肯定非常好玩。

愤怒在他内心气势汹汹地翻腾，但他一时间把它压制回去。最近他生气时发生了一些非常恼人的事情，他扭头望着可口可乐售货机，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那种非常恼人的事情肯定再次发生了。他盯着售货机，焦躁不安。

他觉得不舒服。

他最近经常觉得不舒服，觉得一个人持续受到轻度流感的折磨，就不可能履行本已所剩无几的神性职责。他体验到头疼、眩晕、愧疚和时常出现在电视广告里的各种毛病。每次巨大的愤怒吞没他时，连可怕的昏厥都会找上门来。

他向来非常享受愤怒的感觉。妙不可言的怒火会裹挟着他游历人生。他会觉得自己很庞大，会感到力量、光和能量充满身体。生活总是能够提供让他生气的美妙事物——刺激或背叛的宏大戏剧，人们把大西洋藏在他的头盔里，把成块的陆地砸向他，或者喝醉了假装自己是树木。反正都是些确实能把你激怒、让你乱砸东西的事情。简而言之，他乐于扮演雷神的角色。但现在他忽然遭受头疼、神经紧张、无名焦虑和负罪感的折磨。对于神祇来说，这是崭新的体验，而且并不令他愉快。

“你的样子真可笑！”

这个声音异常尖锐，托尔觉得它就像在用指甲刮他脑袋里的一块黑板。这是个卑劣的声音，怀着恶意和揶揄，在声音界就像一件廉价的白色尼龙衬衫、一抹劣等的铅笔小胡子，简而言之，就是托尔最讨厌的那种声音。他心情最好的时候对它的反应也非常糟糕，此刻他赤身裸体地站在废弃仓库的中央，背上粘着好大一块橡木地板，听见这个声音就更加气不打一处来了。

他怒气冲冲地转过身。他很想带着碾压众生的尊贵气度冷静地转身，但这种策略碰到这个怪物时永远行不通。既然无论采取什么姿态，他托尔到最后都会备感羞辱和可笑，那他还不如以他觉得最舒服的方式转身呢。

“裹脚布！”他咆哮道，将铁锤旋转着送上天，以惊人的巨大力量扔向那个小怪物，后者正沾沾自喜地蹲在暗处的一小堆瓦砾顶上，身体略略向前倾。

裹脚布抓住铁锤，把它不偏不倚地放在身旁托尔的那堆衣物上。他咧嘴微笑，让一束散射的阳光照得他的一颗牙齿闪闪发亮。这种事不是偶然发生的。托尔昏迷不醒时，裹脚布花了一段时间琢磨托尔过多久会恢复知觉，然后费神费力地把一堆瓦砾搬到这个地方，确定高度并计算他俯身的确切角度。作为一名撩拨专家，他珍惜自己的职业身份。

“是你把我弄成这样的？”托尔咆哮道，“是你——”

托尔搜肠刮肚寻找听起来不像“把我粘在地上”但能表达“把我粘在地上”意思的说法，然而这个停顿最终拖得越来越久，他只好放弃了。

“——把我粘在地上的？”他最后喝问道。他真希望自己没有问出一个这么蠢的问题。

“用不着回答！”托尔又愤怒地说，然后希望自己也没有说出这句话。他使劲跺脚以示强调，建筑物的地基随之震颤。他不确定自己要强调什么，只觉得他必须这么做。尘土在四周轻轻地落下。

裹脚布用他闪亮舞动的双眼望着他。

“我只是执行你父亲给我的指示。”他怪声怪气地模仿谄媚的语气。

“在我看来，”托尔说，“自从你开始服侍我父亲，他给你的指示就越来越奇怪。我觉得你对他施了什么邪法。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邪法，但肯定施了，而且那肯定是非常……”他没能找到同义词，“……邪恶的邪法。”他最后说。

裹脚布的反应像一只听见别人向他抱怨葡萄酒品质的鬣蜥。

“我？”他辩解道，“我怎么可能向你父亲施法？奥丁是阿斯加德诸神中最伟大的，而我是他忠心耿耿的奴仆。奥丁说‘做这个’，我就做这个。奥丁说‘去那儿’，我就去那儿。奥丁说‘去把我的大块头傻儿子从医院里弄出来，免得他再招惹什么麻烦，然后……我也说不准……把他粘在地上什么的吧’，我就一五一十完全照他说的做了。我仅仅是他最谦卑的杂役。无论事情多么琐碎或微不足道，奥丁一声令下我就会去做。”

托尔在人性——更确切地说，是神性或哥布林[1]性——方面算不上一个足够机敏的学生，因此没法争辩说，这种唯命是从的态度实际上就是非常强有力的邪法，足以束缚任何一个人，尤其是一位经常犯错、奢侈无度的老年神祇。他只知道这一切都大错特错。

“好的，”他吼道，“替我带个话给我父亲奥丁。告诉他，我，雷神，要求面见他。而且不是在他该死的医院里！我不会坐在旁边读报看水果，等别人给他重新铺床！你告诉他，托尔，雷神，要会见奥丁，阿斯加德诸神之父，今晚，挑战时分，在阿斯加德仙宫！”

“又来？”裹脚布说，狡黠地斜眼看向可口可乐售货机。

“呃，对，”托尔说，“对！”他愤怒地重复道：“又来！”

裹脚布轻轻叹息——假如你不得不替一个喜怒无常的傻蛋办事，最终听天由命时就会像这样叹息。裹脚布道：“好吧，我会转告他。我猜他不会很高兴。”

“他高不高兴不关你的事！”托尔吼道，建筑物的地基再次颤抖，“这是我父亲和我之间的事。你肯定以为你很聪明，裹脚布，肯定以为我不——”

裹脚布挑起眉毛。他早就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他默不作声，让那束散射的阳光照得他闪动的眼珠发亮。这是最无声胜有声的那种沉默。

“我也许不知道你在搞什么名堂，裹脚布，我也许不知道很多事情，但有一件事我非常清楚。我知道我是托尔，雷神，我不会允许一个哥布林把我当傻瓜戏弄！”

“好的，”裹脚布笑嘻嘻地说，“等你知道两件事的时候，我希望你能比现在聪明两倍。出去之前记得穿好衣服。”他漫不经心地朝身边的那堆衣物打个手势，然后就走了。

[1]哥布林，欧洲民间传说中的怪物，由精灵或人类异变而成，最早出现在中世纪的故事中，具有魔法能力。

第十章

卖放大镜和小折刀的那种商店有个问题，那就是它们往往还会出售其他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比方说德克最后带着走出店门的那个极不可思议的小装置。在此之前，他陷入绝望的两难抉择，一边是内置十字螺丝刀、牙签和圆珠笔的折刀，另一边是内置十三齿软骨锯和氩弧焊铆钉的折刀。

放大镜也虏获了他好一会儿，尤其是屈光度25、高倍数、真空沉积、黄金镀膜镜头并集成一体化手握、卡口和抗蚀涂层的那个型号，然后德克又瞥见一台小型电子易经计算器，被它迷得无法自拔。

他连做梦也没想象过这么一个东西有可能存在。从彻底不知道到痴迷于这东西到真正拥有它只花了德克不到四十秒时间，对德克来说，这个过程不啻于一场顿悟。

电子易经计算器的做工很粗糙，多半是在某个忙着追赶韩国的东南亚国家——而韩国正忙着追赶日本——生产的。这个国家的施胶工艺显然还没进步到能够把东西固定在一起的地步。背板已经脱落一半，必须用胶带把它粘回去。

它的样子很像普通的便携式计算器，但液晶显示屏比一般计算器更大，以容纳周文王对六十四卦的简略评判以及其子周公旦对卦象各爻的解读。这些解读内容出现在便携式计算器的显示屏上可真是非同寻常，尤其是它们通过日文从中文翻译而来，过程中似乎享受了许多冒险。

这个小装置也能当普通计算器使用，但程度有限。它能应付果不大于4的任何运算。

比如1＋1＝2、1＋2＝3、2＋2＝4，以及tan 74≈3.4874144，但大于4的运算只会显示为“黄色充盈”。德克不确定这是编程错误还是某种超出他理解能力的洞见，但无论如何，他都为之疯狂到情愿掏出二十块现金买下的地步。

“谢谢你，先生，”店主说，“这东西非常好。我觉得你会喜欢它。”

“一定会。”德克说。

“很高兴你这么说，先生，”店主说，“你知道你的鼻梁断了吗？”

德克正忙着爱抚他的新玩具，听见这句话抬起头来。

“知道，”他暴躁地说，“我当然知道。”

店主点点头，满意了。

“只是我的很多顾客并不总是知道这种事情。”他解释道。

德克随口说声谢谢，带着他买到的东西快步走出商店。几分钟后，他占据了伊斯灵顿一家咖啡馆角落里的一张小桌，点了一杯量虽小但浓得难以想象的咖啡，试图回顾这一天发生的种种事情。片刻之后，他很确定自己还需要来一瓶量虽小但烈得难以想象的啤酒，并试图把这个加进他的点菜单。

“一杯啥？”侍者问。他的头发非常黑，涂满润发油。他很高，体形相当好，特别酷，酷到懒得听顾客说一句完整的话。

德克重复一遍他的点菜单，然而咖啡馆的音响系统、被打断的鼻梁和侍者难以逾越的酷劲都形成障碍，最后他觉得还是用铅笔把点菜单写在纸巾上比较简单。侍者以被冒犯的神情看了一眼，转身离开。

德克和邻桌半心半意读书的女孩互相友好地点点头，女孩刚才同情地看着他们的这番交流。然后他把今天上午得到的东西摆在桌子上——报纸、易经电子计算器、藏在杰夫·安斯蒂卫生间墙上金唱片背后的信封。他花了一两分钟用手帕擦拭鼻子，轻轻试探它到底有多疼，果是非常疼。他叹了口气，把手帕放回口袋。

几秒钟后，侍者带着一份蔬菜蛋饼和一根面包棒回来。德克说这不是他点的。侍者耸耸肩，说这可不怪他。

德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就这么算了。他说话还是很困难。侍者问德克知不知道他的鼻梁断了，德克说知道，非常感谢关心，他知道。侍者说他的朋友尼尔有次也撞断了鼻梁，德克说希望他疼得要死，这段对话于是画上句号。侍者拿起蛋饼走了，赌咒说再也不会回来。

趁着邻桌女孩转开视线，德克探身过去拿走她的咖啡。他知道这么做百分之百安全，因为她不可能相信这种事真的发生了。他坐在那儿品着温吞的咖啡，让思绪回顾这一整天的经历。

他知道，在向易经——哪怕是电子易经——求助前，他应该尽量先组织一下思绪，让它们好好沉淀下来。

这是个艰巨的任务。

无论他如何尝试整理思绪，冷静而镇定地考虑整件事，他都无法阻止杰夫·安斯蒂的头部在他脑海里无止境地旋转。它不以为然地转了一圈又一圈，像是在伸出手指责备德克。尽管它没有手指可以用来责备德克，但这一点反而更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责备。

德克翻个白眼，企图把思绪集中在皮尔斯小姐神秘消失的难题上，但无论如何都不得要领。他想起皮尔斯小姐为他工作时，动不动就神秘消失个两三天，但报纸不会因此闹得沸反盈天。诚然，那会儿她身边没有东西炸成一朵烟花，就算有，他也不知道。至少她从没专门提到过什么爆炸不爆炸的。

更重要的是，每次想到她的面容——他最后一次见到那副面容是在杰夫·安斯蒂家里的电视上——他的思绪就会立刻落向电视机三层楼底下以每分钟三十三圈速度转动的那颗脑袋。这非常不利于他苦苦追寻适合沉思的冷静情绪。咖啡馆的音响系统播放的喧闹音乐也是一样。

他叹了口气，望着电子易经计算器。

既然他打算整理思绪，那么按时间顺序整理似乎就很不错。他决定先从这一天开始时回顾，那会儿这些恐怖的事情还没发生，至少没有发生在他身上。

首先，电冰箱。

与其他所有事情相比，他觉得冰箱难题已经缩小到一个完全可控的范围。尽管它依然会造成一定的恐惧和负罪感，但他认为他能够以相对冷静的态度直面这个问题。

电子易经计算器的操作手册建议他应该“从灵魂深处”把精神完全集中在“困住”他的难题上，写下来，对着它沉思，享受寂静，一旦达到内心的和谐与平静，立刻按下红色按钮。

但面板上没有红色按钮，只有一个标着“红”的蓝色按钮，德克猜想操作手册说的就是这个按钮。

他把精神集中在问题上，想了一会儿，然后翻遍口袋寻找一张纸，但没能找到。最后他把“我应该买个新冰箱吗？”写在餐巾纸的一角上。接着他又意识到，假如必须等内心达到和谐与平静，那他只怕要在这儿待上一整夜了，于是他继续下去，径直按下标着“红”的蓝色按钮。屏幕一角闪现出一个符号，这个卦象看上去是这样：

3 : CHUN

“3：屯。”

易经计算器小小的液晶显示屏上滚过以下文字：

文王判词：

屯代表起始会遇到困难。犹草叶顶开石块。此时充满意外与障碍，高人会调整方法，就像梳理经纬的线头。正途必将带来胜利。唯有谨慎才能造就初步的优势。利建侯。

上六：

周公曰：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德克思忖片刻，权衡之下觉得它似乎属意于买台新冰箱，出于某种令人惊诧的巧合，这正是他本人打算采取的行动。

黑乎乎的角落里有一部投币电话，几名侍者阴森森地窝在另一个角落里。德克挤过侍者，琢磨着他们让他想起了谁，论是米开朗琪罗《圣家族》[1]里站在圣家族背后的一小撮裸体男子，他们出现在画面里似乎没什么原因，只是米开朗琪罗喜欢而已。

他打给他的一个熟人，他叫诺比·帕克斯顿——至少他是这么自称的，在家用电器批发市场较不景气那一边做生意。德克开门见山。

“诺比，我要台冰箱。”

“德克，我一直留着一台，就怕你哪天问我要呢。”

德克想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诺比，我要一台好冰箱。”

“这台就是最好的，德克。日本造。微处理器控制。”

“电冰箱要微处理器干什么，诺比？”

“让自己保持凉爽啊，德克。我这就派小子们给你送去。我得尽快把它出手，理由嘛，我就不说出来让你头疼了。”

“非常感谢，诺比，”德克说，“问题是我这会儿不在家。”

“主人不在家时登堂入室只是我的小伙子们天生的全套本事之一。事后要是发现少了什么就告诉我。”

“我会告诉你的，诺比。要是你的小伙子们很想拿点什么，那就带走我的旧冰箱吧。它亟须被扔掉。”

“交给我了，德克。你那条街上最近常有那么一两起入室盗窃。对了，这次你是打算付钱呢，还是我直接卸了你的膝盖，省得大家浪费时间和吹胡子瞪眼睛？”

德克永远也无法百分之百确定诺比是不是在开玩笑，他也没什么兴趣测试自己的运气。他向诺比保证，他们下次见面时，他一定会付钱。

“那就尽快见面吧，德克，”诺比说，“说起来，知道吗，你说话很像被人打断了鼻梁。”

一阵沉默。

“你还在吗，德克？”诺比说。

“在，”德克说，“我只是在听歌。”

“烫手山芋！”咖啡馆的音响系统吼道。

“别拾起来。拾起来。拾起来。

快，传出去，传出去，传出去。”

“我说，你知道吗，你说话很像被人打断了鼻梁？”诺比重复道。

德克说他很清楚，谢谢诺比告诉他，咱们回头见。他若有所思地站了一会儿，又飞快地打了两个电话，然后穿过那几个装腔作势的侍者，发现被他偷走咖啡的姑娘占据了他的桌子。

“哈啰。”她意味深长地说。

德克展现出自己最亲切友好的一面。

他非常有礼貌地向女孩鞠躬，摘帽行礼，为自己争取了一两秒时间恢复镇定，然后问她能不能坐下。

“随便坐，”她说，“这是你的桌子。”她宽宏大量地摆摆手。

她个子很小，黑发梳得整整齐齐，大约二十五六岁，好奇地看着桌子中央那杯被喝掉一半的咖啡。

德克在她对面坐下，以商量阴谋似的姿态凑近她。“我猜，”他压低声音说，“你是跟着咖啡找来的。”

“你说呢？”女孩说。

“知道吗，咖啡对你很不好。”

“是吗？”

“是的，是的。咖啡因。牛奶里的胆固醇。”

“我明白了，所以你只是在为我的健康着想。”

“我在为很多事情着想。”德克轻飘飘地说。

“你看见我坐在邻桌，心想‘有个好看的姑娘正在糟蹋自己的健康。我得阻止她伤害自己’。”

“简而言之是这样。”

“你知道你的鼻梁断了吗？”

“知道，我当然知道，”德克气呼呼地说，“每个人都——”“你多久以前弄断的？”女孩问。

“是别人打断的，”德克说，“大概二十分钟前。”

“我看也是，”女孩说，“来，稍微闭一下眼睛。”

德克怀疑地看着他。

“为什么？”

“别怕，”她微笑道，“不会弄疼你的。快，乖乖闭上。”

德克困惑地皱着眉头，闭了一下眼睛。就在这一瞬间，女孩伸出手，紧紧抓住他的鼻子，使劲拧了一下。德克疼得险些爆炸，惨叫声响亮得险些引来侍者的注意。

“恶女！”他叫道，捂着脸踉跄后退，“两面派的恶女！”

“哎呀，别叫了，快坐下，”她说，“好吧，我说不会弄疼你是骗你的，但至少你的鼻梁已经正过来了，否则拖得太久只会更疼。你应该直接去医院，上夹板裹绷带。我是护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吧，我认为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来，让我再看看你。”

德克气急败坏地重新坐下，双手捂着鼻子。过了漫长的几秒钟，他先自己轻轻按了几下，然后让女孩给他检查。

她说：“顺便介绍一下，我叫莎莉·米尔斯。我通常在介入治疗前先报上名字，但有时候……”她叹息道：“就是没时间。”

德克再次用手指抚摸鼻子两侧。

“好像实了哎。”德克最后说。

“直了，”莎莉说，“好好说‘直了’，能让你感觉好一点。”

“直了，”德克说，“对，我干到你的成狗了。”

“什么？”

“我看到你的成果了。”

“很好，”她松了一口气，“很高兴我做到了。我的星盘今早说，我今天无论做什么决定都会是错误的。”

“呃，还好你不相信那些垃圾。”德克没好气地说。

“我不信。”莎莉说。

“尤其是伟大的扎甘萨。”

“哦，原来你也看，是吧？”

“不。看是看，但原因不一样。”

“我是因为今早有个患者临死前请我念他的占星给他听。你是什么原因呢？”

“呃，非常复杂。”

“我明白了，”莎莉怀疑地说，“这是什么？”

“一个计算器，”德克说，“呃，你看，我就不耽搁你的时间了。我欠你一个人情，亲爱的女士，因为你温柔的照护和你借给我的这杯咖啡。但是你看！白昼正在慢慢过去，我相信你的日程肯定排得很满，有许多可怕的身体损伤等着你去处理。”

“没有的事。我上午九点下夜班，一整个白天只需要醒着别睡觉就行，这样到晚上就可以正常入睡了。我无所事事，只能晃来晃去，在咖啡馆找陌生人聊天。而你不一样，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去急诊科就诊。当然，先付了我的账单再走。”

她探出身子，从原先坐的那张桌子上拿起咖啡碟旁的账单。她边看边不以为然地摇头。

“五杯咖啡，非常抱歉。昨晚病房里够累人的，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去去。有个昏迷的病人凌晨时分被转去私立医院。天晓得为什么非要大半夜走，弄出了许多没必要的麻烦。假如我是你，第二个羊角面包我是不会付钱的。我点了，但一直没送来。”

她把账单从桌上推给德克，德克不情愿地叹了口气，拿起账单。

“乱来，”他说，“抢钱般的乱来。另外，看这个情形，外加百分之十五服务费简直就是在嘲笑人。我打赌他们连把刀都不肯拿给我。”

他转身尝试——但没有抱任何希望——召唤在后面糖碗之间消磨人生的那群侍者中的随便哪个。

莎莉·米尔斯拿起她和德克的两张账单，尝试用德克的计算器做加法。

“总数似乎是‘黄色充盈’。”她说。

“谢谢，这个给我。”德克转过身，气呼呼地说。他拿过她手里的易

经计算器放进口袋，然后继续毫无指望地朝那群侍者挥手。

“说起来，你要刀干什么？”莎莉问。

“开这个。”德克说，朝她摇晃又大又厚、透明胶封口的信封。

“我去给你找一把。”她说。旁边另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年轻男人，此人此刻刚好在看别处。莎莉飞快地探身过去，抓起他的小刀，拿过来。

“我欠你个人情。”德克说，伸出手去拿小刀。

她把小刀移到他够不着的地方。

“信封里是什么？”她说。

“你是一位特别自以为是、喜欢刨根问底的年轻女士。”德克怒道。

“而你，”莎莉·米尔斯说，“非常奇怪。”

“仅仅奇怪到，”德克说，“需要的程度。”

“嗯哼，”莎莉说，“信封里是什么？”她依然不肯把小刀递给他。

“信封又不是你的，”德克吼道，“里面是什么不关你的事。”

“但看上去非常有意思。到底是什么？”

“唉，我不打开怎么知道？”

她怀疑地看着他，然后从他手里抢过信封。

“我告诉你，你——”德克警告她，但没能说完。

“你叫什么？”莎莉问。

“我叫简特利。德克·简特利先生。”

“所以不叫杰夫·安斯蒂，也不叫信封上被划掉的其他那些名字？”她皱了皱眉头，看着那些名字。

“不，”德克说，“当然不。”

“所以这个信封也不是你的了？”

“我……这个……”

“啊哈！所以你也特别——怎么说的来着？”

“特别自以为是，喜欢刨根问底。我不否认。但我是私家侦探。别人给我钱就是为了让我自以为是和刨根问底。这份差事不如我希望的那么频繁和有利可图，但我的自以为是和刨根问底是基于职业要求。”

“多么可悲。我觉得把自以为是和刨根问底当爱好比较有意思。所以你是职业人士，而我仅仅是奥林匹克水准的业余爱好者。你看着不像私家侦探。”

“没有一个私家侦探看着像私家侦探。这是私家侦探业的首要规则。”

“但既然没有一个私家侦探看着像私家侦探，那么私家侦探如何知道私家侦探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这里面似乎有个矛盾。”

“对，但不是能让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那种矛盾，”德克愤怒道，“再说，我和其他私家侦探也不一样。我的方法是整体论，这个词语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混乱。我通过调查万物之间本质性的相互联系来破案。”

莎莉只是愣愣地看着他。

“宇宙中的每一个粒子，”德克继续道，他完成热身，情绪激昂起来，“都在影响所有其他粒子，尽管这种影响有可能非常微弱或间接。每一件事物都与所有其他事物相互关联。中国的一只蝴蝶扇扇翅膀，有可能干扰大西洋飓风的轨迹。假如我能拷问这条桌子腿，用某种对我——或对这条桌子腿——来说有意义的方法，那么它就有可能回答与整个宇宙有关系的任何一个问题。我可以完全随机地挑选一个人，问他我拍脑袋想到的随便什么问题，他们的答案——或者没有答案——就能以某种方式撬开我正在试图解答的疑问。困难的仅仅是必须搞清楚该如何诠释它。甚至你，我完全出于偶然遇到的一个人，很可能就知道对我的调查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实，只要我知道该怎么问你就行，但我不知道，要是我愿意花时间琢磨也行，但我懒得想。”

他停顿片刻，然后说：“现在可以把信封和小刀给我了吗？”

“你说得好像什么人的性命就全靠它了。”

德克垂下眼帘，沉默片刻。

“不，确切地说，某个人的性命曾经全靠它。”德克道，语气像是一团乌云短暂地从他们头顶掠过。

莎莉·米尔斯让步了，把信封和小刀递给德克，刚才的精神头似乎消失了。

刀太钝，透明胶也贴得太厚。德克折腾了几秒钟，但就是切不开。

他往后一靠，觉得既疲惫又恼火。

他说："我去问问他们有没有更锋利的刀。"他站起身，信封抓在手里。

"你该去看看你的鼻子。"莎莉·米尔斯静静地说。

"谢谢。"德克说，朝她微微鞠躬。

他拿起账单，前去参观陈列在咖啡馆后部的侍者展览。他受到相当程度的冷遇，因为他不愿在强制性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费之外以任何方式自愿表达个人的赞赏。随后他又被告知，他们只有这一种小刀，只能凑合用了。

德克说声谢谢，穿过咖啡馆走回来。

先前被莎莉·米尔斯拿走小刀的年轻人坐在德克刚才的座位上，正在和莎莉·米尔斯聊天。德克朝她点点头，但她忙着和新朋友交谈，甚至没有注意到。

"……昏迷的病人，"她说，"凌晨时分转去私立医院。天晓得为什么非要大半夜走，弄出了许多没必要的麻烦。对不起，我说得太多了，但这个病人带着自己的可口可乐售货机和大铁锤，这些东西放在私立医院当然完全没问题，但在人手奇缺的健保医院就实在太累人了，我累了就会滔滔不绝。要是我忽然人事不省倒在地上，你能知会我一声吗？"

德克继续向前走，注意到莎莉·米尔斯把她刚才在读的书忘在原先那张桌子上，这本书有什么地方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这是一本精装大书，名叫"像魔鬼一样奔跑"。说真的，这本书大得异乎寻常，书页被翻得有点卷角了，看着更像块四四方方的蛋糕，而不是一本书。封面下半截是常见的设计，枪支瞄准框里有个穿小礼服的女人，上半截完全被烫银印刷的作者名字霍华德·贝尔占据。

德克一时间想不到这本书为什么会吸引他的视线，但他知道封面上的某个细节肯定拨动了他的某条心弦。他瞥了一眼被他顺走咖啡的姑娘，他后来为她付了五杯咖啡和两个羊角面包（一个没送来因此没吃）的账单。她没有在看，于是他也顺走了她的书，把它塞进皮大衣的口袋里。

他回到街上，路过的一只鹰俯冲向他，害得他险些撞上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后者站在似乎只有自行车骑手才能登顶的道德高地上咒骂他。

[1]《圣家族》，米开朗琪罗创作的木板油画。圣家族是基督教对耶稣基督、耶稣的生母圣母玛利亚以及养父约瑟的合称，雕塑、绘画等各类艺术品对他们常有表现。

第十一章

整洁的科茨沃尔德郊区一个整洁的小镇郊外一小片整洁的土地上，开来一辆不怎么整洁的轿车。

这是一辆破旧的黄色雪铁龙2CV，它有过一个细心的主人，但也有过三个鲁得不要命的主人。它开上车道，不情愿得就仿佛它对世界的全部要求仅仅是被扔进临近某个牧场的排水沟，安安静静地在那儿享受有尊严的遗弃生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被迫拖着身躯爬上这条漫长的砾石车道，过一会儿无疑还要拖着身躯一路爬下去，究竟出于什么目的就不是它的智能够想象的了。

它在主宅优雅的石大门前停下，然后慢慢地向后滑，直到车里的人拉了手。轿车不由发出仿佛脖子被掐住的“呃呃”声。

一只铰链上挂着的一扇门打开，危险地晃动起来。车里出来两条腿，这情景要是交给配乐师来处理，非得插入一段烟雾绕的萨克斯风独奏不可，但为什么这样处理也只有这位配乐师才可能理解。然而就眼前这个情况而言，萨克斯风肯定会被卡祖笛之类的怪声淹没，那是这位配乐师给这辆车的行进过程加的音轨。

两条腿的主人以同样方式随后出场，她用轻柔的动作关上车门，然后走进那栋建筑。

轿车就这么被扔在大门口。

几分钟后，一名杂工出来看了看那辆车，他的神态里写满不高兴。由于没有任何更积极的事情可做，他又转身回去了。

没过多久，凯特被领进拉尔夫·斯坦迪什先生的办公室。斯坦迪什是伍德希德医院的首席心理询师和主任医师，他正在打一个行将束的电话。

“对，是真的，”他说，“有时候聪明和敏感得非同寻常的儿童会显得很愚笨。但是，本森夫人，愚笨的儿童有时候也会显得很愚笨。我认为这是您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的，我知道很痛苦。再见，本森夫人。”

他把电话放回一个抽屉，花了几秒钟梳理思绪，然后抬起头。

“你的来访非常突然，呃，谢克特小姐。”他终于对她说。

事实上他先说了前半句“你的来访非常突然，呃——”，然后停下，朝另一个抽屉里看了一眼，才说“谢克特小姐”。

凯特觉得一个人把访客名单放在抽屉里是很古怪的行为，然而这个人显然不愿意把东西堆在他精致但样式极为简洁的黑色白木写字台上，因为桌面上没有任何东西。桌面上空荡荡的，他办公室里的所有平面都是这样。两把巴塞罗那椅之间方方正正地放着一张不锕与玻璃质地的咖啡桌，桌上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内侧墙边两个一看就很值钱的文件柜顶上同样什么都没放。

没有书架——假如有书，大概都藏在毫无特征的入壁式柜子的白色柜门背后；墙上挂着一只纯黑色的画框，画框里什么也没有——可能暂时出现反常了吧。

凯特环顾四周，有点摸不着头脑。

“这儿就任何装饰都没有吗，斯坦迪什先生？”她问。

斯坦迪什一时间被她这种大西洋彼特有的直接风格问住了，但很快反应过来，做出回答。

“我当然也有装饰品。”他说，拉开另一只抽屉，取出一个小猫玩毛球的器模型，稳稳地放在面前的桌上。

“身为一名心理学家，我非常清楚装饰品对人类灵魂的滋养作用。”他宣称。

他把器小猫放回抽屉里，抽屉关上时发出悦耳的咔嗒一声。

“那么——”

他合拢双手放在面前的桌上，用探寻的眼神看着她。

“您愿意见我真是太好了，斯坦迪什先生，时间这么仓……”

“对，对，我们已经明确了这一点。”

“但我相信您肯定知道报纸截期是怎么一回事。”

“就我对报纸的那一点粗浅了解而言，我当然知道，呃——”

他再次打开抽屉。

“谢克特小姐，但是……”

“好吧，这是我接触您的部分原因，”凯特了个可爱的小，“我知道您受累于某些，呃，非常不幸的光，我猜您也许会乐于有一个机会，谈一

谈您在伍德希德医院的工作中更具正面价值的内容。”她笑得非常美。

“我之所以肯见你，完全是因为我的一个好朋友和同事，呃——”

“富兰克林，艾伦·富兰克林。”凯特提醒道，省去了心理学家再次打开抽屉的麻烦。艾伦·富兰克林是一位心理学家，凯特在失去丈夫卢克后接受过他的几次治疗。他警告过凯特，斯坦迪什虽才华横溢，但也很古怪，即便从他这个行当所树立的高标准来说也是一样。

“富兰克林，”斯坦迪什继续道，“向我推荐了你。丑话说在前头，假如这次访问的果是报纸刊出‘恶心怪物出没伍德希德’之类的言，我就，我就……”

“‘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做……’”

“‘但我要做出一些事情来让……’”

“‘全世界惊。’”凯特喜滋滋地说。

斯坦迪什起眼睛。

“《李尔王》，第二幕，第四场，”他说，“我记得应该是‘惊怖’而不是‘惊。’”

“知道吗？我认为您说得对。”凯特答道。

谢谢你，艾伦，她心想。她对斯坦迪什微笑，后者放松下来，露出愉快的高傲神情。真是奇怪，凯特心想，非要压你的那种人反而最容易操纵。

“所以你具体想知道什么，谢克特小姐？”

“您就假设，”凯特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斯坦迪什微微一笑，像是在说，这样的假设不可能让他更加愉快了。

“非常好，”他说，“伍德希德是一家研究型医院。我们专精于照料和研究有着不寻常或前所未闻的症状的病患，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为主。资金通过多个道集。主要方式之一非常简单，就是秘密收治病患并收取高昂得张的费用，他们乐于付款，至少付款后乐于抱怨。事实上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们会让秘密向我们求助的患者完全知晓，我们的费用为何如此高昂。支付那些费用之后，他们当然完全有权抱怨——有权抱怨正是他们花钱购买的特权之一。在某些事例中，双方做出了特殊的安排，比如为了换取我们成为病患财产的唯一受益人，我们保证在病患余生中一直照料他或她。”

“所以你们实际上等于在向天赐怪病的患者发放奖金？”

“太对了。一个非常好的表述方式。我们等于在向天赐怪病的患者发放奖金。我必须记下来。休小姐！”

他拉开一个抽屉，里面显然是内线电话。随着他的召唤，一扇柜门——那其实是一扇房门——开了，通往相邻的附属办公室。如此设计，肯定来自某位从意识形态上憎恶房门的建筑师。一个身材瘦削的女人从这间办公室里顺从地走出来，她年约四十五六岁，脸上没什么表情。

“休小姐，”斯坦迪什先生说，“我们等于在向天赐怪病的患者发放奖金。”

“非常好，斯坦迪什先生。”休小姐说，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随手关上柜门。凯特心想那说不定真的就是个柜子。

“我们目前确实有一些病征极为特殊的患者，”心理学家热情地介绍道，“也许你愿意见一见我们近期的一两位明星？”

“太愿意了。一定非常有意思，斯坦迪什先生，您真是太仁慈了。”凯特说。

“做这份工作，你非得仁慈不可。”斯坦迪什答道，脸上的笑容刚展开又关掉。

凯特尽量不让心中的不耐烦影响言行。她并不喜欢斯坦迪什先生，渐渐觉得他身上有火星人的某种特质。事实上，她唯一真正感兴趣的是搞清楚医院今天凌晨有没有收治一位新患者，假如有，他在什么地方，她能不能见她。

她尝试过更直接的途径，但区区一个电话接线员就难住了她，理由是她报不出想询问的对象的名字。只是问医院里有没有一个高大健壮的金发男人似乎造成了彻底错误的印象。至少她自己坚持认为那是个彻底错误的印象。她给艾伦·富兰克林打了个电话，三言两语之下就设计好这个更巧妙的办法。

“太好了！”犹疑的表情从斯坦迪什先生的脸上掠过，他再次从柜子里召唤出休小姐。

“休小姐，我刚才对你说的话……”

“怎么，斯坦迪什先生？”

“我猜你知道我希望你替我把那句话记下来吧？”

“不知道，斯坦迪什先生，但我很愿意去记下来。”

“谢谢，”斯坦迪什先生表情变得有点紧张，“另外，请收拾一下这儿。房间看上去很——”

他想说房间看上去很乱，但无手术室般的气氛让他卡了。

“反正收拾一下。”他最后说。

“好的，斯坦迪什先生。”

心理学家微微点头，擦掉台面上一抹并不存在的灰尘，再次朝凯特展开脸上的笑容又关掉，然后陪着她走出办公室，来到走廊里。走廊铺着洁净无的浅色地毯，无论谁走上去都会擦出静电。

“来，你看。”斯坦迪什说，朝他们身边的墙壁随便挥了挥手，但没有明确地指出他究竟要她看什么和她应该从中领悟什么。

“还有这个。”他说，指着的似乎是个门铰链。

“啊哈。”他又说，那扇门向他们打开。凯特警觉地发现，这儿每次有门打开时，都会如她所料地让她有点心惊胆战。一个见多识广的纽约记者不该是这个样子，哪怕她仅仅为杂志写旅游文章，而且并不居住在纽约。每次有门打开，她都希望看见大块头的金发男人，这无论如何都不太对劲。

然而从门里出来的不是大块头金发男人，而是一个有着沙黄色头发的小女孩，她大概十岁，坐在轮椅里，被人推着。她脸色苍白，病恹恹的，很，默默地自语。无论她在自语什么，都害得她既担忧又生气，她会在轮椅里翻来翻去，像是想要闪避从嘴里冒出来的字词。凯特见到她就心中一动，冲动之下，她请推着女孩走的护士停一停。

她蹲下，慈爱地看着女孩的脸，这让护士有点小小的高兴，但斯坦迪什先生不怎么高兴。

凯特没有尝试吸引女孩的注意，只是对她露出友善而真诚的笑容，看她愿不愿意做出回应，但女孩似乎不愿或不能有所反应。她的嘴巴无休止地张，似乎完全独立于她面部的其他部分而存在。

凯特更仔细地打量她，发现她那样子，与其说是病恹恹的，很，不如说她疲惫而厌烦，彻底受够了自己。她需要休息一下，需要平静，但她的嘴巴就是动个不停。

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她的视线与凯特相交，凯特收到的信息大致是“非常抱歉，但这种烂事没有尽头，你只能原我了”。女孩深呼吸，听天由命地半闭上眼睛，继续她无休止的自语。

凯特稍微凑近一点，想听清楚她究竟在说什么，但无论如何都听不

清。她疑惑地望向斯坦迪什。

斯坦迪什只说了两个字：“股价。”

惊诧的表情爬过凯特的脸。

斯坦迪什嘲弄地耸耸肩：“昨天的，不好意思。”

凯特很生气，因为医生显然完全误解了她的反应。她连忙扭头望向女孩，借此掩饰不悦。

“您是说，”她多此一举地说，“她只是坐在这儿背昨天的股价？”女孩翻个白眼，不看凯特了。

“对，”斯坦迪什说，“我们找了个唇语师才搞清楚她到底在说什么。我们当然都很兴奋，然而仔细验证之后发现只是昨天的股价，所以有点失望。其实不算特别稀奇的病例。行为异常而已。你一定很有兴趣知道，但……”

“请等一等，”凯特说，尽量说得像是很感兴趣，而不是惊骇莫名，“您的意思是说她在日复一日背什么？闭市股价，还是……”

“不。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性了。她差不多就是在跟踪一天时间内市场的全部波动。只是晚了二十四个小时。”

“但这很不寻常啊，难道不是吗？”

“对，当然。了不起的小把戏。”

“把戏？”

“嗯，身为科学家，我不得不认为，既然信息是可自由获取的，那么她就必然是通过普通道得到的。在这个病例中，我们没必要引入超自然或超感官的元素。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不实体。”

“但有人见到她看报纸吗，或者抱着听筒记录数字？”

她抬头望向护士，护士傻乎乎地摇头。

“没有，从没逮住过她这么做，”斯坦迪什说，“我说过了，一个了不起的小把戏。我确定舞台魔术师或记忆大师肯定能告诉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您询过他们吗？”

“没有。我受不了那种人。”

“难道您真的相信她有可能蓄意做出这种事？”凯特不肯让步。

“相信我，假如你对人类的了解和我一样多，呃——小姐，你就什么都肯相信了。”斯坦迪什用他最有职业风范的语气向凯特保证。

凯特望着小女孩那备受折磨的疲惫面容，什么都没说。

“你必须明白，”斯坦迪什说，“我们在这方面必须保持理性。假如她念的是明天的股价，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那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怪异现象，值得——也必须——进行最面面俱到的研究。我确定我们能毫不费力地为研究找到资金。绝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我懂了。”凯特说，她真的懂了。

她站起身，动作有点僵硬，抚平摆。

“那么，”她说，为自己感到羞愧，“新来的患者是谁？最新收治的是个什么人？”如此毫无逻地突然转变话题让她不而栗，但她提醒自己是以记者身份出现在这儿的，因此这么做并不显得奇怪。

斯坦迪什挥挥手，护士推着轮椅上可怜的病人继续向前走。凯特回头又看了那女孩一眼，然后跟着斯坦迪什走进双开的弹簧门，来到相邻的一段走廊里，这段走廊看上去与先前那段一模一样。

“来，你看。”斯坦迪什又说，这次指着的似乎是窗框。

“还有这个。”他说，指着一盏灯。

他显然要么没听见她的问题，要么存心置若闻。凯特心想，也许他只是在以它应得的轻蔑态度对待它。

她忽然明白了这些“来，你看”和“还有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在请她欣赏这儿的装修品质。窗户是格子窗，做工精致，压条涂着漂亮的颜色；灯具是沉重的哑光金属质地，很可能是合金板材……等等等等。

“非常好。”她很配合地说，发觉用美国口音说的这几个字听上去很奇怪。

“您把这里弄得太舒服了。”她又说，觉得他听见会很高兴。

确实如此。他露出温柔的笑容。

“我们希望能营造一个有品质的照护环境。”他说。

“肯定有很多人排队想进这儿吧，”凯特继续道，咬住这个主题不放，“你们以什么样的频率收治新患者？最近一次是什么时——？”

她的左手连忙按住右手，因为右手想一把掐死她。

他们经过的一扇门开着一条缝，她偷偷地试着向门里看。

“非常好，来，咱们看看这儿。”斯坦迪什立刻说，推开那扇门，里面是个狭小的房间。

“啊哈，很好。”斯坦迪什认出房间里的人。他领着凯特进去。

这位病患依然块头不大，头发也不是金色。凯特开始觉得这趟拜访整个儿就是在消磨她的情感，她有一种感觉，情况不太可能迎来转机。

床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一名护工正在为他整理床铺，凯特从未见过凌乱得如此不可救药和令人不安的男人。事实上，凌乱的仅仅是他的头发，但头发凌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似乎把他的整张长脸都变成了令人惶恐的一团混。

他坐在那儿，似乎颇为自得，然而他的自得之中有某种极其空虚的感觉——他似乎自得于彻底的虚无。他的面前悬着差不多半米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他的自得若是真有什么来源，那就只可能来自盯着虚空看的这一动作。

这里还有一种他在等待什么的感觉。等的究竟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什么事情，还是会在下周发生的什么事情，甚至是地狱冰封后不久和英国电信终于修好了电话系统时才会发生的事情，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对他来说似乎都一样。假如事情发生，那么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假如不发生——他也很满意。

凯特发现这种满足感令她惶恐得几乎无法承受。

“他有什么问题？”她悄悄地说，立刻意识到她这么说就好像他不在场似的，而他很可能完全能够说话。说来也巧，这时那男人刚好开口了。

“哦，呃，嗨，”他说，“好的，行啊，谢谢你。”

“呃，哈啰。”她答道，尽管这个男人的话似乎不太对劲。更确切地说，他说的话本来就不怎么对劲。斯坦迪什对她打个手势，示意她别再说了。

“呃，好的，一个圈就可以了。”满足的男人说。他的语气很平淡，像是仅仅在重复别人教他说的台词。

“好的，要么再来点果，”他又说，“好了，谢谢。”说完，他松下来，回到瞪视空洞的状态之中。

“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病例，”斯坦迪什说，“换句话说，我们只可能认

为这是个独一无二的病例。我很确定我连略微相似的情况都没听说过。事实证明，除了它表现出的症状，我们什么都验证不了，因此我乐于说我们已经省去了企图给它取名的困难。”

“我可以帮埃尔斯先生回床上去吗？”护工对斯坦迪什说。斯坦迪什点点头。他懒得费劲对小人物说话。

护工弯下腰，对患者说话。

“埃尔斯先生？”他静静地说。

埃尔斯先生似乎从白日梦里游了出来。

“嗯——？”他说，忽然环顾四周，似乎非常困惑。

“噢！哦？什么？”他无力地说。

“要我帮你回床上去吗？”

“噢。哦，谢谢，好的。好的，那就太谢谢你了。”

尽管失魂落，但埃尔斯显然有能力自己爬回床上去，护工需要提供的仅仅是安慰和鼓。埃尔斯先生躺好了，护工很有礼貌地朝斯坦迪什和凯特点点头，然后离开房间。

埃尔斯先生立刻恢复那种状态，靠在枕头成的小山上，头部微微向前耷拉，眼睛盯着从床单底下伸出来的瘦骨的一个膝盖。

“给我接纽约。”他说。

凯特困惑地望向斯坦迪什，希望医生能解释一下，但一无所获。

“哦，好的，”埃尔斯先生说，“是541什么的。等一等。”他用平淡死板的声音又念出四个数字。

“这是什么情况？”凯特最后说。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搞清楚。某个家伙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发现的。房间里的电视开着……”

他指着放在床边的便携式小电视说。

“……播到一个闲谈节目，碰巧是直播的。相当不同寻常。埃尔斯先生坐在这儿嘟囔他有多么憎恨英国广播公司——不确定是不是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也许是后来成立的什么频道的节目——表达他对节目主持人的看法，甚至说他认为那家伙是个啥啥啥的直肠，还说他希望这节目完蛋，但是，对，他还是来了。紧接着，忽然之间，他说的内容和电视

里播的内容以某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几乎同步了。”

“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凯特说。

“你要是知道才叫奇怪呢，”斯坦迪什说，“无论埃尔斯说什么，片刻之后，电视里都会有一位叫达斯·霍夫曼的先生说出同样的话来。就好像埃尔斯先生比这位霍夫曼先生早一秒左右知道他会说什么。我不得不说，霍夫曼先生假如知道了，肯定会非常不高兴。我们尝试过提醒这位先生注意，但很难联系上他。”

“这他妈到底在搞什么？”埃尔斯先生平静地说。

“我们认为，霍夫曼先生正在美国西海某处拍电影。”

斯坦迪什看看手表。

“我猜他大概刚在旅馆里起床，正忙着打早间的联电话呢。”他又说。

凯特惊诧地望着斯坦迪什和不同寻常的埃尔斯先生。

“这个可怜人变成这样有多久了？”

“哦，好像五年左右。开始得非常突然。某天他和家里人一起吃饭，忽然开始抱怨他的房车。没过多久又说什么拍得他好不好看。然后他说了一夜梦话，一遍又一遍重复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字词，还说他不喜欢这种写法。可想而知，对他的家人来说，那是一段难熬的时期，因为和这么一位完美主义演员住在一起，而又意识不到这一点。现在看来，他们花了那么久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很惊人。尤其是，他某天早上醒来，开始为了奥斯卡奖感谢他们和制片人还有导演。”

凯特没有意识到，这一天还只是在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做铺垫。她犯了个错误，以为眼下已到达惊骇的高峰了。

“可怜的男人，”她压低声音说，“他这个状态多么凄惨啊。他仅仅活在另外一个人的影子里。”

“他不认为他有任何痛苦。”

埃尔斯先生似乎深陷于一场争论之中，内容大致是“点数”“毛利”“净利”和“豪车”这些词语的定义。

“然而其中的意义难道不是相当异乎寻常吗——”凯特说，“他比达斯·霍夫曼早几秒钟说出这些话？”

“唔，这些全都仅仅是推测。我们只有几个明确的事例能确定相关性，但实在没有机会进一步做更尽的调查。你必须明白，直接相关的那

几个事例也缺乏严格的证明，完全可以解释为纯粹的巧合。其余的多半不过是精心编造的幻想故事。”

“但假如您把这个病例和我们刚才见到的那个女孩放在一起考虑……”

“啊哈，你要明白，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必须单独研究每一个病例。”

“然而两者在同一个范内……”

“对，但病征截然不同。众所周知，假如埃尔斯先生在此表现出的显著预知能力是关于，比方说，苏联领袖，或者更好的，美国总统，那就无疑牵涉重要的国防问题，那我们就必须深入探讨什么是巧合和幻想，而什么不是；然而对象仅仅是个电影演员——而且是个看不出有什么治图谋的演员——因此我认为，我们还是坚持严谨科学的原则吧。”

“那么，”他又说，转身带着凯特离开，“对于埃尔斯先生和，呃，坐轮椅的可爱女孩，叫什么来着，我们恐怕无法给他们太多帮助，我们需要空间和设施来照顾更值得研究的病例。”

凯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跟着他走，傻乎乎地生着闷气。

“啊哈，这就是一个更加有意思和前途无量的病例了。”斯坦迪什说，大踏步地穿过又一道双开门。

凯特努力控制住她的反应，然而就连斯坦迪什这么一个呆滞并且像火星人的怪物，也禁不住觉察到他的听众并不百分之百赞同他。他的举止里多了一丝粗鲁和不耐烦，汇入本就有的粗鲁和不耐烦的洋大海。

两人顺着走廊前行了几秒钟，谁也不说话。凯特在寻找能看似随意地提及最近收治病患的话题的办法，但不得不向自己承认，一连三次企图引入同一个话题，只怕没法维持本次来访看似随意这个至关重要的特性。她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偷看他们经过的每一扇房门，但大多数房门紧闭，没有紧闭的房门里也没什么可看的东西。

经过一扇窗户时，她向窗外望去，看见一辆式货车拐进建筑物背后的一个院子。这辆车之所以会在一瞬间吸引她的注意力，是因为它显然不是面包店或洗衣房的车子。面包店和洗衣房的式货车会在车身上制广告和“面包店”或“洗衣房”之类的文字，但这辆车的车身上是一片空白。它拒绝向见到它的人泄露任何信息，而且明目张胆、毫不避。

这是一辆巨大、沉重、看上去很厉害的式货车，离真正的大货车只有一步之遥，通体涂成深金属灰色。它让凯特想起从阿尔巴尼亚隆隆穿过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而来的暗灰色巨型载重卡车，车身上只印着“阿尔巴尼亚”这几个字。她记得自己琢磨过阿尔巴尼亚人到底在以如此低调的

方式出口什么，然而某次得到机会查证时，她发现他们唯一的出口物是电力——假如她的高中物理知识还没全还给老师，这东西似乎不能装在卡车里运来运去。

这辆看上去很厉害的大货车拐个弯，倒车开向医院的一扇侧门。凯特心想，无论这辆式货车通常运送的是什么，此刻它都即将装载或卸货了。她继续向前走。

几秒钟后，斯坦迪什来到一扇门前，轻轻敲了门两下，探头看了里面一眼，然后示意凯特跟着他进去。

这是一间完全不同的病房。刚进门是个前厅，有一扇能看见主厅的大窗户。这两个房间显然彼此隔音，因为前厅遍布监控设备和电脑，每台电脑都在嗡嗡作响，而主厅里躺着一个睡着的女人。

“埃尔斯佩思·夫人。”斯坦迪什说，显然觉得他正在介绍这里的头号人物。她的病房无疑是那种最好的病房——宽敞，家具舒适而昂贵。到处摆着鲜花，桃花心木床头柜上放着夫人正在编织的东西。

她体态好，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银发女士，身穿一件粉红色的开羊毛衫，半倚在一堆枕头上睡着了。凯特看了一会儿，发现她尽管睡着了，但并未停止一切活动。她闭着眼睛，脑袋安地向后靠，但右手握着一支笔，发狂般地在身旁的大号拍纸簿上写写画画。那只手和轮椅少女的嘴巴一样，似乎是个独立而狂躁的存在物。夫人额头上紧邻发际线之处贴着几个粉红色的小电极，凯特猜测她和斯坦迪什所在的前厅里那些电脑屏幕上舞动的部分读数就来自这些电极。穿白大褂的两男一女坐着盯着监控设备，一个护士站在窗前看着里面。斯坦迪什和他们聊了几句病患的当前情况，众人一致认为情况好得不能再好了。

凯特无法打消她应该知道夫人是谁的那种感觉，但她不知道，于是只好开口询问。

“她是个灵，”斯坦迪什有点暴躁地说，“我以为你应该知道。某种伟力无上的灵。她此刻处于状态，正在自发写作。她在听写。她收到的每一条信息都拥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你没听说过她？”

凯特承认她没听说过。

“呃，那你肯定知道有一位女士声称莫扎特、贝多芬和舒特在向她传音乐作品吧？”

“对，我听说过。几年前的画报上有很多关于她的内容。”

“她声称的内容，怎么说呢，非常有意思——假如你对这类东西感兴趣的话。那些音乐无疑很像那几位先生会在早餐前飞快写的曲子，而不是一个缺乏音乐才能的中年家庭主能够完成的作品。”

凯特怎么能够放过这种傲慢的言论。

“这是性别视的观点，”她说，“治·艾略特就是个中年家庭主。”

“对，对，”斯坦迪什暴躁地说，“但她没有从已故的沃尔夫·阿玛多伊斯[1]那儿听写音乐作品。这才是我想说的重点。请尽量遵这场讨论的逻，不要引入无关的论据。要是我有那么一星半点觉得治·艾略特的例子有利于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我可以保证，我自己就会提出来的。

“我说到哪儿了？”

“不知道。”

“布尔？多丽丝？她叫什么来着？就叫她布尔好了。重点在于，想解决多丽丝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视而不见。没有任何至关重要的事情依赖于它。只有几场音乐会。二流作品。但现在，现在我们面对的，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他压低声音说出最后几个字，转身查看电脑屏幕之间的一个电视监控器。那上面是夫人右手在拍纸簿上写写画画的特写画面。她的手挡住了大部分字迹，但那似乎是某种数学公式。

“夫人，按照她的说法，在听取几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的口。爱因斯坦，海森，普朗克。你很难她的说法，因为这位……没有受过教的女士，她通过自动书写产出的信息，事实上是非常深奥的物理学知识。

“从已故的爱因斯坦那里，我们对时间和空间如何作用于宏观层面的理解越来越完善，从已故的海森和普朗克那里，我们加深了对物质在量子层面上的基本构的理解。毫无疑问，这些知识让我们越来越接近一个难以达到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个关于万物的统一场理论。

“然而科学家就此陷入一个非常有意思、在某种程度上也很尴尬的处境，因为我们了解这些知识的方式似乎与知识本身的含义截然相反。”

“就像利。”凯特突然说。

斯坦迪什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利以为自己是一只鸡。”凯特解释道。

斯坦迪什继续不明所以地看着她。

“您肯定听过吧，”凯特说，“‘我们特别担心利。他以为自己是一只鸡。’‘那么，为什么不送他去看医生？’‘好吧，我们会的，只是我们需要鸡蛋。’”

斯坦迪什看着她，就像发现一棵小但发完全的接骨木忽然从她的鼻

梁底下冒出来。

“你再说一遍。”他用震惊而微弱的声音说。

“什么？从头吗？”

“从头。”

凯特叉着腰，从头说了一遍，这次说得更快，声音里多了一些南方口音。

“精彩绝伦。”等她说完，斯坦迪什感叹道。

“您肯定听过吧，”她说，医生的反应让她稍微有点吃惊，“是个老笑话。”

“不，”他说，“我没听过。我们需要鸡蛋。我们需要鸡蛋。我们需要鸡蛋。‘我们不能送他去看医生，因为我们需要鸡蛋。’多么惊人的洞见，直指人类境况和我们不知疲倦地建构合适的理论以释它的核心论。我的天哪。”

凯特耸耸肩。

“而你说这是个笑话？”斯坦迪什不敢相信地问。

“对，而且还是个很老的笑话。”

“老笑话都是这样的吗？我从来都不知道。”

“呃……”

“我震惊了，”斯坦迪什说，“彻底震惊了。我以为笑话就是胖子在电视上说的东西，从来没仔细听过。我怎么觉得大家都在向我隐真相呢。护士！”

隔着窗户监视夫人的护士被出乎意料地吼了一子，吓得险些跳起来。

“啊，怎么了，斯坦迪什先生？”她说。医生显然害得她很紧张。

“你为什么从不对我讲笑话？”

护士瞪着他，因为做梦也想不到如何回答这么一个问题而惊恐得发抖。

“呃，啊……”

“给我记下来，好吗？以后我要你和医院的其他人员把你们知道的所有笑话都讲给我听，明白了吗？”

“呃，好的，斯坦迪什医生……”

斯坦迪什用困惑和怀疑的眼神看着她。

“你知道一些笑话的，对吧，护士？”他质问道。

“呃……啊……斯坦迪什先生，我好像是知道的。”

“给我讲一个。”

“什么……呃……现在？斯坦迪什先生？”

“就现在。”

“呃……啊……嗯……有个笑话说的是病人那个……啊……那什么……做完……呃……手术后醒来，不怎么好笑……总之是这样的，他做完手术醒来，对医生说：‘医生，医生，我这是怎么了，我摸不到我的腿了。’医生说：‘对，很抱歉，我们不得不切除你的两条手臂。’这就是原因。呃，您明白吗，所以他摸不到他的腿了。”

斯坦迪什面无表情地盯着她看了一两秒。

“写成报告交给我，护士。”他说。

“好的，斯坦迪什先生。”

他转向凯特。

“是不是有个笑话说小鸡过马路还是什么的？”

“呃，对。”凯特模两可地说。她觉得自己卡在某种尴尬的局面里。

“笑话是怎么说的？”

“呃，”凯特说，“说的是‘小鸡为什么要过马路’。”

“所以？然后呢？”

“答案是‘为了去马路的另一边’。”

“我懂了，”斯坦迪什沉思片刻，“小鸡到了马路的另一边以后呢？”

“历史上没有记载，”凯特的大脑运转如飞，“我觉得那就不在这个笑话的范之内了，这个笑话本身关注的是小鸡过马路的行程和小鸡做出这个行为的理由。在这方面有点像日本的句。”

凯特忽然发现自己乐在其中了。她悄悄地对护士使个眼色，护士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

“我明白了，”斯坦迪什再次说，皱起眉头，“这些……呃……笑话，需要预先使用任何形式的人工刺激物吗？”

“这取决于笑话本身，也取决于对谁说笑话。”

“唔，哎呀，我不得不说，你为我打开了一个丰富的新世界，呃，小姐。在我看来，在整个默领域，都能通过细致考察得到好处。显然，我们需要好好梳理一下所有的笑话，确定哪些有着真正的心理学价值，哪些只会导致药物用并及早制止。很好。”

斯坦迪什转身看着一名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他正在查看显示夫人写写画画的那台电视监控器。

“爱因斯坦说了什么有价值的新东西吗？”他问。

研究人员没有从屏幕上移开视线。他答道：“爱因斯坦说，‘你的鸡蛋要怎么吃？包蛋还是水煮蛋？’”

斯坦迪什又沉吟片刻。

“有意思，”他说，“非常有意思。继续仔细记录她写出来的所有内容。走。”最后一个字是对凯特说的，他转身走出房间。

“物理学家，非常古怪的一群人，”他们刚走出病房他就说，“根据我的经验，那些没有真正死去的家伙在某些方面总是非常病态。好吧，下午时间紧迫，我相信你肯定急着回去写你的文章。呃，小姐，我确实有很多事情急需处理，病人也在等待我的治疗。所以，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了——”

“最后一个问题，斯坦迪什先生，”凯特下定决心，去他的，“我们需要特别关注最新情况。也许您能再给我几分钟，咱们去看一看你们最新收治的患者。”

“这个就有点棘手了。我们最近一次收治患者是在一个月前，她入院两周后死于肺。”

“噢，啊。好吧，看来并不怎么激动人心。那么，最近几天没有收治新的患者？没有收治一个格外魁梧、金发、来自北欧、穿毛皮大衣、一把大锤的患者？呃，我只是举个例子，”一个灵感冒了出来，“或者，老患者重新入院？”

斯坦迪什望着她，疑心越来越强烈。

“小姐，呃……”

“谢克特。”

“谢克特小姐，我渐渐发觉你对本院的兴趣并不……”

话说到这里被打断，有人突然推开他们背后的双开弹簧门。斯坦迪什抬起头去看那是谁，神态随之改变。

他凶巴巴地示意凯特让开，一名护工推着特大号的轮床穿过那道门。一名护士长和一名护士紧随其后，给人的感觉是，她们是队伍中的随行人员，而不仅仅是在从事日常工作的护士。

轮床上是个虚弱的老人，皮肤像是遍布细血管的羊皮纸。

轮床后部微微向上抬起，供老人观察从他身边经过的世界，他以平静而慈爱的惊表情看着这个世界。他的嘴巴微微张开，脑袋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轮床的每次颠都会让他的脑袋向左或向右微微摆动。不过，尽管看上去是那么虚弱和倦怠，他散发出来的气场依然十分平静、温柔，像是他掌管着世间的一切。

传递出这种感觉的是他的独眼。被那只独眼扫过的每一件事物，无论是窗外的风景，还是拉着门让轮床不受阻碍地通过的护士，又或是忽然变得谄媚和顺从的斯坦迪什先生，似乎都立刻落入被它统治的域。

凯特琢磨了一下，一只眼睛怎么能够传递出有关眼睛主人如此海量的信息。它毕竟只是白色软骨撑起的圆球，几乎不会随着人的衰老而改变，顶多变得颜色稍微红一点，眼稍微多一点，膜稍微多开一点或多闭一点，但也仅此而已。如水般袭来的信息究竟来自何方？尤其是这位老先生仅有一只眼睛，一层皮膜盖着另一只眼睛的眼窝。

凯特的思路被打断了，因为在那一瞬间，那只眼睛的视线离开斯坦迪什先生，落在她身上。眼神中含的力量大得惊人，她几乎叫出声来。

老人用一个最微弱的手势示意推轮床的护工停下。轮床立刻车，一瞬间，轮子滚动的声音停止，除了远处电梯的嗡嗡声外，万籁俱寂。

接着电梯也停下来。

凯特以眉一笑回应他的眼神，像是在说：“不好意思，我认识你吗？”然后思考她是不是真的认识他。老人的面容有一丝难以摸的熟悉感，但她无论如何都没法确定。她注意到一个细节，尽管老人躺在轮床上，但手底下的床单是真正的亚麻质地，刚被清洗和熨烫过。

斯坦迪什先生清了清子，说：“呃，小姐，这是我们最有价值和……呃……最珍贵的病患之一，他是……”

“您躺得舒服吗，奥德温先生？”护士长好心插嘴道。其实并不需

要。斯坦迪什绝对不会忘记这位患者的名字。

奥丁微微打个手势，示意她安静。

“奥德温先生，”斯坦迪什说，“这是，呃……”

凯特正要再次自我介绍，却忽然吃了一惊。

“我很清楚她是谁。”奥丁用微弱但清晰的声音说，独眼里瞬间闪过的神情，仿佛一罐杀意味深长地盯着一只黄。

她尽量做出庄重和英国人的样子。

“我恐怕，”她傻乎乎地说，“您胜我一。”

“对。”奥丁说。

他朝护工打个手势，他们继续悠闲地在走廊上巡游。斯坦迪什和护士长交换了一个眼神。凯特惊讶地发现，走廊里除了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应该不是凭借魔法突然出现的。他只是站在那儿，等待轮床继续向前走，他的身高——更确切地说，他的身高不足——使得轮床此前一直挡着他。

他被轮床挡住时的情况要好得多。

有些人你一眼就会喜欢上，有些人你觉得随着时间过去也许会慢慢喜欢上，有些人你只想抓起牙棒将其赶得远远的。对凯特来说，这个叫裹脚布的家伙立刻就落进最后那个分类。他咧开嘴，盯着她，不，他更像是盯着一只在她脑袋四周乱飞的隐形苍蝇。

他跑过来；她还来不及阻止，就被他抓住右手；他抓住她的右手，使劲地上下摇起来。

“谢克特小姐，我也同样胜你一。”他说，然后喜气洋洋地顺着走廊跑远了。

[1]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指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他的全名为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

第十二章

这辆看上去很厉害的灰色大货车缓缓驶下车道，穿过石砌院门，庄重地向下一沉，拐弯从砾石车道开上青公路。这条公路是一条蜿蜒的间道路，掉光了叶子的橡树和死气沉沉的树林立两侧，形成冬日的剪影。灰色的阴云像枕头似的在天上堆得很高。式货车庄重地沿着公路行驶，消失在前方的转弯和拐角之间。

几分钟后，黄色雪铁龙出现在院门时就没那么庄重了。它的车轮笨拙地拐上公路的坡面，缓慢而艰难地驶向同一个方向。

凯特心神不宁。

刚刚过去的几分钟实在谈不上愉快。斯坦迪什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也行为怪异，但自从遇到名叫奥德温的患者之后，他赤裸裸地显示出了敌意。这种来自一个本身就很惊恐的人的敌意令凯特惊恐，但他到底在害怕什么，凯特就不得而知了。

“你是什么人？”他逼问凯特，“你怎么会得到在这个行当里备受尊敬的艾伦·富兰克林的引荐？你在调查什么？你做了什么引来奥德温先生的非难？”最后一个问题似乎是最紧要的。

她以巨大的努力让车沿着公路开，雪铁龙颇为困难地驶过一个个弯道，驶过直道时的困难程度也只是略少几分而已。这辆车曾经害她上过法庭，那次它的前轮自作主张出去溜达了一圈，险些导致交通事故。警方证人在法庭上称她心爱的雪铁龙为“被指控的轿车”，这个绰号便一直沿用至今。她格外喜爱这辆“被指控的轿车”有好几个原因。举例来说，假如车门掉下来，她可以自己把它装回去，它要是一辆宝马，你恐怕就没法这么做了。

她很想知道自己看起来是不是和她感觉的一样苍白和，但后视镜在座位底下叮当作响，因此她也就无从得知了。

有人触怒了奥德温先生的念头使得斯坦迪什脸色苍白、心惊胆战，凯特试图否认她有一星半点认识奥德温先生，他却置之不理。“假如真是这样，”他质问凯特，“奥德温先生为什么会明确表示他认识你？你难道指控奥德温先生在？你敢这么说，那就要当心一点了。”

凯特不知该如何是好。与奥德温先生的短暂接触在她看来完全无法解释。然而她也不能否认，这个男人对她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他看着你的时候，你会被彻底看透。但在他令人不安的人眼神之下，还潜藏着更

加令人不安的暗流。之所以更加令人不安，是因为其中充满软弱和恐惧。

至于另一个家伙……

最近有些极度令人作呕的地摊小报热衷于染“恶心怪物出没伍德希德”，显然他就是起因。当然，这些报道让人很不舒服、冷酷无情，除了极少数热衷于让人很不舒服、冷酷无情的事情的人，全国上下都对此置若闻。

这些报道声称附近地区受到某种让人恶心的形“类哥布林”怪物的“威胁”，它时常逃出伍德希德医院，犯下难以言喻的罪行，那些罪行的花样也多得令人惊叹。

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凯特本以为，事情的原是某个可怜的精神病人意外走出医院地界，让几位路过的老太太惊吓了一番，然后沃平区[1]那些雇文人加班加点染了更多事情。此刻心惊胆战之余，她就没那么确定了。

他——它——知道她的名字。

她该怎么应对？

她的应对方式是拐错弯。她心事重重，于是忘记了在回伦敦的主干道那里转弯，然后就只能瞎琢磨该怎么办了。她大可以做个三点调头，沿原路回，然而她已经很久没有用过倒挡了，实话说，她有些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把车换到倒挡。

她试着开上接下来的两个右转弯，看它们能不能带她回到正途，然而她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事实也证明她是正确的。她又开了两三公里，知道自己开错了路，但从阴云中灰色比较浅的那块地方的位置来看，她至少没有开错方向。

过了一会儿，她安心沿着这条新路开下去。按照经过的两块路牌，她已经踏上回伦敦的B线，她也乐于这么做。要是事先给她机会考虑，她很可能会选择这么做，以避开繁忙的主干道。

这趟探访是彻底失败了，还不如在浴缸泡上一个下午。整个体验只能用令她不安来形容，甚至近乎让她害怕。就她真正的目标而言，她得到的完全是个零蛋。拥有一个她几乎无法向自己承认的目标就已经够糟糕了，她花了很大力气才没有让它分崩离。随着天空变得越来越灰暗，徒劳无功的感觉逐渐笼罩了她。

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发疯了。过去这几天，她的生活似乎彻底脱离了控制。当她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是多么脆弱，轻而易举就能被相对较小的雷电或陨石或其他什么东西击碎，她不禁感到惶恐不安。

“雷电”一词似乎毫无先地跳到这个念头的中央。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让它躺在脑海的底部，就像一条毛巾掉在卫生间的地上，而她懒得捡起来。

她望阳光穿破云层。车轮滚过的里程越来越多，阴云压得越来越低，她发现自己越来越频繁地想到企鹅。最后她感到再也无法忍受，觉得必须散步几分钟才能摆脱这种情绪。

她在路边停车，跟在她后面行驶了十七公里的旧捷豹一头撞上来，她的计划就此告吹。

[1]沃平区，伦敦的报业中心。

第十三章

凯特带着她望的震惊和愤怒跳下车，充满活力地跑过去质问后面那辆车的司机，后者也跳下他的车，前来质问她。

“你开车不长眼睛的吗？”凯特对他喊道。他体重有点超标，开车时身穿长皮外套，头戴难看的红帽子，顾两者带来的各种不便。凯特为此有点同情他。

“我为什么要看？”他气冲冲地答道，“你不看后视镜吗？”

“不看。”凯特叉着腰说。

“噢，”她的对手说，“为什么？”

“因为后视镜在座位底下。”

“我懂了，”他咬牙切齿道，“谢谢你对我这么坦白。你有律师吗？”

“事实上，我还真有。”凯特说，声音里带着活力和傲慢。

“他厉害吗？”戴帽子的男人说，“我正缺个律师呢。我的律师进监狱了。”

“呃，你当然不能用我的律师。”

“为什么不能？”

“别搞笑了。那样会产生最明显的利益冲突。”

她的对手抱起胳膊，靠在捷豹的引盖上，不慌不忙地打量周围。冬的晚，天色逐渐暗下来。他把身子探进车里，打开危险警示灯。车尾的色灯光打在路边的矮草上，令矮草闪闪发光，很是漂亮。车头灯埋在雪铁龙的后部，无法正常闪烁。

他重新靠在引盖上，以评判的目光打量着凯特。

“你是一名司机，”他说，“不过，这个词用在此处一点都不贴切，因为，你只是个凑巧占据这辆车驾驶座的人；而这辆车，我愿意不带偏见地严格地称它为一辆车，只要它行驶在路上。而你令人震惊地，甚至可以说难以想象地，欠缺驾驶技能。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没有。”

“我在说你车技很烂。你知道过去这十七公里，你一直在路面上拐来拐去吗？”

“十七公里！”凯特叫道，“你在跟踪我？”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德克答道，“我只是尽量待在路面的这一侧。”

“我懂了。好吧，谢谢你对我如此坦白。你这么做，都用不着我说了，实在令人愤怒。你快点给自己找个好师吧，因为我的师会用滚烫的子钉死你。”

“那我还是给自己找点肉来吧。”

“你一看就是吃多了肉串。能问问你为什么跟踪我吗？”

“你似乎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至少刚开始。起的一百米左右。”

“我要去哪儿和你有什么关系？”

“和我的导航技术有关系。”

凯特起眼睛。

她正要命令他立刻好好地解释一下这个荒谬的答案是什么意思，一辆路过的特塞拉放慢了车速。

司机摇下车窗，探出脑袋。“这是撞车了？”他朝他们喊道。

“对。”

“哈！”他说，加速走了。

一两秒后，一辆标致在他们身旁停下。

“刚才那是谁？”司机问他们，指的是先前停车的那个驾驶员。

“不知道。”德克说。

“噢，”司机说，“你们看上去像是撞车了。”

“对。”德克说。

“我看也是。”司机说完就开走了。

“这年头连过路人的质量都不行了，是吧？”德克对凯特说。

“你的对手可厉害得很，”凯特说，“我还是想知道你为什么跟踪我。你该明白，我很难不把你看作那种极度险恶的人。”

“哦，很容易解释，”德克说，“通常来说我就是。但今天我只是迷路了。一辆特别大的灰色式货车从对面开过来，把马路当作自己家一样，我不得不采取闪避行动。我开进一条侧道，这才躲开它，果就没法掉头了。又拐了几个弯，我彻底迷路了。我的脑子里有一堆念头说，碰到这种事应该查地图，但对它们我只想说：‘哈！要是你没有地图可查怎么办？或者虽然有地图，然而是多尔多的地图？’我的办法是找一辆似乎知道自己在往哪儿走的车——或者最像车的东西——然后跟着它。最后我很少能去我想去的地方，但总会去需要我去的地方。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扯淡。”

“回答得这么直爽。我向你致敬。”

“我想说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这么做，但我不想承认。”

“非常明智，”德克说，“你在这方面不希望泄露太多底细。我对你的建议是假装高深莫测。”

“我不需要你的建议。在你忽然认为朝相反方向开十七公里能带你去某个地方前，你本来要去哪儿？”

“一个叫伍德希德的地方。”

“啊哈，精神病院。”

“你知道那儿？”

“我刚从那儿出来，开了十七公里，还觉得不够远呢。你要进哪个病房？我得知道我该把修车费账单寄到哪儿去。”

“他们没有病房，”德克说，“另外要我说，他们要是知道你管那儿叫精神病院，一定会非常难过的。”

“能让他们难过，我再高兴不过了。”

德克看了周围一圈。

“一个美好的晚。”他说。

“不，一点也不美好。”

“我明白了，”德克说，“看你的气场，允许我说一句，你这一天似乎并没有给你带来丝毫快乐或精神上的充实。”

“太他妈对了，绝对没有，”凯特说，“我这一天过得能让阿西西的圣方各踢儿泄愤。尤其是，除了今天，还有星期二，我上次意识清醒就是那天。这还没完。我漂亮的车子。一大堆烂事里大概只有一点好，那就是至少我没把自己丢在奥斯陆。”

“我看得出这一点让你心情好点儿。”

“我没说它让我心情好。至少它让我没去自杀。有你这种人急着想送我上路，说不定还省了我的麻烦呢。”

“你是我能干的助手，谢克特小姐。”

“别再这样了！”

“别再怎样了？”

“我的名字！忽然之间，我遇到的陌生人一个个都知道我叫什么。你们这些家伙，就不能消停一秒钟，不知道我叫什么吗？一个姑娘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假装高深莫测？似乎只有一个人不知道我叫什么，而我必须向他做自我介绍。够了，”她说，责难地指着德克说，“你没有超能力，所以快告诉我，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你要是不说，我今天是不会放开你的领带的。”

“我的领带又不在你手……”

“这就在了，混球。”

“放开我。”

“你为什么跟踪我？”凯特逼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我跟着你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原因。至于名字，我亲爱的女士，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呀。”

“我没有。”

“我向你保证，就是你。”

“我还抓着你的领带呢。”

“既然你本来要去奥斯陆，但自从星期二便一直不省人事，那么推测可知，希思罗机场二号航站楼值机柜台不可思议地爆炸时你就在现场。这件事被体广泛报道。你丧失了知觉，所以我猜你从头到尾什么都不知道。出于放到极点的冷漠，我本人同样从头到尾什么都不知道，然而今天的种种变故迫使我注意到了它。”

凯特不情愿地放开他的领带，但继续怀疑地盯着他。

“是吗？”她说，“什么变故？”

“令人不安的变故，”德克说着，了身上的灰尘，“即便你亲口告诉我的东西还不足以说明你是谁，但从你同样选择今天前往伍德希德这一点来看，我可以更肯定了。从你那好战和失望的情绪来看，我断定你要找的人不在那儿。”

“什么？”

“你拿着吧，”德克立刻解开领带递给她，“今天早些时候我凑巧碰见收治你的那家医院的一名护士。我与她的第一次相遇，出于各种原因，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迅速束它。然而一两分钟后，我站在人行道上，忙着驱赶本地的野生动物时，那名护士提到的一个词语突然跳进我的脑海，那势头——怎么说呢——就像一道雷电。这个念头疯狂而怪诞，不可能成真。然而和许多疯狂而怪诞且不可能成真的念头一样，既然事实令人惊叹地倾向于它，也就只能当它是个值得考虑的寻常念头那样考虑一下了。

“我回去进一步向那名护士询问，她证实今天凌晨有一位很不寻常的患者转出了医院，显然就是去了伍德希德。

“她还悄悄告诉我，另外有一名患者也想知道他的下落，急切得甚至有些失态。这位患者是凯特·谢克特小姐，我认为你也会同意，谢克特小姐，我的导航方法自有其优点。我也许去不了我想去的地方，但我认为，我最后总会去我应该去的地方。”

第十四章

大约半小时后，附近修车厂来了一个形大汉，他开一辆皮卡，带着拖车和一个儿子。查看完情况，他打发儿子开着皮卡去处理另一个活儿，然后把拖车系在凯特火的车上，自己拖着它去了修车厂。

这一幕让凯特安静了一两分钟，然后她说："假如我不是美国人，他肯定不会这么做。"

他推荐两人去附近的一家小酒馆，他看完雪铁龙的情况就去找他们。德克的捷豹只是损失了前转向灯，而德克坚称他反正也不怎么右转，于是他们开了一小段路去酒吧。凯特不太情愿地坐进德克的车里，看见德克在咖啡馆里从莎莉·米尔斯那儿顺走的霍华德·贝尔作品，于是读起来。几分钟后，他们走进酒馆，她还在琢磨自己有没有读过这本书。

这家酒馆合了英国传统小酒馆的所有特征，黄铜马牌、富美家台面和粗鲁态度一样不少。克尔·杰克的歌声从另一家酒吧传来，和这家酒馆里玻璃杯清洗机的哀怨间奏混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完美搭配它老旧肮脏的油漆墙面的听觉氛围。

德克给自己和凯特各买了一杯酒，然后回去找她，她找的那张角落里的小桌远离身穿T、满怀敌意的胖酒保。

"我读过，"她说，她已经翻完了大半本《像魔鬼一样奔跑》，"至少读过开头几章。其实是几个月前读的了。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在读他的书。反正他的编显然肯定不读。"她抬起头看着德克，又说："虽然我对你没什么了解，但我觉得这不是你会喜欢的书。"

"不是，"德克说，"我，呃，不小心拿错了。"

"大家都这么说，"凯特答道，"他以前相当厉害，当然前提是你喜欢他写的那种书。我哥哥在纽约做出版，他说霍华德·贝尔近来变得很奇怪。我觉得他们都有点怕他，而他很享受这种感觉。似乎没人敢对他说他该彻底掉第十章到第二十七章。还有关于山羊的所有内容。据说他之所以能几百万册几百万册地卖书，原因就是根本没人读。要是买书的人真的读了，下一本出来他们肯定不会买，他的职业生涯也就完蛋了。"

她推开那本书。

"总而言之，"她说，"你很聪明，猜到了我为什么去伍德希德；但你还没说你为什么也要去那儿呢。"

德克耸耸肩。“去看看那儿是什么样子。”他不置可否地说。

“噢，是吗？好吧，我帮你省点麻烦。那地方太可怕了。”

“描述一下。干脆从机场开始说。”

凯特抓起血腥玛丽[1]喝了一大口，沉思片刻，感受伏特加在体内横冲直撞。

“机场的事情你也想听？”她最后说。

“对。”

凯特喝完剩下的酒。

“那我需要再来一杯。”她说，从桌上把空酒杯推给他。

德克勇敢地迎上酒保的厌倦视线，一两分钟后带着加满的酒杯回来。

“好的，”凯特说，“我从猫开始说。”

“什么猫？”

“我必须请隔壁邻居帮我照看的猫。”

“哪个隔壁邻居？”

“死了的那个。”

“我明白了，”德克说，“这样吧，我还是乖乖闭嘴，听你说给我听。”

“好的，”凯特说，“这样最好。”

凯特讲述了过去几天内的所有事情，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意识清醒时经历的所有事情，然后开始讲述她对伍德希德的印象。

尽管她描述的语气充满厌恶，但德克越听越觉得那是他理想中的退休去处，要是有可能，最好明天就去。它合了两大优势，既致力于研究无法解释之事——这正是他长久以来的恶习（他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它，有时候甚至会以成者的愤怒骂它），又允许一个人自我放纵——这个恶习他非常乐意享受。然而他付不起那个钱。

最后，凯特讲述了她如何令人不安地遇到了奥德温先生及其令人厌恶的随从，果德克在听她说完后皱着眉头沉思了足足一分钟。这一分钟有很大一部分花在了内心挣扎上，他在考虑要不要屈服于诱惑，抽上一

支烟。他最近在烟，经常陷入内心挣扎，也经常屈服于诱惑，而且往往毫无预。

他不无得意地决定这次不屈服，但紧接着还是取出了一支烟。为了从皮大衣巨大的口袋里掏出打火机，他先取出他从杰夫·安斯蒂家卫生间偷来的信封。他把信封放在桌上那本书的旁边，然后点燃香烟。

“机场的检票姑娘……”他终于开口。

“她逼得我发疯，”凯特立刻插嘴道，“她在位上像没脑子的机器似的照章办事。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想。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找来的这种人。”

“说起来，她曾经是我的秘书，”德克说，“另外，他们现在似乎也不知道去哪儿找她。”

“噢，对不起。”凯特立刻说，然后反思了几秒钟。

“我猜你要说她其实不是那样的人，”她继续道，“好吧，有可能。我想她只是想将自我从日常工作的折中隔离出来。在机场工作肯定会让你变得麻木不仁。我要不是自己也觉得灰心丧气，肯定会很同情她。对不起，我不知道。所以这就是你想查清楚的事情？”

德克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还有其他事情，”他答道，然后又说，“我是个私家侦探。”

“是吗？”凯特诧异道，然后面露难色。

“你不喜欢？”

“没什么，就是我有个朋友拉低音提琴。”

“这样子。”德克说。

“每次别人见到他抱着那东西折腾，都会说同一句话，气得他发疯。他们会说：‘我打赌你肯定希望自己学的是短笛。’谁也想不到其他人会怎么说。我只是在想，大家都会对私家侦探说什么，这样我就不那么说。”

“不用。一般人的反应是有几秒钟看上去很怀疑，你就表现得很不错。”

“我明白了，”凯特显得很失望，“好吧，关于你的秘书发生了什么，你有什么线索——不，你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德克说，“没有任何想法。只有一张模糊的照片，我不知道该怎么看待它。”他若有所思地摆弄着香烟，视线飘向桌子，落在那本书

上。

他拿起书仔细打量，琢磨是什么样的冲动使得他拿起了书。

“我对霍华德·贝尔确实一无所知。”他说。

他突然改变话题让凯特吃了一惊，但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我只知道，”德克说，“他卖出了很多书，每一本看起来都很像这本。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吗？”

“唔，关于他有些非常奇怪的故事。”

“比方说？”

“比方说他会忽然出现在全美国各个地方的酒店套房里。当然了，没人知道细节，他的手下只会收账单付款，因为不喜欢多问。他们觉得不知道反而比较好。尤其是关于鸡的事情。”

“鸡？”德克问，“什么鸡？”

“呃，据说，”凯特压低声音，俯身凑近他，“他总要酒店送活鸡去他的房间。”

德克皱起眉头。

“这是为什么？”他说。

“没人知道。也没人知道鸡后来怎么了。也没人再见过被送进去的鸡。连，”她凑得更近了，声音又压低了一些，“一根羽毛都没见过。”

德克琢磨着他是不是纯洁和天真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所以人们觉得他对那些鸡做了什么？”他问。

“人们，”凯特说，“连一点想法都没有。他们甚至不敢有任何想法。他们只敢不知道。”

她耸耸肩，再次拿起那本书。

“戴维——也就是我哥哥——还告诉过我一件他的事情，那就是他有个完美的畅销书作家的名字。”

“是吗？”德克问，“此话怎讲？”

“戴维说任何一个出版商看新作者时首先看的都是这个。不是‘他写的东西好不好’，或者‘他写的东西去掉所有形容词还好不好’，而是‘他的

姓够不够短而响亮，而名字只稍微长一点’，明白吗？‘贝尔’是用大号烫银字母印出来的，而‘霍华德’用稍窄一点的字体漂漂亮亮地横在上面。天然的注册商标。这是出版界的魔法。只要有个这样的名字，你能不能写就是个次要的问题了。霍华德·贝尔简直是好上加好。然而你用普通方式写出来，这就是个很平常的名字，这儿就是个好例子。”

“哪儿？”德克说。

“就是你这个信封上啊。”

“哪儿？让我看看。”

“那不是他的名字吗？被划掉了。”

“我的天，你说得对，”德克盯着信封说，“没有了注册商标的样式，我都认不出来了。”

“所以事情和他有关？”凯特问，拿起信封仔细打量。

“我其实也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德克说，“和一份契约有关，还和一张唱片有关。”

“我看得出事情和唱片有关。”

“从哪儿看出来的？”德克厉声道。

“呃，这儿这个名字，尼斯·哈奇，对吧？看见了？”

“哦，对。对，我看见了，”德克仔细看着信封，“呃，我应该知道这个名字吗？”

“唔，”凯特慢吞吞地说，“这就取决于你是不是个活人了。他是‘白羊宫升起’唱片集团的总。名气不如教皇大，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你知道我说的教皇是谁吧？”

“当然，”德克不耐烦地说，“白头发的老小子。”

“没错，就是他。这个信封有过那么多的收信人，里面似乎就缺他一个。这儿有斯坦·切克，他是‘切克、东、海德格尔与德拉科特’事务所的头儿。我知道‘啊呸！’这个客户由他们管账。”

“啊什么？”

“啊呸！‘白羊宫升起’唱片集团控股公司的缩写（ARRGH！）。争取到这个客户让事务所发了大财。”

她望着德克。

“你似乎属于，”她陈述道，“对唱片业和广告业一不通的那种人。”

“正是。”德克友好地低头行礼。

“所以你打算拿它怎么办？”

“等我打开它自然会知道，”德克又问，“你身上有刀吗？”

凯特摇摇头。

“这位杰夫·安斯蒂是谁？”凯特问，“只有这个名字没被划掉。你的朋友？”

德克的脸色有点发白，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提到的那个怪人，‘恶心怪物出没伍德希德’里的主角。再说一遍他是怎么对你说的。”

“他说：‘谢克特小姐，我也同样胜你一。’”凯特努力耸了耸肩。

德克犹豫着权衡了各种想法一会儿。

“我觉得你有可能，”他最后说，“处于某种危险之中。”

“你是说路过的疯子有可能在路上撞死我的那种危险吗？”

“甚至更糟糕。”

“噢，是吗？”

“是的。”

“你为什么这么想？”

“我还没完全想清楚，”德克皱眉道，“此刻我的大多数念头都和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有关，因此我不敢和你分享。但是，我也只有这些念头了。”

“那我可以提供一些别的念头，”凯特说，“洛克·尔摩斯法则是怎么说的来着？‘排除一切不可能的解释，剩下的无论多么不可思议，都必定是真相。’”

“我完全拒绝承认这个，”德克厉声道，“不可能的解释往往有某种统一性，而不可思议的情况总是缺乏这种统一性。别人给过你多少个看似合情合理的解释，然而只有一个方面完全绝对地不可思议？你的本能会说：‘对是对，但他或她就是不会那么做。’”

“呃，说起来，我今天刚刚遇到过。”凯特答道。

“啊哈，这就对了，”德克猛拍桌子，玻璃杯跳起来，“你那个轮椅少女就是个完美的例子。她能凭空接收到昨天股价的想法仅仅是不可能，但必定是真实的，因为她制造了一个无比复杂和费神费力的骗局却对自己毫无好处就纯属完全绝对地不可思议了。前一个想法只需要假设存在某些我们不了解的事物，老天作证，这种事本来就够多的了。但后一个想法完全背我们对人性的基本了解。因此，我们应该强烈怀疑它的真实性和它华而不实的所谓合理性。”

“但你没说你的看法。”

“对。”

“为什么不说？”

“因为听上去很荒谬。然而我认为你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是巨大得恐怖的危险。”

“好极了。你建议我该怎么办？”凯特喝了一口她几乎还没碰过的第二杯酒。

“我建议，”德克严肃地说，“你回伦敦，去我家过夜。”

凯特放声大笑，她不得不掏出面巾纸，擦掉身上的番。

“对不起，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吗？”德克问，被吓了一跳。

“我从没听到过马得这么可笑的勾搭台词，”她对德克微笑，“很抱歉，回答是个地有声的‘不行’。”

他很有趣，她心想，是那种不正常的好玩，但对她来说毫无吸引力。

德克觉得很尴尬。“我觉得这是个恐怖的误会，”他说，“允许我解释一下……”

修车厂的机修工突然带来凯特那辆车的消息，打断了德克的发言。

“修好了，”他说，“其实除了保险也没什么可修的。我说的是没什么新装的东西。你说的古怪声音就是引。不过还能开。你只需要发动起来，松开离合器，然后比你平时预想中稍微多等一会儿。”

凯特有点生硬地感谢他的建议，然后坚持让德克付机修工要收的二十五英镑。

回到外面的停车场，德克再次急切地恳求凯特和他一起走，但凯特坚信她需要的只是一夜安眠，明早醒来一切都会变得清晰透彻，容易掌握。

德克坚持说他们至少应该交换电话号码。凯特答应了，但条件是德克另找一条路回伦敦，而不是跟着她开。

她的车轰鸣着开上公路，德克对她喊道：“千万当心！”

“我会的，”凯特喊道，“要是发生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保证你会是第一个知道的。”

有那么一小会儿，雪铁龙高低起伏的黄色车身在酒吧窗口漏出的灯光下闪着模糊的微光，在沉重的深灰色夜空的映衬下变得分外显眼，但很快就被茫茫夜色吞没了。

德克企图跟踪她，但他的车不肯启动。

[1]血腥玛丽，鸡尾酒名。

第十五章

乌云更加沉重地落向大地，凝聚成阴森森的庞然巨塔，德克胸中的惶恐忽然多得临溢出，他不得不再次打电话给修车厂的那位老。机修工开着皮卡过来，这次来得比较慢，等好不容易出现，他的脾气也因为喝了酒而变得分外暴躁。

他对德克的困境发出几声放的狂笑，然后摸索着打开引盖，自言自语地起什么管、、交流发电机和鸟，但就是坚决不说今晚能不能让这东西重新上路。

德克问不出一个有意义的答案，至少问不出一个他能听懂的答案，只听见机修工在说是什么导致直流电机里的骚动，是什么让燃油出了故障，启动机的运转又是怎么受到干扰，以及计时为何关闭。

德克最后终于听明白，机修工还说过去某个时候有一窝鸟在发动机的某个重要部位筑巢，后来以可怕的方式死去，同时损坏了发动机里的几个重要部件。听到这里，德克开始绝望地思索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注意到机修工的皮卡停在旁边，引没有火，他决定开这辆车上路。他比机修工稍微瘦一点，跑起来也稍微快一点，因此在实施这套计划时只遇到了最少量的一些障碍。

他开上公路，驶入黑夜，三公里后在路边停车。他没关皮卡的车灯，放了轮胎的气，然后藏在一棵树背后。过了十分钟，他的捷豹飞快地拐个弯，经过皮卡，飞快地急车，然后疯狂地倒车开向皮卡。机修工踢开车门，跳下来，跑过去收回他的财产，德克于是抓住机会，从树背后出来，前去收回自己的财产。

他猛打方向盘，扬长而去时残忍的胜利感油然而生，然而某些他无法命名和认清的焦虑感依然在折磨他。

与此同时，凯特已经开进闪烁微弱黄光的车流，这条车流经过城区西部的阿克顿和伊灵，通向伦敦市中心。她慢吞吞地开过西大道跨线，很快向北转弯，驶向樱草山的住处。

她一向喜欢沿着公园开车，黑夜中树木的轮廓能够安慰她，让她望家里床上的宁静感觉。

她找到离家门最近的空闲车位，离家门大约三十米远。她从车里爬出来，存心略过锁车门的步。她从不在车里放任何有价值的物品，她认

为小偷不需要打破玻璃就能发现如此事实对她有好处。这辆车被偷过两次，但两次都被扔在二十米之外。

她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去邻近街道的街角小店买牛奶和垃圾袋。面容和蔼的巴基斯坦店主说她看上去很疲惫，应该早些休息，她表示同意，但回去的路上又拐了个弯，趴在公园的栏杆上，望着黑洞洞的公园看了几分钟，呼吸那冰冷而黏的夜晚空气。最后，她转身走向她的公。她拐上她住的那条路，经过第一盏路灯时，路灯闪了一下就灭了，把她扔在一小团黑暗之中。

这种事总会让人毛骨悚然。

打个比方，一个人忽然想到某个他好些年没想到过的人，然后第二天得知这个人刚刚死去。据说这种事没什么稀奇的。每天都有很多人忽然想到他们好些年没想到过的人，而每天也都有很多人死去。放在美国这么大的一个人口基数里，大数定意味着这个巧合每天都会发生至少十次，然而话虽如此，却不会少亲历者体验到的异感觉。

根据相同的道理，每时每刻都有路灯里的灯泡烧坏，其中肯定有一些刚好在底下有人经过时炸裂。但是道理归道理，亲历者依然会觉得毛骨悚然，尤其是她经过第二个路灯时，发生了相同的事情。

凯特像生了根似的站在那儿。

既然一个巧合有可能发生，她对自己说，那么另一个巧合同样有可能发生。一个巧合紧跟着另一个巧合发生，这也只是又一个巧合而已。两盏路灯炸裂绝对没什么值得惊慌的。她在一条特别友好的小马路上，四周的房屋都灯火通明。她抬头望向身旁的屋子，不幸的是，它前窗里的灯光刚好灭。这无疑是因为住户凑巧选择在这个瞬间离开房间，尽管它只是进一步展示了真正的巧合能巧到什么程度，对她的心情却没有任何改善作用。

街道的其他部分依然沐浴在黄色的灯光下，只是紧靠着她的周围一两米的地方忽然变得漆黑。前方的一团路灯亮光就在几步之外。她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走向那团亮光，但就在她达亮光的中央时，这盏路灯也灭了。

她经过的两栋楼房的住户凑巧也选择这一刻离开临街的房间，马路对面的邻居做了相同的事情。

也许某部很受欢迎的电视剧正好束。肯定是这样。大家都起身，同时关掉电视和灯，引起的电涌炸掉了几盏路灯。差不多就是这样。同一个电涌也害得她心跳加速。她继续向前走，尽量保持冷静。等她回到家里，她要看一眼报纸，搞清楚究竟是什么节目弄炸了三盏路灯。

四盏。

她停下脚步，一动不动地站在黑暗的路灯下。更多的屋子陆续变暗。最让她惊恐的是，它们都在她望向它们时灭灯光。

转动视线——灭了。

她再次尝试。

转动视线——灭了。

无论她望向哪一栋房子，灯光都会立刻灭。

转动视线——灭了。

她忽然惊恐地意识到，她必须阻止自己去看还亮着灯的那些房子。她企图建构的理性解释在她脑海里跑来跑去，尖叫着要出去，她放它们滚蛋了。她尽量只盯着地面，担心她会灭整条马路的灯光，但忍不住偷偷瞥一两眼，确定情况如何。

转动视线——灭了。

她将视线凝固在前方狭窄的行进路线上。这条马路的大多数灯光已经灭。

她和她那栋楼的正门之间还隔着三盏路灯。尽管她尽量移开视线，但还是觉得通过眼角的余光瞥见了她楼下的那套公亮着灯。

那套公住的是尼尔。她不记得他姓什么，只知道他是古交易商和业余贝斯手，喜欢给她提一些她并不需要的装修建议，还偷喝她的牛奶，因此她和他的关系总是维持在轻微霜冻的水平上。然而此时此刻，她祷他在家，会冒出来说她的沙发哪儿不好，而他家的灯光不会在她的视线从面前的人行道上飘过去时灭，她还祷必须经过的剩下的三团等距的亮光也不要灭。

她试着回头看来时的道路。只有黑暗，绵延入夜晚的公园，公园也不再平静，而是饱含威胁；在她的想象中，粗大打的树根丑恶可怖，变幻莫测的垃圾在黑暗中默然烂。

她再次转过身，视线在低空掠过。

三团亮光。

路灯不会随着她的视线而炸裂，只会在她经过时灭。

她闭上眼睛，在脑海中画出下一盏路灯的位置——在她前方的半空中。她抬起头，小心翼翼地再次睁开眼睛，直视隔着厚玻璃放的橙色光芒。

灯光不为所动。

她盯着路灯，强光在视网膜上画出弯弯曲曲的图案。她一步一步提心吊胆地向前走，用意志力命令路灯在她靠近时继续亮着。灯泡还在发光。

她又向前走了一步。灯泡还在发光。她再走一步，灯泡依然亮着。她几乎走到了路灯底下，扭着脖子注视它。

她再次出脚步，看见玻璃里的灯丝闪了一下，随即灭，眼里的余像疯狂跃动。

她垂下视线，尽量勇敢地向前看，但怪异的形状四处跃动，她觉得自己正在失去控制。她跑向下一盏路灯，然而果相同，她刚跑到就被黑暗包围了。她站在那儿息，使劲眨眼，尽量再次平静下来，理清视野里的东西。她望向最后一盏路灯，仿佛看见一个人影站在路灯底下。那是个庞大的身影，跃动的橙色阴影勾勒出它的轮廓。人影的头顶上立着巨大的角。

她以发疯般的专注程度望着暗影的黑暗，突然对着黑暗尖叫：“你是谁？”

一阵沉默，然后一个低沉的声音答道：“你有什么东西能弄掉粘在我背后的地板吗？”

第十六章

又是一阵沉默，但性质然不同，而且有点慌乱。

这是一阵很长的沉默。它紧张地悬在半空中，琢磨自己会从哪个方向被破开。暗沉沉的街道现出孤而备的一面。

“什么？”凯特最后对人影喊道，“我说……什么？”

庞大的身影动了动。凯特还是看不清他，因为橙色灯光留下的蓝色鬼影还在眼前舞动。

“我被，”黑影说，“粘在地板上了。我父亲……”

“是你……你是……”凯特愤怒得前言不搭后语，“你为……所有这些……担责吗？”她转过身，气冲冲地朝街道打个手势，指的是她刚刚经历的这场梦。

“让你知道我的身份是很重要的。”

“哦，是吗？”凯特说，“那好，快点报上你的姓名，我好直接告诉警察，抓你一个蓄意破坏或者别的什么。恐吓罪。寻……”

“我是托尔。我是雷神。雨神。高耸乌云之神。闪电之神。奔涌激流之神。粒子之神。塑造与约束力量之神。风神。作物生长之神。战锤妙儿尼尔之神。”

“是吗？”凯特恼怒道，“很好，毫无疑问，要是你换个更轻松的时刻说这些，我也许会被勾起兴趣，但此时此刻我只觉得生气。给我开灯！”

“我——”

“我说，给我开灯！”

路灯全都亮了，楼房的前窗也都悄悄地重新亮起灯光，这些灯光看样子还有点局不安。凯特头顶上的路灯几乎立刻再次灭。她向人影投去警告的眼神。

“这盏灯很旧了，而且不实。”他说。

她只是继续瞪着他。

“你看，”男人说，“我有你的地址。”他亮出凯特在机场给他的那张纸，像是这就足以解释一切，能让世界恢复正常。

“我——”

“后退！”他喊道，抬起双臂住脸。

“什么？”

随着一阵强风，一只老鹰从夜空俯冲而下，伸出钩爪来抓他。托尔对它拳打脚踢，大鸟最终拍打着翅膀后退，翻个身，险些撞在地面上。它恢复过来，缓慢而强有力地拍打翅膀，重新飞到空中，落在一盏路灯顶上。它用钩爪恶狠狠地抓住路灯，停稳身体，路灯柱在它的爪子底下微微颤抖。

“滚！”托尔朝它吼道。

老鹰蹲在路灯上，俯视着他。一个形怪物，脚下的橙色灯光让它显得加恐怖。灯光在附近的房屋外墙上投射出拍打着翅膀的巨大黑影。它的翅膀上有怪异的环形标志。凯特觉得她好像见过这个标记——但可能只是在梦中；然而话说回来，她无法确定此刻不是置身于梦之中。

毫无疑问，她已经找到她在找的那个男人。同样的魁梧体形，同样的冰封双眼，同样的傲慢恼怒且有点迷糊的表情，但这次他脚上穿着巨大的皮，肩膀上披着带带和皮的毛皮大衣，带角的精钢头盔扣在脑袋上，这次他的怒气没有朝着机场检票女郎发泄，而是涌向落在樱草山一根路灯柱上的一只巨鹰。

“滚，”他又朝它喊道，“这件事超出了我的能力！我能做到的我都做了！你的家族得到了供养。我无法再为你做任何事情了！我没有力量了，我病了。”

凯特忽然震惊地看见魁梧男人的左臂上有几道血口子，老鹰的钩爪刚才插进他的身体，划破他的皮肤。鲜血涌出伤口，就像面包涌出罐。

“快滚！”他又喊道。他用另一只手抹了一把鲜血，把沉甸甸的血滴洒向老鹰。老鹰起背，向后拍打翅膀，但依然站在原处。男人忽然高高地跳上半空，抓住路灯柱的顶端，路灯柱被男人和老鹰两者的体重压得可危。老鹰厉声怪叫，凶恶地啄着男人，男人挥舞另一只手臂，想扫开它抓住路灯柱的钩爪。

一扇门打开了。是凯特那栋楼的大门。向外张望的男人戴着灰色边框眼镜，留着整齐的小胡子。那是尼尔，凯特楼下的邻居，看上去情绪不太好。

“噢，我真心觉得——”他开口道，然而很快发现自己不知道该怎么

觉得了，于是立刻带着他没能得到满足的小情绪回到室内。

魁梧男人积蓄力量，把自己甩出去，飞了很长一段距离，落在邻近一根路灯柱顶上，稍微有点摇晃，但晃动程度还在控制之内，路灯柱被他的体重压得略略弯曲。他蹲下来，瞪着老鹰，老鹰也瞪着他。

“滚！”他再次喊道，朝它挥舞手臂。

“嘎！”老鹰对他叫道。

他一甩胳膊，从毛皮大衣底下拔出一把短柄大锤，把沉重的武器意味深长地在双手之间抛来抛去。锤头是一块粗糙造的钢，尺和形状都像一只大啤酒杯，锤柄是一截手腕粗细的老橡木，手握的位置缠着皮带。

“嘎——啊！”老鹰再次高叫，用锐利的眼神怀疑地打量着短柄锤。托尔开始缓缓地挥动铁锤，老鹰紧张地换脚站立，同步于托尔挥锤的节奏。

“滚！”托尔这次说得很平静，但威胁的味道更加浓厚。他在路灯柱上站直身体，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挥动大锤。他忽然把大锤向老鹰。同一瞬间，老鹰脚下的路灯射出一道高压电流，老鹰嘎嘎叫着飞上天空。铁锤没有击中任何东西，从路灯底下掠过，转个弯飞到半空中，飞向黑洞洞的公园；同时，托尔在抛出沉重铁锤后在路灯柱顶上前后晃动着。他转过身，终于重新站稳。老鹰在半空中疯狂拍打翅膀，控制住身姿，它向上飞翔，然后最后一次俯冲扑向托尔，托尔向后跳下路灯柱闪避，老鹰随即爬升，飞入夜空，很快变成一个小黑点，没多久便消失了。

铁锤从天上落回地面，锤头在铺路石上擦出一串火星。铁锤在半空中翻了两个身，最后落在凯特身旁的地上，锤柄轻轻靠在她的腿上。

一位老太太和她的狗一直在坏掉的那盏路灯下的黑暗中耐心等待，她正确地感觉到的所有兴奋时刻都已过去，于是悄无声息地从他们身旁走过。托尔礼貌地等老太太和狗走远，然后走向凯特，凯特抱着胳膊瞪视着他。经过刚才两三分钟的各种变故，托尔忽然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会儿只能假装若有所思地望着半远不近的某处。

凯特对他产生了一种明确的印象，思考对于他来说是一种与其他事情无关的独立行为，一种需要自己空间的特殊任务。它无法轻而易举地跟诸如走路、交谈和买机票之类的行为合在一起完成。

“咱们最好看看你胳膊的情况。”凯特说，然后领着托尔走上门前台阶。托尔顺从地跟着她。

她打开大门，发现尼尔背靠墙壁站在门厅里，恶狠狠地盯着对面墙边的一台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售货机占据了过道里大得过分的一块空间。

“我不知道我们要拿这东西怎么办，真的不知道。”尼尔说。

“这东西在这儿干什么？”凯特问。

“呃，非常抱歉，我也正想问你，”尼尔说，“我不知道你打算怎么把它搬上楼。实话实说，我完全看不出怎么能做到这个。另外咱们面对现实，等你把它搬上楼，我看你也不会喜欢它的。我知道这东西很摩登，很美国，但你想想看，你有一张漂亮的法国樱桃木桌子，还有那张沙发，我一直叫你拿掉那块可怕的科利尔贝尔盖毯，但你就是不肯听，如果盖毯不在了，沙发也挺好看的。我实在看不出这东西怎么能搭配进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我都不确定我该不该允许你搬上去，我是说这东西太重了，我跟你说过这栋房子里的楼板。我要再想一想，我告诉你，我真的要再想一想。”

“好的，尼尔，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呃，你这位朋友大概一小时前送来的。我不知道他在哪儿，但我必须要说，我很乐意去他的健身房看看。我说我觉得这整件事都很可疑，但他步不让，最后我甚至还给他搭了一把手呢。但我不得不说，我认为咱们需要非常认真地考虑整个问题。我问你的朋友喜不喜欢瓦格纳，但他回答得不太好。所以，我说不准。你打算怎么处理它？”

凯特深吸一口气，示意她魁梧的客人继续上楼，她马上就来。托尔拖着庞大的身躯挤过去，他荒唐的身影慢慢爬上楼梯。

尼尔仔细打量凯特的眼睛，想找到一点线索，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凯特茫然不知所措。

“对不起，尼尔，”她就事论事地说，“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会搬走的。完全是个误会。我明天一定处理好。”

“嗯，那就好，”尼尔说，“但我怎么办呢？我是说，你也看见我的问题了。”

“不，尼尔，我没看见。”

“呃，这个……东西堵在我这儿，那个……人上楼去了你家，这些事情完全打乱了我的生活。”

“我怎么做能让你感觉好一点？”

“呃，没那么简单，懂吗？我是说，我认为你应该稍微想一想，就这样。我是说，所有这些事儿。你之前说你要出门，果我听见洗水响了一个下午。你说你要我怎么想？还有，你总说你的猫怎样怎样，你知道我和猫合不来的。”

“我知道，尼尔。所以我才请隔壁的格雷太太照顾它。”

“对，你看看她怎么样了。死于心脏病发作。格雷先生非常难过，你知道的。”

“我不明白这和我问她能不能照顾我的猫有什么关系。”

“呃，我只是想说他非常难过。”

“对，尼尔。因为他子去世了。”

“呃，我什么都没说。我只是说你应该想一想。还有我们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东西？”他又说，注意力再次转向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

“我说过了，尼尔，我保证明天一早就弄走它，”凯特说，“你要是觉得有用，我也乐意站在这儿扯开门大喊大叫，不过……”

“听我说，亲爱的，我只是想表明一下观点。我希望你们在楼上不要弄出很多怪声音，因为今晚我要练习演奏，你知道我需要安静才能集中精神。”他意味深长地从眼镜框上方给了凯特一个眼神，然后消失在自己的公里。

凯特站在那儿，默默地从一数到十（能记得多少数多少），然后跟着雷神坚定地走上楼梯，觉得自己这会儿既受不了天气也受不了神。芬达精度贝斯弹奏出的《女武神的骑行》[1]随即响起，整栋楼为之颤抖摇晃。

[1]《女武神的骑行》，瓦格纳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名段。

第十七章

德克开着车沿尤斯顿路慢慢向前，果被卡在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晚高峰交通堵塞里。虽然此刻是星期四夜里十点差一刻，但情况依然没有将会改善的迹象。他觉得自己似乎瞥见了什么熟悉的东西。

通知他的是他的潜意识，一个人大脑里令人恼火的那部分，对盘问从来不会做出回答，只会意味深长地拿胳膊肘轻轻推你一下，然后坐在那儿自顾自地哼歌，一个字也不肯说。

“唔，当然了，我刚刚看见了什么眼熟的东西，”德克在脑海里对潜意识嘟囔道，“这条大马路我一个月夜里要走二十趟，阴沟里的每一根火柴梗我估计都认得出。你就不能说得具体点儿吗？”然而他的潜意识不肯屈服，况且也不会说话。它没什么能补充的。灰色式货车在这座城市本来就比比皆是，完全不值得关注。

“哪儿？”德克恶狠狠地问自己，在座位上左右扭动，“我在哪儿看见了一辆灰色式货车？”

哪儿也没有。

他陷在车流里动弹不得，无法朝任何一个方向移动，最不可能的就是前方。他跳下车向后跑，在堵着不动的车辆之间穿，跳起来看他能在哪儿——甚至能不能——瞥见一辆灰色式货车。就算他先前真的见到过，此刻它也躲过了他的视线。他的潜意识坐在那儿一言不发。

车流依然一动不动，于是他继续向后跑，却被一个身材魁梧的摩托快递员挡住了，快递员骑着一辆脏兮兮的大排量川摩托车慢慢向前。德克和快递员短暂地吵了几句，然而快递员听不见争吵中德克这一方的发言，所以德克一败涂地；他最终完全穿过车辆的大潮，潮头已经开始缓缓地向前移动，只有一条车道除外，也就是他那辆车所在的车道，他的车没有驾驶员，无法动弹，正在遭受。

汽车声忽然惊醒他，他晃晃悠悠、上下跳地穿过咆哮的车辆长龙往回跑，忽然觉得自己很像他在纽约街头见过的那些疯子，他们会跑到马路上，向迎面而来的车流述审判日、即将到来的外星人入侵和五角大楼的无能和贪。他把双手举过头顶，开始大喊大叫：“上帝在地上行走！上帝在地上行走！”

这进一步刺激了正在朝一动不动的捷豹按的那些人，气势恢宏的杂音交响乐很快变得越来越响，德克的叫声震全场。

“上帝在地上行走！上帝在地上行走！”他号叫着，“上帝在地上行走！谢谢！”他继续喊道，钻进车里，拉到前进挡，这条堵塞的车流终于开始向前移动。

他琢磨着自己为何如此确定。所谓“天灾”，一个偶然而草率的词语，人们随心所欲地用它处理逻无从解释的尴尬现象。然而特别吸引德克的恰恰就是其中的偶然和草率，因为草率之词——好像没有任何重要的含义——往往会在不经意间泄露严格保密的真相。

一起无法解释的失踪案。奥斯陆和大锤：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巧合，奏响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音符。然而，这个音符在日复一日喧的白噪音里显得分外响亮，另外还有其他的小小音符在奏响同一个曲调。天灾，奥斯陆，大锤。一个带大锤的男人想去挪威，受到阻挡后大发雷，果出现了一场“天灾。”

某个存在物假如永生不死，德克心想，那么到今天肯定也还活着。大体而言，这就是“永生不死”的含义。

一个永生不死的存在物该怎么获取护照？

很简单，具体是如何呢？德克努力想象——随便挑个名字好了——雷神托尔，北欧神，有一把大锤，来到申请护照的办公室，解释他的身份和他为什么没有出生证明。他将会面对的不是然，不是恐慌，不是大声的惊叹，而是空洞的、官体制下的不可能。关键不在于有没有人相信他，而在于他能不能拿出一张有效的出生证明。他要是愿意，可以站在那儿从早到晚施行奇迹，然而说一千道一万，假如他拿不出有效的出生证明，工作人员就只能请他滚蛋。

还有信用卡。

假如——咱们继续使用前面这个随口一说的假设——雷神托尔还活着，而且出于某些原因在英格兰出没，那么全国上下肯定只有他不会三天两头收到美国运通的办卡邀请，当然也不会收到来自这批人的粗鲁威胁——没收你的卡——以及满是奢华又令人讨厌的东西的礼品清单，那些礼品其实多半是使用色塑料加工而成的。

德克觉得这个念头相当令他兴奋。

前提是在人间的神祇只有他一个，然而，你一旦接受了前一个张的假设，这个前提就不大可能了。

但请你稍微想象一下，这个神想离开这个国家，但没有护照和信用卡，只有打雷和天晓得的其他什么能力。出现在你脑海里的景象恐怕就是发生在希思罗机场二号航站楼的那一幕。

然而，假如你是一位北欧神祇，为什么需要搭乘固定航班离开这个

国家呢？肯定还有其他办法，对吧？德克更愿意相信身为一位不尊神，优势之一就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飞来飞去。他记忆中多年前读过的北欧神话里面，诸神动不动就飞到这儿那儿，根本没提过他们会在登机休息室啃难吃的小面包。诚然，当今世界上到处都是空中交通管理员、雷达、导弹预警系统和类似的东西，可是，纵身跳过北海对一位神祇来说似乎不算什么问题，尤其是，假如你是雷神，那么更理所应当，连天气都听你的差，否则你就该问问为什么了。不是吗？

德克脑海深处又奏响一个小小的音符，然后这个音符消失在喧之中。

他琢磨了一会儿当一条鱼是什么体验。从生理上说，他想，自己应该能够得到一些很不赖的洞见，尽管比起他开着一辆旧捷豹挣扎于本顿维尔路的车流之中，鱼更适应于在蓝色海洋里巡游的生活，但他在思考的实际上是鱼的歌声。在过去，鱼能够隔着整片海洋对彼此唱歌，甚至能在一片海洋中对着另一片海洋唱歌，因为声音在水下可以传播极为遥远的距离。但现在不行了，现在没有哪一片海洋不是无时无刻不充满只发动机的隆隆运转声，而因为声音的传播方式，鱼不可能在这样的喧之中听见彼此的歌声和话语。

他妈的那又怎样，这是绝大多数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德克觉得也能理解。说到底，谁稀听一群胖鱼——哦，不对，动物——彼此咕咕的叫唤呢？

但德克一时间只感到无边无际的失落和悲哀。在日复一日搅扰生命的狂乱信息之中的某处，他觉得他或许听见了几个代表着众神意愿的音符。

他向北拐进伊斯灵顿，开始了经过诸多比萨店和房产中介的漫长行程。想到他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暴躁得几乎发疯。

第十八章

乌云坠在半空中，仿佛下垂的胃部，闪电的细长在它漆黑的底部延。不耐烦的雷声不断对着乌云，从它里面掏出几滴油腻腻的雨滴。

天空底下排列着各种各样的荒野塔楼、多节的高塔与尖顶，它们戳向天空，刺激它，撩拨它，直到天空像是即将爆炸，决出恐怖的水，吞没它们。

在闪烁不定的黑暗高处，沉寂的人影在长盾背后伫立卫，恶龙蹲伏着凝视狂暴的天空，而奥丁，阿斯加德诸神之父，走向庞大的钢铁巨门，那里通往他的王国和众神的顶大厅。长着翅膀的猛无声狂吼，欢迎主人回归统治的宝座。闪电在高塔和尖顶之间巡。

伟大、古老和不的阿斯加德神祇回其王国现址的方式会让几百年前处于生命全盛时期的他自己震惊——是的，哪怕是不神祇也有全盛时期，那时他们的力量更加强大，他们和掌控人间，也正是人间的种种需要生了诸神——如今他坐在一辆没有标记的灰色赛德斯大货车里回归。

式货车开到一个隐的地方，停下。

车门打开，一个表情呆滞的迟钝男人爬下车，他身穿没有标识的灰色制服。别人之所以会把他平时做的那些事情托付给他，就是因为他从不问东问西——倒不是生性谨慎什么的，而是因为他根本想不出什么问题好问。他摇摇晃晃地缓慢移动着，像极了一只被人在片里拖着的调。他走到车尾，打开后门——这是个复杂的过程，牵涉好几个拉杆和手柄的协同操作。

后门终于打开，凯特假如在场，片刻间也许会认为车里装载的说不定真是阿尔巴尼亚电能，并因此大吃一惊。迎接希罗——希罗是这个男人的名字——的是一团朦胧的光线，但希罗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每次打开后车门，他等着见到的就是一团朦胧的光线。第一次打开车门时，他只是心想："哦，一团朦胧的光线。哦，好的。"然后差不多就习以为常了，于是他就给自己找到了一张他只要活着就有效的长期饭票。

光线逐渐沉淀，凝聚成一个老人的身影。老人躺在轮床上，在旁边候他的是个矮小男人。假如希罗的脑子能想起他在生活中见过的其他人，一个一个对比过来，就会发现他一生中见过的相貌最邪恶的人就是这家伙了。不过，这个任务困难得超过了希罗的意愿。此刻他只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帮小个子把老人的轮床卸到地面上。

任务顺利地完成。轮床的支撑腿和轮子是运转顺畅的不锕技术创造出的奇迹。它们以互相勾连的复杂动作打开、滚动和转向，把通过台阶和颠之处变成了一整段流畅滑行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块区域的右手边是个宽敞的前厅，前厅装饰着有精致花纹的木板，大理石的火把手傲地立在墙面上。前厅再进去就是顶大厅。大厅左手边是宏伟的内室，奥丁会在那儿梳妆打扮，为夜间的见面做准备。

他厌恶所有这些。“非要逼着我从床上起来。”他自言自语，虽说实际上他带着床一起来了。被迫再听一遍他那个木脑袋的暴脾气儿子各种各样的放废话，那小子不肯、不能也没有足够的智去接受新的现实生活。假如无法接受，那他就必须被消灭，阿斯加德今夜将见证一个不神祇的消亡。“实在太过分了，”奥丁暴躁地心想，“尤其对我这把年纪的人来说。”他的年纪非常大了，但这个大并没有具体的方向。

他只想待在医院里，他喜欢那种生活。让他去那所医院的安排可谓贴心之至，但他也并非不需要付出代价，然而那是必须接受的代价，仅此而已。新的现实已经存在，他学会了该如何适应它们。无法适应的只能自食其果。有得必有失，神祇也不例外。

过了今夜，他就可以无限期地在伍德希德生活了，那会是多么美好。他向希罗表达看法。

“干净的白床单，”他对希罗说，希罗只是漠然点头，“亚麻床单。每天都换的干净床单。”

希罗推着轮床拐弯，爬上一段台阶。

“作为一个神，希罗，”奥丁继续道，“作为一个神，唉，其实很不干净，明白我的意思吗？没人收拾床单。我是说认真地收拾床单。你能想象吗，像我这样的处境？众神之父？没有人，绝对没有人，会进来说‘奥德温先生’——”他对自己哧哧笑道：“知道吗，医院里的人叫我奥德温先生。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和谁打交道。我不认为他们能承受得了，你说呢，希罗？总之，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会进来说：‘奥德温先生，我换好了你的床单，你现在有干净床单了。’从来没有人。大家总在说砸烂这个、那个，或者把什么东西化为粉。成天耀什么东西力量巨大，什么东西开天辟地，什么东西奴役其他东西，但几乎没人关注洗衣房的问题，而我终于醒悟了。我给你举个例子……”

他的回忆暂时被打断，因为轮床来到一扇庞然巨门前。

门的是个汗津津脏乎乎的家伙，他叉着腰挡住他们的去路。裹脚布一直走在轮床前，全神贯注地保持沉默，见状他快步上前，对汗津津的家伙说了几个字，后者不得不弯下腰，红了脸听他说话。汗津津的怪物闪着谄媚的微光，立刻缩回黄色的巢穴里。神圣的轮床继续向前，进入宽阔的厅堂和走廊。狂风在此地呼啸，带出阵阵恶。

“我给你举个例子，希罗，”奥丁继续道，“就拿这个地方当例子好了。瓦尔哈拉……”

第十九章

向北转弯这个策略通常会让事物恢复理性和正常，然而德克依然难以摆脱不祥的预感。

更不妙的是，天开始下起小雨，按理说这应该有助于思考，但这是一场阴森而令人反感的雨，来自那么沉重的天空，只能加笼罩着这个夜晚的闭感和沮丧感。德克打开雨刷，雨刷嘟囔抱怨，因为没有足够的雨水供它们去刷，于是他又关掉雨刷。雨点很快弄脏了挡风玻璃。

他再次打开雨刷，但雨刷依然拒绝认为值得费这个力气，于是叽叽嘎嘎地抗议。街道变得出奇地湿滑。

德克摇摇头。他对自己说："你的想法太荒谬了，果以最糟糕的方式现。你放任自己胡思乱想，连你自己都鄙视这个劲头。你把自己的幻想建立在极少量的，呃，几乎不能称之为证据、仅仅是猜测的基上，连你自己都大吃一惊。"

机场的一起事故。多半有个最简单的解释。

一个男人带着大锤。那又怎样？

凯特·谢克特在医院见到了一辆灰色式货车。没有任何不寻常之处。德克险些撞上它，但那只是最平的生活小插曲而已。

一台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他还没有把这东西纳入考虑范围。

一台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该如何嵌入这些与古代诸神有关的疯狂念头之中？他只有一个想法，但这个想法荒谬得难以言喻，连他自己都拒绝承认。

这时，德克发现他刚好开过了一栋房子，就在今天上午，他在这里见到他的一位客户，客户的头部被割下来放在唱机上转动，凶手是个绿眼恶魔，挥舞着镰刀和以鲜血签订的契约，尔后凭空消失。

他在经过时望向那栋房子，一辆深蓝色宝马轿车正巧从前方的路边起步，他一头撞上去。他不得不在今天第二次出车门，扯开门儿叫起来。

"老天在上，你开车不长眼睛的吗？"他喊道，希望能从一开始就抢了对手最好用的台词。"白痴！"他继续道，连一口气都没，"满大街乱开。根本不长脑子也没带眼睛！横冲直撞的杀人犯！"弄敌人，他心想。

有点像打电话给别人，然后等他们接起来就用试探的语气说：“是谁？哈啰？”德克最喜欢用这个办法消磨漫长而热的午后。他弯下腰，查看宝马车尾明显的坑——非常显眼，真该死，一个崭新的坑。真他妈的作，德克心想。

“看看你对我的保险做了什么！”他喊道，“希望你有个好师！”

“我就是个好师。”一个沉静的声音说，随后响起沉静的咔嗒一声。德克抬起头，一时间吓得魂不附体。柔和的咔嗒一声只是车门关上了而已。

这个男人身穿意大利手工制作的西装，这身衣服同样很沉静。他戴着沉静的眼镜，理着沉静的发型，尽管领带究其本质而言不是个沉静的物品，但他打的领带却依然是这个品类之中一个非常沉静的典型。他从口袋里掏出细长的皮夹子和细长的银色铅笔。他不慌不忙地走到德克的捷豹背后，记下车牌号码。

“您有名片吗？”他边写边说，没有抬起头。“这是我的。”他又说，从皮夹子里取出一张名片，在名片背面写了几个字。“我的车牌号码，”他说，“还有我的保险公司。也许您愿意把您的保险公司名字报给我。要是您不记得了，我会让我的秘书打电话问您。”

德克叹了口气，觉得面对这个人，企图挑起争吵似乎毫无意义。他掏出皮夹子，在各种名片之中翻捡，这些名片似乎从天而降，在皮夹子里蓄积。他考虑了一会儿要不要当斯利·阿洛特，一位远洋游领航顾问，名片上说他来自美国阿肯色，但他想一想还是决定算了。这男人毕竟下了他的车牌号码，尽管德克不记得自己最近交过保险费，但他同样不记得自己没有交过保险费，虽然他很可能没有交过。他取出一张真名片递过去，神态有点儿缩。男人看着名片。

“简特利先生，”他说，“私家调查员。哦，对不起，私家整体论调查员。很好。”

他收起名片，没有进一步了解的兴趣。

德克觉得他一辈子都没受过如此居高临下的对待。就在这时，宝马的另一侧也传来沉静的咔嗒一声。德克望过去，一个戴着红色眼镜的女人站在那儿，对他露出冷冰冰的似笑非笑的表情。今天上午，隔着杰夫·安斯蒂家花园围墙和他交谈的就是这个女人，德克据此推断，这个男人应该就是她丈夫。他考虑了一秒钟该不该把男人撂倒在地，然后严厉而残暴地盘问他们，但忽然间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和消沉。

他向戴红色眼镜的女人微微颌首，算是打了招呼。

“好了，辛西，”男人对女人展开笑容又关掉，“全都处理好了。”

女人轻轻点头，两人回到宝马里，一两秒钟过后，车子不慌不忙地启动，沿着马路开远，最终消失。德克看着手里的名片。克里夫·德雷科特。他在金城一家优秀的师事务所工作。德克把名片塞进皮夹子，沮丧地回到车上，开车回到自己家。他发现一只巨大的金耐心地蹲在他家的门口台阶上。

第二十章

凯特和客人都进了公。她关好门，确定尼尔不会悄悄溜出他自己的公，责难地潜伏在楼梯半中间。尼尔的贝斯持续不断地轰鸣，至少保证了她的隐私。

“好吧，”她恶狠狠地说，“那只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些路灯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啊。”

北欧雷神尴尬地看着她。他必须先摘掉巨大的带角头盔，否则头盔会碰到天花板，在石膏板上留下划痕。他把头盔夹在胳膊底下。

“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是怎么一回事？”凯特继续道，“大锤又是怎么一回事？简而言之，所有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说啊。”

托尔一言不发。他傲慢而恼怒地皱眉片刻，然后似乎有点尴尬地皱眉片刻，最后只是站在那儿对着她血。

有几秒钟，凯特克制住自己内心即将崩的情绪，然后意识到，它反正是要崩，那就索性随它去好了。

“好吧，”她道，“咱们先给你处理伤口。我去拿消药水。”

她在厨房柜橱里翻找，拿着药水瓶回来，托尔见到她就是一句“不要”。

“不要什么？”她暴躁地说，把药水瓶咣当一声放在桌上。

“这个，”托尔把药水瓶推回她面前，“不要。”

“这个有什么不对？”

托尔只是耸耸肩，神情忧郁地望着房间一角。那个角落里根本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因此他盯着那儿看显然出于存心挑。

“听我说，小子，”凯特说，“请允许我叫你小子，你这是……”

“托尔，”托尔说，“神……”

“够了，”凯特说，“你说过你是什么什么神了。我只是想帮你处理胳膊上的伤口。”

“香叶。”托尔说，伸出流血的手臂，但不是朝着她的方向。托尔焦虑地打量着伤口。

“什么？”

“烂的香叶。仁油。苦橙花浸液。巴旦木油。尾草和聚合草。而不是这个。”

他把药水瓶从桌上推到地下，陷入阴郁的情绪。

“好吧！”凯特说，捡起瓶子扔向他。药水瓶砸在他的骨上又弹开，留下一道红色的血印。托尔愤怒地扑向凯特，但凯特步不让地站在那儿，用一根手指指着他。

“你给我待着别动，小子！”她说，托尔站住了。“你还需要其他特别的东西吗？”凯特问。

托尔一时间面露困惑之色。

“这个！”凯特指着他脸上越来越红的瘀伤说。

“报复。”托尔说。

“我来看看我能做些什么。”凯特说，一转身跺着脚出去了。

凯特在托尔看不见的地方忙活了大概两分钟，回来时背后冒着蒸汽。

“好了，”她说，“跟我来。”

她领着托尔走进卫生间。托尔表现出一万个不愿意，但还是跟了上去。凯特背后冒着蒸汽，是因为卫生间里充满蒸汽。浴缸里的泡泡和黏液都快溢出来了。

浴缸上方的小架子上摆着一排瓶瓶罐罐，大部分已经空了。凯特挨个拿起来给托尔看。

“仁油，”她说，翻过来以强调瓶子空了，“全倒进去了。”她指着冒泡的浴缸继续道。

“橙花油，”她拿起旁边的一个瓶子，“由苦橙花蒸提而得。全倒进去了。”

她又拿起一个瓶子。“橘牛奶沐浴油。富含巴旦木油。全倒进去了。”

她逐个拿起罐子。

“尾草和聚合草，”她拿着一个说，“还有香油。一个是护手霜，一个是护发素，但同样全倒进去了，外加一管润唇膏，一些黄瓜洁面，与巴油洁面，拉苏尔泥，海草与木洗发水，维生素E晚霜和一大堆鱼肝油。非常抱歉，我没有名叫‘报复’的东西，但有凯文·克牌激情香水。”

她拔掉瓶塞，把香水瓶扔进浴缸。

“等你洗好了，到隔壁房间来找我。”

她大踏步走出卫生间，随手摔上房门。她在隔壁房间等着，坚定不移地读书。

第二十一章

德克一动不动地坐在车里，瞪着几米外的鹰看了差不多一分钟。他琢磨着下一步棋该怎么走。他心想，这一步必须非常谨小慎微。这会儿，他最不想应付的莫过于一只受惊的老鹰。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鹰。它蹲在那儿，姿态里有着目空一切的尊贵，钩爪紧紧地抓住石阶边缘。它不时用嘴巴整理羽毛，然后凶巴巴地前后扫视街道，抬起一只巨大的钩爪，忧心地将其划过石阶表面。德克非常欣赏这只猛的体形、羽翼和总体而言极为擅长飞行的感觉，不过，要是心自问他喜不喜欢路灯在它呆滞大眼和锋利钩喙上映出的点点光，他不得不承认，他并不喜欢。

它的钩喙是一件强大的武器。

它的钩喙能吓住地球上的任何一种动物，哪怕是已经死了、被装进罐头的那些。它的爪子像是能抓起一辆小型沃尔沃轿车。它蹲在德克家门口等待，扫视街道的眼神既意味深长又意图不轨。

德克考虑他是不是应该猛踩油门，径直离开这个国家。他带了护照吗？没带。护照在家里。护照在鹰背后那扇门背后的某个抽屉里，更有可能，已经丢了。

他可以卖掉房子。此地的房产中介与此地房屋的实际数量正迅速接近相等。他可以找个中介来处理他的房子。他受够了它，受够了它的冰箱、野生生物和它在美国运通公司邮件列表上无法删除的地位。

或者他也可以——他想了想，微微打了个战——去看看这只鹰到底想要什么。这是个好想法。多半是老，或者一只小比特。不过据德克所知，他只有一些脆米花和一块陈年松饼，他不认为这些东西对属于天空的尊贵造物有任何吸引力。他甚至觉得，他在大鸟的钩爪上看见了正在凝的鲜血，但他坚定不移地对自己说别开玩笑了。

他必须下车直面那怪物，解释说他的老用完了，然后承担后果。

他悄无声息地推开车门，偷偷溜下车，垂着脑袋。他隔着引盖瞄了老鹰一眼。鹰没有动地方。也就是说，它没有离开这个街区。它依然在前后左右扫视，眼睛里透着加倍的警惕。德克不知道这家伙在哪个遥远的高山巢穴进修过，学会了留神倾听捷豹车门铰链在卡槽里转动的声音，总之，这个声音肯定没有逃脱它的关注。

停在路边的成排车辆使得德克无法在家门口停车，他小心翼翼地躲在这些车背后向前走。没过几秒钟，将他和那个奇特生物隔开的就只有一辆蓝色小型雷诺了。

然后呢？

他当然可以站起来，大大方方地宣布自己的存在。事实上，他可以走上前说：“我来了，悉听尊便吧。”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雷诺多半都能承受住冲击力。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老鹰见到他会很高兴，朝他做出种种俯冲扑击仅仅是它表达友好的独有方式。当然，前提是，那只友好的鹰就是眼前这只。而这并不大可能。按照德克的估计，无论什么时候，在北伦敦到处乱飞的金只怕都很少。

又或者，它只是凑巧在他家门口休息，享受一小段闲时光，马上就会回到天上翔，去追寻其他鹰在天上翔时追寻的什么目标。

德克很清楚，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此刻他只能冒险一搏。他鼓起勇气，深吸一口气，从雷诺背后站起来，活像一个从地狱深处爬出来的游魂。

鹰这会儿正在看另一个方向，过了一秒钟左右，它转向前方。看见德克，它的反应是响亮地怪叫一声，同时后退几厘米——这个反应让德克有点生气。它飞快地眨了几次眼睛，摆出一副得意的样子，德克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理解它的行为。

他等了一两秒，觉得激动的时刻已经过去，局势又稳定下来，便试探性地向前，从雷诺的车头绕出来。一连串小声的、带着疑问的骗声似乎在空中飘忽不定。过了一会儿，德克意识到这是他自己发出的声音，于是命令自己停下。“你是在和一只鹰打交道，又不是皮。”

就在这时，他犯了个错误。

鹰，鹰或许会有的意图，鹰被认为与小猫不同的诸多特别之处，这些事情完全占据了他的脑海，于是他在从马路走上人行道时精神不够集中，没有注意到脚下因为刚下过雨而变得湿滑。他抬起后脚向前，脚碰到车的保险。他晃了一下，脚下打滑，然后做了一件绝对不该对一只脾气难测的鹰做的事情，也就是展开双臂扑向它。

鹰立刻做出反应。

它毫不犹豫地跳向一边，给德克留了足够的空间，让他可以重重地摔在自家门前台阶上。然后，它用轻蔑的眼神俯视德克，这个眼神会让一个卑微的人——或者至少是一个此刻正抬头看它的人——羞愧难当。

德克痛苦地呻吟着。

他的太阳穴重重地撞上台阶边缘，他觉得，就算没有今晚的各种烂事，光是这一下就足够打倒他了。他躺在那儿息了一两秒，最后沉重地翻个身，用一只手捂住脑门，另一只手捂住鼻子，抬起头惊恐地望着那只巨鸟，苦地思考着自己的工作条件。

很明显，德克明白他此刻并不需要害怕这只鹰，因为这只鹰仅仅用困惑和诧异的疑问眼神打量着他。他坐起来，再慢慢地拖着身体站起来，擦掉和拍掉大衣上的一些灰土。他在口袋里搜寻钥匙，打开正门的锁，正门似乎不怎么牢靠。他等着看鹰接下来的反应。

鹰轻轻扑腾翅膀，从门上跳下来，飞进门厅。它环顾四周，带着少许厌恶扫视见到的一切。德克不知道鹰见到人类的门厅是不是都是这种反应，但他不得不承认，做出如此反应的并不仅仅是这只鹰。杂乱倒是没那么严重，不过笼罩这儿的某种冷酷的气氛，往往会搞坏访客的心情，鹰对这样的影响显然并不免。

德克拿起门垫上的一个大信封，打开看里面是不是他以为的东西，随即意识到墙上少了一画。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画，只是他在卡姆登市集发现的一小日本画。他挺喜欢这画，不过重点在于这画不见了。墙上的挂钩空了。他发现还少了一把椅子。

这个发现的意突然跳进脑海，他飞快地跑进厨房。厨房里明显少了各种各样的用具。几乎没用过的赛巴迪成套刀具、食品加工机和卡带收放机全都不见了，然而他确实有了台新冰箱。冰箱无疑是诺比·帕克斯顿那帮凶极恶的暴徒送来的，他必须像平时一样开个失物清单。

不过，他毕竟有了台新冰箱，这让他卸下了好大一心事。整个厨房里的气氛也松下来。紧张的感觉消除了。空气中甚至有了一种轻盈和灵动的新感觉，那堆旧比萨盒甚至也受到触动，斜靠在墙上的角度显得扬扬自得，而不是阴沉压抑。

德克高兴地拉开新冰箱的门，欣喜地发现它完全而彻底是空的。冰箱里的灯照在无比干净的蓝色与白色内壁上，照在闪闪发亮的合金架子上。他太喜欢这台冰箱了，立刻决定要一直保持这样。他不会把任何东西放进冰箱。他的食物必须摆在光天化日之下。

很好。他关上冰箱门。

背后响起的刮擦声和翅声提醒了他，他正在招待一只来访的鹰。他转过身，发现鹰站在厨台上，盯着他。

现在他已经有点习惯了，而且也没有遭受他以为或许会遭受的凶狠袭击。比起刚开始那会儿，情况似乎没那么恐怖了。这依然是一只相当可怕的鹰，但它或许比他原本想象的稍微温顺一些。他放松了一点，摘

掉帽子，脱掉大衣，把它们扔在椅子上。

鹰似乎意识到德克可能误解了它的意思，对德克伸出一只钩爪。德克忽然惊恐地发现，它的钩爪上确实沾着一些非常像凝固的鲜血的东西。他连忙退开。鹰完全站了起来，开始伸展庞大的翅膀，翅膀伸得越来越宽。它非常缓慢地拍打它们，身体向前倾斜以保持平衡。德克做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想到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拔腿冲出厨房，的一声关上身后的门，把门厅里的桌子顶在门上。

门背后立刻响起可怕的抓声、嘎嘎叫声和翅膀拍打声。德克用后背顶住桌子，气。过了一会儿，巨鸟正在做的事情让他担忧起来。

他觉得鹰似乎在用身体冲撞那扇门。每隔几秒钟，整个模式就会重复一遍——先是翅膀使劲拍打，然后呼呼飞翔，最后是恐怖的轰隆一声震响。德克不认为它真能撞破那扇门，但害怕它会把自己活活撞死。那东西似乎因为某件事情而非常狂躁，但德克完全想象不出那可能是什么事情。他尽量镇定下来，梳理思路，想清楚接下来该怎么办。

他应该打电话给凯特，确定她好不好。

嗖——轰隆！

他应该打开他一整天带在身上的信封，看一看里面的内容。

嗖——轰隆！

为此他需要一把锋利的刀子。

嗖——轰隆！

三个颇为尴尬的念头接二连三地跳进脑海。

嗖——轰隆！

首先，家里仅有的锋利刀子——假如诺比那帮搜刮者没全部拿走——都在厨房里。

嗖——轰隆！

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肯定能在屋里找到什么东西将就一下。

嗖——轰隆！

其次，信封在大衣口袋里，而大衣搭在厨房里一把椅子的椅背上。

嗖——轰隆！

第三个念头和第二个很接近，与记着凯特电话号码的那张纸的位置有关。

嗖——轰隆！

哎呀我的天。

嗖——轰隆！

德克对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感到非常非常疲惫。大难即将临头的感觉让他深感不安，但他无论如何就是找不到这种感觉的根源。

嗖——轰隆！

好吧，既然他现在知道必须怎么做了……

嗖——轰隆！

……那么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做。他默默地拉开堵住房门的桌子。

嗖——

他一猫腰，猛地拉开门，灵巧地从鹰的身体底下钻进去，而鹰飞进门厅，撞在对面墙上。他在厨房里再次关上门，从椅子上抓起大衣，把椅背卡在门把手底下。

嗖——轰隆！

门这一侧的损毁既可观又惊人，德克认真地担忧起上述行为如何反映了巨鸟的心智，或者这种行为要是继续下去将会如何影响巨鸟的心智。

嗖——轰隆！

同样的念头似乎也闪现在巨鸟的脑袋里，它狂乱地嘎嘎怪叫，用钩爪使劲挠门，很快又陷入愤怒和挫败的沉默之中。如此情况持续了近一分钟，几乎与先前的闹腾一样令人不安。

德克琢磨着它在干什么。

他小心翼翼地走到门口，悄悄把椅背向后挪了挪，这样他就可以从钥匙孔向外看了。他蹲下来，从钥匙孔向外张望。刚开始似乎什么都看不见，钥匙孔肯定被堵住了。紧接着，门外有一道光闪过，突然揭示出令人惊恐的真相：鹰的一只眼睛也凑在钥匙孔上，它正忙着窥视他呢。德克震惊得险些翻倒在地，从门口退开，感觉到一丝恐惧和厌恶的情绪。

对于一只鹰来说，这个行为未免太有智了，对吧？没错吧？他该如何找到答案？他想不出他能打电话给哪个鸟类学家问一问。他的参考书全都堆在屋子的其他房间里。他想不出他如何能故重施而不受，尤其当他的对手是一只搞清楚了钥匙孔的用途的鹰。

他回到厨房水槽边，找到一块抹布。他把抹布叠成小方块后打湿，首先擦拭血的太阳穴——太阳穴明显肿了起来，接着擦拭他依然酸痛的鼻子——过去这大半天，他的鼻子一直肿得厉害。这只鹰也许相当敏感，一看到德克的脸处于目前这种饱受折磨的状态，就反应糟糕，就此丧失理智。德克叹了口气，坐下来。

他的注意力随即转向凯特，他尝试打电话给她，但接听的是一台机器。机器用非常美的声音欢迎他在“哔”一声后留言，但也提醒他，她几乎从不听留言，有话还是直接说比较好，然而她不在家，所以他做不到，因此他最好换个时间再打电话。

“真是谢谢你了。”他心想，放下电话。

他忽然意识到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今天一直在尽量推迟打开信封的时间，因为他担心自己会在信封里发现什么。并不是说这个念头很吓人——尽管它确实很吓人，一个人竟把自己的灵魂卖给挥舞镰刀的绿眼怪人，这正是环境证据所极力暗示的情况——更糟糕的是，它极其令人沮丧：你必须把灵魂卖给挥舞镰刀的绿眼怪人，才能换取在大热金曲的版税里分一杯。

情况看起来就是这样。对吧？

德克拿起另一只信封，也就是刚才在门垫上等他回家的那个，由伦敦一家大型书店通过快递送来，德克在这家书店有个账户。他取出信封里的东西，里面是《烫手山芋》的一份乐，词曲作者为科林·佩恩顿、菲尔·穆尔维尔和杰夫·安斯蒂。

歌词，呃，很直白。重复性的放克旋传递着简单的威胁感和没心没肺的愉悦感，这种感觉在去年天风了整个市场。歌词是这么写的：

烫手山芋，

别拾起来，拾起来，拾起来。

快，传出去，传出去，传出去。

你不想被逮住，被逮住，被逮住。

快扔给别人。谁？是谁？随便谁。

大坏蛋来时它最好不在你手上。

我说了，大坏蛋来时它最好不在你手上。

那是个烫手山芋。

等等等等。重复的短句在两名乐队成员之间来回传递，电子鼓击打得越来越重，当时还拍了个跳舞的音乐视频。

就这些吗？这算什么交易？勒普顿街一栋铺树地板的漂亮房子和一段破裂的婚姻？

自浮士德和菲斯特的伟大时代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时候，一个人出卖灵魂就能够获得全宇宙的知识，实现心中的所有野心，还能享受肉体上的一切快乐。而现在，仅仅是几张唱片的版税、几件时的家具、一件挂在卫生间墙上的纪念品，果呢？咔嚓，脑袋被掉了。

所以交易到底是什么？山芋契约究竟是什么？谁得到了什么，又是为什么？

德克在抽屉里找到面包刀，再次坐下，取出大衣口袋里的信封，割开层层叠叠的封口胶带。

从信封里掉出来厚厚一文件。

第二十二章

就在电话响起的同一时刻，凯特家客厅的门打开了。雷神企图跺着脚走进客厅，但实际上几乎是飘进来的。他显然在凯特倒进浴缸的那堆东西里彻底泡了一遍，然后重新穿戴整齐，撕了凯特的一件睡袍来包扎手臂。他漫不经心地将一把泡软的橡木碎屑扔到客厅的角落里。凯特决定暂时不去理会他的蓄意挑和电话铃声。前者她自己能应付，后者她有一台机器应付。

“我在读你的材料，”她质疑雷神道，“你的胡子呢？”

他拿过凯特手里的一卷百科全书，看了一眼，轻蔑地扔到旁边。

“哈，”他说，“我剃掉了。在威尔士的时候。”想到那段记忆，他皱起眉头。

“老天在上，你去威尔士干什么？”

“数石头。”他耸耸肩，转身盯着窗外。

他的神态中包含某种巨大而忧郁的焦虑。凯特忽然感到一阵有点像是恐惧的情绪，有时候，人们产生这种情绪是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对于雷神，情况估计正好反了过来。外面的天空无疑也露出不安和阴沉的样子。

她的反应忽然变得非常困惑。

“对不起，也许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傻，”凯特说，“但我真的有点糊涂了。我不习惯晚上跟一个一周里有一天用他的名字命名[1]的人待在一起。所以你在威尔士数的是什么石头？”

“所有石头，”托尔低声吼道，“从这个大小……”他用食指和指的指尖比出五厘米左右的间距，“……到这个大小。”他抬起两只手，比出一米左右的间距，然后放下胳膊。

凯特茫然地望着他。

“呃，一共有多少块？”她说，这时候不问似乎就不太礼貌了。

他愤怒地转向她。

“你想知道就自己数去！”他叫道，“我花了好多好多好多年数石头，

所以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以后也只有我才知道，要是我人就说答案，那还有什么意义呢？你说是吧？”

他扭头继续看窗外。

“总而言之，我一直很担心。我觉得我数到中格拉摩根[2]的某个地方时好像忘记了数字。但我绝对不会，”他吼道，“重头再数一遍！”

“呃，你一开始到底为什么会去做这么了不起的事情呢？”

“这是我父亲交给我的重任。一项。一场救。”他愠怒道。

“你父亲？”凯特说，“你说的是奥丁？”

“最高的神，”托尔说，“阿斯加德众神之父。”

“你是说他还活着？”

托尔转身看着她，就像在看一个白痴。

“我们是永生不的。”他淡然道。

楼下的尼尔选择在这个时刻束了他轰隆隆的贝斯演奏，劫后余生的屋子似乎用怪异的寂静唱起了歌。

“你们想要的是不神祇，”托尔用低沉而平静的声音说，“你们得到的就是不神祇。对我们来说有点不公平。你们要我们永生不死，于是我们就永生不死。然后你们忘记了我们。但我们依然永生不死。现在，终于，很多神已经死去，很多神正在死去。”然后他又平静地补充道：“但需要付出一些特别的努力。”

“我甚至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凯特说，“你说我，我们……”

“你当然可以理解，”托尔愤怒地说，“所以我才会来找你。你知道绝大多数人几乎看不见我，几乎根本不会注意到我吗？不是因为我们隐身。我们就在这儿。我们在你们中间行走。我的子民。你们的神。你们让我们诞生。你们让我们成为你们自己不敢成为的人。但你们不愿承认我们。我来到这个……你们只为自己而不是为我们打造的世界，走在你们的街道上，几乎不会有人朝我多看一眼。”

“在你戴着头盔的时候吗？”

“尤其是在我戴着头盔的时候！”

“呃——”

“你嘲笑我！”托尔吼道。

“对一个姑娘来说，你确实很好笑，”凯特说，“我不知道——”

房间似乎忽然抖了一下，然后屏住呼吸。凯特所有的内脏都使劲摇晃了一下，然后定在那儿不敢动弹。可怖的寂静突然降临，一盏蓝色台灯从桌上慢慢翻倒，落在地上，爬到一个黑暗的角落里，惶恐不安地蜷缩成小小的一团。

凯特盯着它，尽量保持平静。她觉得像是有一团冰冷的果冻在沿着皮肤流。

“是你做的吗？”她用颤抖的声音说。

托尔看上去既震怒又烦恼。他道：“别惹我对你生气。你运气很好。”他转开视线。

“你说什么？”

“我说我希望你跟我走。”

“什么？那是怎么回事？”桌子底下有一只迷惘的小猫，令人困惑的是，它不久前还是一盏蓝色台灯。

“我无能为力。”

凯特忽然感到疲惫、困惑又害怕，发觉自己快要了。她站在那儿，咬住嘴唇，尽可能保持愤怒。

“哦，是吗？”她说，“我以为你是个神来着。希望你不是花言巧语骗进我家，我——”她张口舌地停下，然后换了一种语气。

“你是说，”她生生地说，“你一直在这儿，在这个世界上？”

“这儿，还有阿斯加德。”托尔说。

“阿斯加德，”凯特说，“诸神的家园？”

托尔沉默了。这是一种可怕的沉默，似乎充满深深困扰着他的事物。

“阿斯加德在哪儿？”凯特追问道。

托尔还是不说话。他是个寡言和习惯长时间沉默的男人。等他终于开口时，你很难分辨他刚才到底是在思考还是仅仅傻站在那儿。

“阿斯加德也在这儿，”他说，“所有世界都在这儿。”

他从毛皮大衣底下掏出锤子，用古怪的惊奇眼神仔细打量锤头，就

好像它有什么地方非常令他困惑。凯特琢磨着自己为何会觉得这个神态很眼熟。她觉得这种神态让她出于本能地想躲起来。她很小心地后退一步，警惕地看着托尔。

托尔再次抬起头，眼里充满全新的神采和能量，就好像他刚才在聚集精神，准备全心全意地投入什么事情。

“今晚我必须去阿斯加德，”他说，“我必须在瓦尔哈拉的大厅直面父神奥丁，让他为他的错误付出代价。”

“你是说，因为他逼你去威尔士数石头？”

“不！”托尔说，“因为他让威尔士的石块不值得被数！”

凯特恼怒地摇头。“我实在不明白该怎么看待你们，”她说，“我觉得我只是太累了。你明天再来吧。明早仔细解释给我听。”

“不行，”托尔说，“你必须亲自去看看阿斯加德，然后就全明白了。你必须今晚去看。”他抓住凯特的胳膊。

“我不想去阿斯加德，”她坚持道，“我不想和陌生人去神话里的地方。你去吧。明早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情况怎么样。为了石块好好收拾他一顿。”

她把胳膊从他的手里挣脱出来。很明显，她能办到，是因为他允许了。

“现在，求你走吧，让我睡觉！”她怒视着他。

就在这时，房子像是忽然爆炸了，因为尼尔开始用贝斯轰隆隆地演奏《诸神黄昏》第一幕《齐格弗里德的之旅》，只是为了证明他能做到。墙壁颤抖，窗户作响。桌子底下，台灯可怜兮兮的声几乎微不可闻。

凯特努力维持她狂怒的眼神，然而在这个环境之中，她实在坚持不了多久。

“好吧，”她最后说，“怎么去这个地方？”

“办法和小碎片一样多。”

“你说什么？”

“小东西。”托尔再次用大指和食指比出一个非常小的东西。“原子，”他又说，似乎不怎么喜欢这个词，“不过，咱们先离开这儿。”

“我去阿斯加德需要穿大衣吗？”

“随你的便。”

“我还是拿上一件好了。等我一分钟。”

凯特打定主意，要应对目前构成她生活的这种令人惊的复杂情形的最好方式，就是有条理地做事。她找到大衣，梳理头发，在电话答录机上录制好新留言，然后倒了一碟牛奶放在桌子底下。

“好了。”她说，领着托尔走出公，轻手轻脚地锁上门，经过尼尔的房门时用嘘声示意托尔保持安静。尼尔尽管正闹得沸反盈天，但肯定依然在竖着耳朵听最细微的响动，要是听见他们下楼，就会冲出门抱怨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时间这么晚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非人道行为、天气、噪声和凯特大衣的颜色。凯特的大衣是某种蓝色，尼尔出于天晓得的什么原因，特别不喜欢它。两人成功地溜了出来，锁上大门时只发出了最轻微的咔嗒一声。

[1]这里是说雷神的名字（Tunder God）很像星期四（Tursday）。

[2]中格拉摩根，英国南威尔士曾经的一个郡。

第二十三章

文件落在德克的厨台上，这些纸张又厚又重，折在一起，显然经过了许多人的手。

他将它们一张一张分开，用手掌抚平，把它们整整齐齐地在厨台上摆成几排；到了有必要的时候，他在旧报纸、烟灰缸和脏片碗之间清理出一块空地，清洁工艾琳娜总是把他的片碗留在原处，受到责问时总说她以为德克是存心把它留在那儿的。

他盯着这些纸张审视了几分钟，交换彼此的位置，对比彼此的文字，仔细查看，一页一页，一段一段，一行一行。

他连一个字都看不懂。

他意识到，他早该想到这一点，挥舞镰刀的毛茸茸绿眼巨人与他的区别很可能不仅包括外表和个人习惯，使用的字母表多半也在其列。

他瘫坐在椅子上，闷闷不乐，备受折，伸手去拿香烟，但大衣里的烟盒已经空了。他拿起铅笔，像香烟似的了几下，但实在无法得到同样的效果。

过了一两分钟，他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鹰多半还在从钥匙孔里注视着他。他觉得这让他几乎不可能集中精神思考眼前的问题，尤其是手头还没有香烟。他皱起眉头。他知道楼上床边有一包没打开的香烟，但他想不出该如何处理为了拿到它而必须解决的猛问题。

他力盯着文件又看了一会儿。他看不懂的那些文字是用某种状的细小字母写成的，大部分都堆在纸面的左手一侧，仿佛是被潮水冲到那儿去的。右手一侧大体而言很干净，偶尔有一字母上下排列得整整齐齐。除了版式有某种说不清的熟悉感，它们从头到尾对德克来说都毫无意义。

他又将注意力转向信封，再次努力辨认那些被重重划掉的名字。

霍华德·贝尔，超级有钱的畅销小说作家，那些烂书的销量要用仓库计算，尽管——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根本没人读他的书。

尼斯·哈奇，唱片公司大。既然已经知道这个名字的来龙去，德克就很清楚它的底细了。“白羊宫升起”唱片集团基于一九六年代的理念（更准确地说，在六十年代被误以为是理念的那些东西）建立，在七十年代

成长，在八十年代毫不犹豫地投向物质主义，如今在大西洋两都是乐业巨头。公司的创始人在一辆法拉利跑车和一瓶龙舌兰酒的影响下撞墙而死，尼斯·哈奇在他死后登上最高职位。“啊呸！”也是发行《烫手山芋》的唱片公司。

斯坦·切克，他是这家名字傻乎乎的广告公司的资深合伙人。这家公司还将英国和美国大部分名字不怎么傻的广告公司收归所有，那些公司被吞并，可能也正是因为它们的名字不怎么傻吧。

德克既然已经知道了应该搜寻什么样的名字，忽然又认出一个名字。罗德里克·莫塞尔，全世界最低级的报纸的头号出版商。德克刚开始没有认出这个名字，是因为“罗德”背后还跟着他不熟悉的“里克”二字。好，很好，非常好……

德克忽然想到，这些人都是真正的功成名就之辈。当然了，他们得到的不只是勒普顿路一栋周围铺满干花的漂亮小房子。这些人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那就是他们的脑袋都还好好地在肩膀上——除非德克错过了什么戏剧性的新消息。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份契约又是什么？经手过它的那些人，为什么一个个都成功得令人惊叹，只有杰夫·安斯蒂除外？经手过它的那些人都从中得到了好处，只有最后一人除外。最后持有它的那个人。

这是个烫手山芋。

大坏蛋来时它最好不在你手上。

德克突然想到，可能就是杰夫·安斯蒂无意中听到有关烫手山芋、扔掉它以及把它交给别人的谈话。德克要是没记错，在他读到的佩恩的访谈里，佩恩没说是他本人听见了这场谈话。

大坏蛋来时它最好不在你手上。

这个想法很可怕，大致是这样：杰夫·安斯蒂天真得可怕。他无意中听到这场谈话，谈话的双方是谁呢？德克拿起信封，看了一遍那些名字——他原以为那是一首很有节奏感的舞曲。安斯蒂完全没意识到，他听见的这场谈话最终将导致他恐怖的死亡。他用这场谈话写了一首畅销金曲，然后当真正的烫手山芋传到他手上时，他居然拾了起来。

别拾起来，拾起来，拾起来。

他没有接受他自己写进歌词的建议……

快，传出去，传出去，传出去。

而是把它塞进卫生间墙上的金唱片奖背后。

大坏蛋来时它最好不在你手上。

德克皱起眉头，咬着铅笔意味深长地狠狠吸了一口。

太荒谬了。

如果想以智力上的严谨态度来思考这件事，那他就必须抽几支烟了。他穿好大衣，把帽子扣在脑袋上，走向窗户。

窗户很久没打开过了——好吧，自从他拥有这所房子以后就没打开过。有人突然出乎意料地侵犯了它的空间和独立性，它拼命挣扎，扯着子惨叫。德克好不容易才把窗户拉开到足够宽，他动着钻出去，站在窗台上，将留在房间里的一大截皮大衣拽出来。

从窗口到人行道没多高，因为这所房子的底层并不高，门前还有一段窄窄的台阶。一排铁栏杆将台阶与人行道隔开，德克不得不跨过栏杆。

他毫不犹豫地起跳，到了半空中才想到他忘了拿先前放在厨台上的车钥匙。

他以难看的姿势穿过空气，考虑该不该在半空中猛转身，使出吃奶的力气向窗户伸出胳膊，寄希望于能凑巧抓住窗台，然而成年人的心智告诉他，此时此刻出错的代价很可能是他的小命，再说走走路对他或许很有好处，因此他决定还是算了。

他重重地落在栏杆的另一侧，但大衣下摆和栏杆缠在了一起，他不得不出手将它扯下来，果扯破了部分内衬。今天的种种变故几乎耗尽他的元气，等他恢复一点镇静，膝盖受到冲击的疼痛感也渐渐消退，他意识到时间早就过了十一点，酒馆已经关门，买香烟需要走的路比预料中要远一些。

他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办。

老鹰目前的状况和精神状态是需要被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能拿到车钥匙的唯一方法，就是打开正门，进入老鹰的门厅。

他小心翼翼、手脚地爬上门前台阶，蹲下来，轻轻地抬起信箱翻盖，向内窥视，祷这鬼东西不会吱嘎乱响。

就在同一瞬间，一只钩爪插进他的手背，偌大的尖喙呼啸着啄向他的眼睛——险些啄中目标，在他饱受残的鼻梁上划出好大一道血口子。

德克惨叫一声，向后一跳，但没跳太远，因为一只钩爪还插在他的手背上。他用另一只手拼命拍打钩爪，果弄得自己痛彻心扉，爪尖在血肉里插得更深了，而门的另一侧里啪啦地闹腾得很凶，鹰每一个最小的

动作都会重重地拉扯他的血肉。

德克用另一只手抓住巨大的爪子，想把它从手背里拔出来。那只爪子极为强壮，随着鹰的狂怒而颤抖，鹰和他一样也被困住了。最后，疼得浑身的德克总算挣脱出来，缩回受伤的手，用另一只手护住它、安抚它。

鹰猛地抽回爪子，德克听见它拍打着翅膀在门厅里后退，发出可怕的怪叫声，巨大的翅膀碰撞、刮擦着墙壁。

德克考虑要不要干脆一把火烧了这栋房子，但随着手背的剧痛稍微退了一些，他也平静下来，尽可能地从鹰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不，他做不到。

他完全不知道事情在一般的鹰看来会是什么样子，更不用说眼下这只鹰了，它似乎是这种动物里一个格外疯狂的样本。

德克按着手上的伤口等了一分钟左右，好奇心——加上强烈地感觉那只鹰肯定已经退到门厅的另一头，并待在那儿——征服了他，他再次对着信箱弯下腰。这次他用铅笔挑起翻盖，眼睛隔着十厘米左右的安全距离扫视门厅。

鹰在视野里很清晰，它蹲在楼梯扶手的尽头，带着憎恨和责备盯着他。这只猛仅仅一两分钟前还企图把他的手撕下来，德克觉得它现在做出这个表情也未免太荒唐了。

接着，鹰确定德克的注意力全放在它身上了，它缓缓地站起来，展开庞大的翅膀，缓缓拍打以保持平衡。先前正是这个动作吓得德克出于谨慎从房间里落荒而逃，但这次他躲在几厘米厚的木头背后，很安全，因此他站稳了——更确切地说，蹲稳了——脚跟。鹰同时向上伸展部，出舌头，哀怨地嘎嘎叫着，德克不由吃惊。

这时他注意到鹰身上有一些令人吃惊的东西：它的翅膀上有着完全不像是属于鹰的怪异标记，那是几个巨大的同心圆。

圆环的色彩与底色差别极小，让它们清晰可辨的仅仅是圆环的几何规。德克很明确地感觉到鹰在向他展示这些圆环，它从一开始就希望德克注意到它们。现在回想起来，巨鸟每次俯冲着扑向他的时候，都会做一个奇怪的翅动作，其中就包括完全展开翅膀。然而，每次它这么做的时候，德克都忙着转身逃跑，因此没有向这番展示投注应有的注意力。

“哥们儿，有钱买一杯茶吗？”

“呃，谢谢，”德克说，“不用了。”他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鹰身上，所以他没有立刻回头看。

“不，我是说你能不能赏我一两个先令，买杯茶就行？”

“什么？”这次德克气呼呼地回头了。

“要么一支烟也行，哥们儿。能分我一支烟吗？”

“不能，我自己正要去买烟呢。”德克说。

背后人行道上的男人是个难以分辨年龄的流浪汉。他站在那儿，身子微微摇晃，眼里闪动着狂野和不断的失望。

男人没有等来德克的回应，于是将目光投向前方一米处的地面，身体微微地前后晃动。他伸出双臂，双臂略微张开，就那么前后摆动着。然后他突然对着地面皱起眉头，接着又对另一块地面皱起眉头。最后，他稳住身体，把脑袋重新调整了一下，皱着眉头望向街道。

“你丢了什么东西吗？”德克问。

男人的脑袋重新转向他。

“我丢了什么东西吗？”他不满而诧异地问，“我丢了什么东西吗？”

这似乎是他听到过的最令他震惊的问题。他再次移开视线，像是在用整个世界当比例尺，权衡德克的问题。同时还有更多的前后摇摆和更多的皱眉瞪视。最后，他似乎想到了可以充当答案的什么东西。

“天空？”他挑地说，看德克觉不觉得这个答案足够好。他抬头望向天空，动作很小心，像是害怕会失去平衡。他似乎不喜欢自己在被橘色路灯照得朦胧而苍白的街道上见到的东西，于是慢慢地重新低下头，视线最后落在脚尖前方的某个点上。

“大地？”他说，显然很不满意，然后似乎突然有了个新想法。

“青？”他说，摇摇晃晃地抬起头，迎上德克困惑的眼神。“我以前喜欢……青。”他说，看着德克，好像他能说的只有这些，剩下的就全靠德克补充了。

德克完全不知所措。他望生命中曾经轻松自在的时光，曾经无忧无虑的时光，他和一只嗜血成性的老鹰共度的时光，鹰现在似乎变成了一个好相处的亲切伙伴。他应付得了空中袭击，但难以忍受这种不知从何处而来、呼啸着扑向他的无可名状的负罪感。

“你要什么？”他用像是被掐住喉咙的声音说。

“就一支烟，哥们儿，”流浪汉说，“要么给点钱买杯茶。”

德克掏出一一英镑的硬币，按在男人的掌心里，惊恐地拔腿就跑。

他沿着马路跑了二十米，经过半空中的一个吊斗，旧冰箱的身影在里面威胁地视他。

第二十四章

凯特走下门前台阶时注意到气温降低了很多。乌云沉甸甸、阴恻恻地压向地面。托尔大步流星地走向公园，凯特一溜小跑地跟着他。

托尔大步向前走，在樱草山的街道上无疑非常显眼，但凯特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他说得没错。他们在路上经过了三个人，凯特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们的视线刻意避开了托尔，即便在他们不得不为他庞大的身躯让路时也是一样。他不是隐身人，不，差得远呢。他只是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时间已晚，公园早就关门了，但托尔毫不费力地跳过尖刺栏杆，然后像举起一束花似的帮凯特翻进公园。

潮湿的草泥不堪，但对城里人的脚依然有魔力。凯特做了每次进公园都会做的事情，也就是猫下腰，手掌贴着地面，蹲了好一会儿。她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总是用调整鞋子或捡一片垃圾来充当借口，然而她真正想要做的是用手掌感受青草和湿润的泥土。

从这个角度望去，公园只是一片黑乎乎的山肩，在他们前方抬升而起，掩了自己的全貌。他们爬上山坡，站在坡顶望向公园的其他部分，公园绵延伸向南方，消失在伦敦市中心的朦胧灯光里。丑陋的高塔和方楼笨拙地立在天际，俯公园和整座城市。

一股潮湿的冷风吹过公园，吹来吹去，就像一匹黑马的尾巴。这股风里有某种不安、急躁的特质。事实上，整个夜空在凯特看来就像一列焦躁不安的马队，马队的在风中啪啪作响。她还觉得这些大致都从同一个中心点向外射，而这个中心点离她非常近。她为这个荒谬的想法训自己，但依然觉得所有的天气现象都在向他们聚拢，围绕着他们，等候着他们。

托尔再次取出锤子，把它举在身前，几分钟前，她在公里也见过托尔这种全神贯注的神态。他皱着眉头，像是在掉锤子上肉眼看不见的细微尘埃。动作有点像黑为伴梳理毛发，或者，——对，就是这个！这个比喻非常离奇，但解释了上次他这么做时凯特为何变得那么警觉。他的动作很像吉米·康纳斯在准备发球前微调球拍弦线的样子。

他猛地抬起头，收回手臂，圆了旋转，一圈，两圈，三圈，脚跟深深地扎进泥地，然后以令人惊叹的力量将锤子抛向天空。

锤子几乎立刻消失在朦胧浑浊的空中。乌云深处亮起湿漉漉的闪

电，出锤子划破夜空的抛物线轨迹。锤子来到抛物线的最高处，打破云层，飞了出去，化作一个遥远的闪亮小点，慢慢地移动，为程积蓄势能并改变方向。凯特屏住呼吸，望着光点爬到圣保罗大教堂的顶背后。这时它仿佛停下了，不可思议、悄无声息地悬在半空中，随后开始加速飞向他们，尺寸也开始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大。

锤子越飞越近，忽然在飞行途中向侧面偏转，不再制标准的抛物线，而是出酷似巨型莫比乌斯曲线的新轨迹，绕到电信塔的另一侧去。紧接着，它突然转回来，径直飞向他们，以难以想象的重量和速度划破夜空，仿佛光柱成的活塞。凯特想逃出它的飞行轨迹，险些摔倒在地，托尔上前一步，闷哼一声，抓住锤子。

锤子的能量让大地重重地颤抖了一下，然后这东西就静静地落在托尔的掌心里。他的手臂微微颤抖，但抓得很牢。

凯特觉得有点眩晕。她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但非常确定不属于她母亲认为适合在次约会时发生的事情。

“这是我们去阿斯加德的必经步，”她说，“还是你在闹着玩？”

“我们去阿斯加德……就现在。”他说。

话音刚落，他举起胳膊，像是要摘果，但他没有摘下任何东西，而是做了个小而迅的旋转动作。果他仿佛把整个世界转动了十分之一度的十分之一。所有东西都动了一下，在极其细微的一瞬间变得模糊，紧接着化作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比原先那个还要黑暗和冰冷。

一股刺骨、的风忽然吹来，让每一次呼吸都在喉咙里。他们脚下的地面不再是山坡上的泥地草，而是散发怪味的烂泥。黑暗笼罩着各个方向的地平线，只有这儿那儿远远点着几点火光，西南方大约两公里之外，有一团比较大的亮光。

在那里，怪异的巨塔戳向夜空，巨大的尖顶和塔楼在从成百上千个窗口涌出的火光中颤动。那座建筑物在嘲笑理性和现实，疯狂地落黑夜。

“我父亲的宫，”托尔说，“瓦尔哈拉宫，我们必须去那里。”

凯特正要说这地方看上去很古怪地眼熟，风中忽然传来马踏烂泥的声音。在他们所在之处和瓦尔哈拉宫之间，远远地能看见几个闪烁的火把向他们奔来。

托尔再次仔细查看锤头，用食指擦拭，用指揉搓。他缓缓抬起头，再次圆了胳膊旋转，一圈，两圈，三圈，将锤子像导弹似的向天空。这

次他依然用右手抓住锤柄，而左手将凯特的腰部进怀中。

第二十五章

香烟今晚显然下定决心要为难一下德克。

今天大多数时候，除了他才醒来那会儿，除了醒来之后不久那会儿，除了他刚见到杰夫·安斯蒂不停转动的脑袋那会儿——这个可以理解，除了他在酒吧里和凯特聊天那会儿，他全身上下完全没有香烟。

连一支都没有。它们彻底离开了他的生活。他不需要它们。离了它们，他也活得下去。它们只是发疯似的折磨他，让他仿佛活在地狱里，但他认为他能忍受。

现在，他突然冷静而理智地下定决心。这是一个明确而直接的决定，而不是软弱地向欲望投降。他决定，抽一支烟，不过，他能找到吗？不，他找不到。

到了夜晚的这个时候，酒馆全都关门了。深夜时分的街角店铺对“深夜”的理解显然与德克不同，尽管德克确信，他完全可以通过巧舌如簧和虚张声势的推理来向店主证明他的正当性，但该死的家伙居然不在，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一公里外有个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加油站，但他去了才发现它刚遭受武装抢劫。玻璃窗碎了，到处都是小洞眼，警察淹没了整个地方。服务员的伤情似乎并不严重，但胳膊上的伤口还在流血，陷入了歇斯底里，正在接受治疗，没有人肯卖香烟给德克。他们没这个心情。

“闪电战的时候，你都能买到香烟，”德克抗议道，“人们还引以为傲呢。哪怕炸弹满天飞，全城到处开花，还是有人愿意招待你。一个可怜的家伙，刚失去了两个女儿和一条腿，你去找他买烟，他也只会问‘带不带过滤嘴’。”

“希望你也会这么做。”一个脸色惨白的年轻警察嘟囔道。

“这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德克说。

“滚。”警察答道。

而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精神，德克心想。他只好撤退，有些恼火，决定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上街游荡一阵。

卡姆登市集。古钟表。二手衣物。没有香烟。

上街。古建筑正在被拆毁。看样子不会在原址上建起香烟店。

查帕尔市场。夜间空无一人。湿垃圾到处乱飞。纸板箱，鸡蛋箱，纸袋，烟盒——空的。

本顿维尔路。冷酷的混凝土巨石，打量着上街的新空地，希望在那里繁它们可怕的后代。

国王十字车站。老天在上，他们肯定有香烟。德克快步走向车站。

车站古老的正立面耸立于这个地区之上，那是一面高大的黄色砖墙，上面有一座钟楼和两道巨大的门，门通向里面的两个大车。单层的站前大厅比车站晚建造一百年，但已经比它后面的建筑破烂多了。它挡住了整个车站，用处大体而言就是添乱。按照德克的想象，设计师在设计这个现代化站前大厅时，肯定解释说它开启了与更古老的建筑物之间令人兴奋和引人入胜的对话。

在国王十字车站，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在人、建筑物、汽车和火车的身上，通常是在你等待的时候，你假如不够小心，很容易陷入一场与你自己之间的令人兴奋、引人入胜的对话。你等车时可以安装好一台廉价的汽车收音机，你转过头去几分钟，车还没来，收音机说不定已经被人拿走了。你有可能被人拿走的其他东西包括你的钱包、你的胃黏膜、你的意识和你的生存意志。抢劫犯、、皮条客和卖汉包的小——无特别顺序——能为你安排好以上所有事情。

但他们能帮你搞到一包烟吗？德克心想，心情越来越紧张。他穿过约克路，拒绝了两个令人惊诧的邀约，理由是它们没有以任何明显的方式涉及香烟；他快步走过已经打的书店，走进站前大厅的正门，离开街头生活，投入英国铁路的安全领域。

他环顾四周。

这里的事物都显得很奇怪。他琢磨着原因，但只琢磨了短暂的一瞬间，因为他同时也在琢磨有没有商店还在卖香烟，然而并没有。

他失望地消沉下去。他觉得自己好像跟这个世界玩了一整天你追我逃。上午开始得能有多糟糕就有多糟糕，从此他就再也没能掌握住自己的命运。他觉得自己的情况就像一个人想骑上奔的马，一只脚踩上了马，另一只脚还怀着希望在后面的地上。到了这会儿，就连香烟这么简单的东西也被证明超出了他的掌控范围。

他叹了口气，找了个座位——哦，不，长上的空位——坐下。

这可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事情。车站比他预想中拥挤，现在几点了？他抬头看钟——凌晨一点。老天在上，凌晨一点他为什么会在国王十字车站？没有香烟，而一只能杀人的巨鸟等在他家里，害得他有家不

能回。

他决定花点时间来为自己感到难过。这样可以消磨时间。他环顾四周，过了一会儿，慢慢适应了周围的环境，想要为自己感到难过的冲动渐渐平息下来。

奇怪的是，这个理应非常熟悉的地方看上去却很陌生。售票处这会儿还在卖票，但看上去很阴沉，心事重重，仿佛希望自己已经关门。

他看见一家W.H.史密斯[1]，但这家店已经打。今晚没人还需要买报纸或杂志了——除非是拿它当床铺，但旧报刊拿来垫着睡觉也行。

皮条客和女、子和汉包小都在外面的街上或汉店里。你要是想找个或者吸一管或者——愿上帝怜你——吃个汉，去那些地方就能满足需要。

这里聚集着一些不被需要的人，他们在这里躲避风，直到定期被赶出去。要说他们身上有什么是被需要的，那就是他们的不存在——人们对这一点的需求倒是很盛，但并不容易满足。每个人都得待在某个地方。

德克逐个打量那些男男女女，他们或是拖着脚走来走去，或是着背坐在座位上，或是试图在专门设计用来不让人们睡觉的长椅上睡觉。

“有烟吗，哥们儿？”

“什么？不，对不起。不，我没烟。”德克答道，尴尬地拍打着大衣口袋，表演他知道必然一无所获的搜索。他被人从白日梦中唤醒，吃了一惊。

“那这个给你。”老人从一个皱皱巴巴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皱皱巴巴的香烟给他。

“什么？喔。噢，谢谢。太谢谢了。”德克一时间被这个礼物吓了一跳，但还是充满感激地接过来，从老人嘴里的烟头上借了个火。

“你来这儿干什么？”老人问——并不是质问，仅仅出于好奇。

德克看着他，尽量假装并不是在上下打量他。这人的牙齿差不多掉光了，头发乱蓬蓬的，破旧的衣服把身体裹得严严实实，双眼深陷但目光却相当平静。他不认为还有什么能比他能应付的事情更加糟糕。

“呃，其实就是这个，”德克转动着香烟说，“谢了，哪儿也找不到。”

“哦，啊。”老人说。

“家里还有一只大疯鸟，”德克说，“不停攻击我。”

“哦，啊。”老人听天由命地点点头。

“我是说一只真正的大鸟，”德克说，“鹰。”

“哦，啊。”

“翅膀特别长。”

“哦，啊。”

“用一只钩爪从信箱口抓住了我。”

“哦，啊。”

德克考虑了一下这场对话还值不值得继续下去。他陷入沉默，环顾四周。

“你很幸运，它没有用嘴啄你，”老人过了一会儿说，“鹰被撩拨起来就会这么做。”

“它啄了！”德克说，“它啄了。你看，就在我的鼻子上。也是从信箱口啄的。你都没法相信！它的爪子有多大力气！脖子能伸多长！你看看它是怎么对待我的手的！”

他伸出手寻求同情，老人看了一眼，评价道：“哦，啊。”说完又陷入自己的思绪。

德克收回受伤的手。

“所以你很了解鹰，是吧？”

老人没有回答，思绪似乎飘到了更远的地方。

“今晚这儿的人很多。”过了一会儿，德克又试探地说。

老人耸耸肩。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烟，在烟雾中起眼睛。

“总是这样吗？我是说，这儿到晚上总是这么多人？”

老人只是低着头，慢慢从嘴巴和鼻孔喷出烟雾。

德克再次环顾四周。一两米之外有个男人，这个男人看上去没有德克身边这位同伴这么老，但他的举止极为狂。他坐在那儿使劲朝着一瓶用的白兰地点头，然后慢慢停止点头，很不情愿地拧上瓶盖，再把酒瓶塞进大衣的口袋里。还有一个肥胖的老人，她有个鼓鼓的黑色垃圾袋，

垃圾袋里装着她的各种财产，她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垃圾袋，此刻忽然拧住袋口，打了个。

“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德克说。

“哦，啊。”他的同伴说。老人用双手撑住膝盖，向前探身，痛苦地站起来。尽管他弯腰背，动作迟缓，尽管他的衣服又脏又破，他的姿态中却带着一点力量和权威感。

他站起来时，从他皮肤和衣服褶皱里散发出来的气味，即便对德克那痛得麻木的鼻子来说也很不好闻。这种气味不断涌来，就在德克以为它的难闻程度已经达到顶点时又继续向上攀升，最后德克觉得脑袋都要被化了。

他尽量不呛咳，并且力挤出有礼貌的微笑，不让眼流下来。老人转向他说：“用苦橙花泡水，再趁热加一点尾草，对鹰造成的伤口非常有效。有些人会加仁和巴旦木油，甚至——愿众神保我们——香叶。总有些家伙会把事情做得过火，但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这些东西。哦，啊。”

说完，他转过身，加入那越来越多的人群，这些弯腰背、饱受折磨的可怜人正朝着火车站前门出口走去。总共有二三十个人正在离开。每个人似乎都是自行离开，有着各自不同的理由，彼此之间也没有跟得太紧，然而你假如愿意看着这些没人愿意看见或在乎的人，就不难发现他们在同时离开，而且汇集成了一股人流。

德克小心翼翼地吸了一会儿烟，然后入神地望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离开。等确定没有其他人要走了，最后两三个已经走到门口时，他扔掉烟头，用鞋后跟碾灭。他注意到老人把他那个皱皱巴巴的烟盒留下了。德克拿起烟盒，发现里面还有两支皱皱巴巴的香烟。他把烟盒塞进口袋，起身悄悄地跟在那股人流后面，与他们隔着一段他认为合适并且尊重的距离。

外面尤斯顿路上，夜风发着牢骚，躁动不安。他懒洋洋地逛到门口，看他们朝哪儿去了——西面。他掏出一支烟点上，然后也懒洋洋地向西而去，绕过排队等客的出租车，走向圣克拉斯街。

尤斯顿路以北仅几米之处，圣克拉斯街的西侧，有一段台阶通向古老的米德兰大饭店的前院。这座闲置而荒凉的建筑庞大而阴森，犹如一个哥特式幻想，屹立于圣克拉斯车站对面。

台阶顶上竖着熟铁金字母拼成的车站名字。德克不紧不慢地跟着最末尾的几个老流浪汉爬上这段台阶，台阶的尽头紧贴着一座用作停车场的低矮砖建筑。右手边，古老饭店庞大而阴森的身躯伸展进入黑夜，屋顶上排列着各种各样的荒野塔楼、多节的高塔与尖顶，它们似乎在戳着天空。

朦胧黑暗的高处，沉寂的石像在长盾背后伫立卫，拥着熟铁栏杆背后的壁柱。石的恶龙蹲伏着凝视狂暴的天空，而德克·简特利身穿飘飞的皮大衣，走向庞大的钢铁巨门，钢铁巨门通往大饭店和圣克拉斯车站的顶车。长翅膀的猛石像蹲伏在石柱顶端。

饭店大门和车站售票厅之间的连通区域停着一辆没有标识的灰色赛德斯大货车。德克看一眼车头就认了出来，几小时前，在科茨沃尔德，正是它险些把他赶下公路。

德克走进售票厅，这里很宽敞，着墙板的高墙边，等距排列着状如火把手的粗壮石柱。

时间很晚了，售票处早已关闭，圣克拉斯车站并不是一整夜都有车辆经过；售票厅的另一侧是车站那巨大的候车室，黑暗和阴影包围着维多利亚式的大车。

德克静静地站在售票厅入口的暗处，望着从前院大门走进车站的老流浪汉和流浪人在朦胧中汇集。他们的人数早就超过了二三十，也许已经上百，车站里笼罩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和紧张的气氛。

他们在车站里走动，尽管德克刚来时被人数吓了一跳，但没过多久，他觉得他们的数量开始逐渐少。他注视着黑暗，努力分辨其中正在发生什么。他从售票厅入口的暗处走进大厅，悄悄摸向人群，同时尽可能靠近侧面墙壁。

人数无疑少了许多，现在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了。他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感觉：人们似乎在一个个钻进阴影，但再也没有重新出现。

他皱起眉头望着他们。

阴影很深，但不至于那么深。他快步向前走，抛开所有的谨慎，奔向剩下的那一小群人。然而等他来到他们聚集之处的中央，人群已经消失得连一个人都不剩了，只剩下他单独在黑暗而空旷的火车站中央困惑地转来转去。

[1] W. H.史密斯，英国零售商，创立于1792年，在高街、火车站、机场、港口、医院、高速公路服务站等地方均设有连锁便利店，主要售卖书籍、报纸、杂志、文具、零食等。

第二十六章

凯特不停尖叫，除了她冲向天空、空气冲进她的肺部形成的巨大压力使她叫不出声来时。

几秒钟过后，令人目眩的加速稍微放缓了一点，她发现自己在大口气和咳嗽，眼睛刺痛，流着，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气流呼啸而过，撕扯着她的头。

她内心在挣扎着，以按住想要挣扎的冲动。一方面，她非常确定自己不希望被放开。只要她对自己正在遭遇的事情有一点了解，她就知道自己绝不希望被放开。另一方面，她的身体受到的物理冲击在与她内心的愤怒对抗，像这样被毫无预地拉上天空，她觉得自己受到了严重的冒犯。果是，她一边无力地挣扎，一边又因为自己这么做而很生气。最后她只好以最凄苦可怜和丧失尊严的方式紧抱住托尔的胳膊。

夜色深沉，她觉得其中的好处是她无法看见地面。她见到远处这儿那儿点着的火光在底下令人晕眩地晃动，但她的本能拒绝承认它们代表地面。那些闪烁的信标——来自她在如此暴行发生前几秒钟瞥见的有着疯狂塔楼的建筑物——在他们背后摇摆，越来越远。

他们还在上升。

她无法挣扎，也无法说话。她要是愿意尝试，大可以咬住这个愚蠢蛮子的胳膊，但这样想想就够了，她并没有付诸行动。

空气很不好，摩擦着她的肺部。鼻子和眼睛在水，因此她不可能向前看。她只做了一次尝试，在那个瞬间见到的模糊影像里有锤头刺穿黑暗夜空，有托尔的手臂抓住粗短的锤柄，被锤子拖着向前飞。他的另一条胳膊着她的腰。他的力量超过了她的全部想象力，但并没有让她的怒火少哪怕一丁点。

她觉得他们正贴着云层底部向前飞。偶尔会有一团湿气裹住他们，呼吸会变得更加困难，空气也更加难闻。湿气的味道发苦，冷得要命，湿漉漉的头发甩起来拍打她的脸。

她确定冷真的会杀死她，确定自己正在逐渐失去意识。事实上，她意识到她很想失去意识，但就是做不到。时间化作模糊的灰色一团，她不太清楚时间已经过去了多久。

最后，她终于感觉到他们飞行的速度在放慢，他们在沿着曲线下

降。这使她又感到一阵反胃和晕眩，她觉得胃部像是在被慢慢地拉过布机。

要说空气有什么变化，那就是变得更糟糕了。气味更难闻，味道更刺激，阻力也更大了。速度确实越来越慢，行进也变得越来越艰难。锤子指着正下方，在苦苦寻通道，而不是径直向前冲。

他们继续下降，勉强穿过盘旋在他们周围的厚厚的云层，似乎他们现在必须直达地面。

速度已经降到凯特觉得能够看见前方了，尽管空气冷得刺骨，她只能勉强瞥上一眼。就在她瞥一眼的那个瞬间，托尔松开了锤子。她简直不敢相信。他只松开了一小会儿，只是为了改变握住锤子的方式，这样，当锤子慢慢往前飞时，他们就挂在锤柄上，而不再是被锤子拖着跑。托尔调整重心，毫不费力地将凯特向上提了提，就好像在提袜子。他们一路下降，飞得越来越低。

这时，一阵呼啸的风声从前方袭来，托尔突然开始又跑又跳，他们越过遍布石块和沙地的灌木，扭动着穿过生的野草，双脚咚咚咚地踩着地面，终于停下来。

他们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感觉还在摇晃，但脚下的地面然不动。

凯特弯下腰气，又重新站直，正准备用最大的门儿把她对这些烂事的感受一五一十地道出来，却忽然对立足之处产生了一种警惕的感觉。

夜色很浓，风抽打着她，腥的气味说明不远处就是海洋。风打碎浪花的声音说明大海大致位于她的脚下，而他们站在离悬边缘很近的地方。她抓住带她来这儿的不神祇的手臂，徒劳地希望这么做能伤害他。

当眩晕的感觉逐渐平静下来，她注意到有一束暗淡的光线在她面前散开，过了一会儿，她意识到光线来自大海。

整个大海像被感染了病似的微微发光。它在黑夜中掀起自己，猛冲猛打，撞在边的石上，痛苦地化作碎浪。大海和天空互相怒目而视。

凯特望着这一幕，说不出话来，逐渐意识到托尔站在她身旁。

“我在一个机场遇到你，”他说，声音在风中变得支离破碎，“我想坐飞机回挪威。”他指着大海说：“我想让你看一看我为什么没法走这条路。”

“我们在哪儿？这是哪儿？”凯特恐惧地问。

“在你们的世界，这是北海。”托尔说着，又转过身去，开沉重的脚步，把锤子拖在背后。

凯特裹紧湿漉漉的大衣，连忙跟上他。

“呃，你为什么不像刚才那样直接飞回家？而是在，呃，我们的世界里？”

她心中的愤怒平息下来，变成对于用词的微弱担忧。

“我试过了。”托尔答道，继续向前走。

“呃，然后呢？”

“我不想谈。”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不想讨论。”

凯特气得发抖。“神就是这么做事的吗？”她喊道，“让你不开心了，你就不想谈？”

“托尔！托尔！是你吗？”

风中飘来一个微弱的声音。凯特着风向前看。一盏提灯从一道低矮的山坡背后出现，高低起伏着穿过黑暗，向他们靠近。

“是你吗，托尔？”一个矮小的老人出现在视野内，手里的提灯举过头顶，兴奋地一一拐地走过来。“我想我看见的肯定是你的锤子。欢迎！”她尖声说道，“唉，但你来得不巧。我刚烧上水，想喝杯什么，然后也许自杀，不过我又对自己说，再等两天吧。苏瓦……苏维拉……斯乌利……苏瓦恩西斯……我自言自语的时候总是念不对自己的名字，气得我发疯，我相信你能想象，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一直相信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于是我对自己说，苏瓦恩西斯，看看会不会有人来，要是没人来，唉，那就是考虑自杀的好时候了。果你看看！你就冒出来了！噢，欢迎你，欢迎！，你还带了个小朋友嘛。不介绍一下吗？哈啰，亲爱的，哈啰！我叫苏瓦恩西斯，要是你念不顺畅，我也绝不会生气的。”

“我……我是，呃，凯特。”凯特被彻底弄糊涂了。

“好，好的，我相信这样就可以了，”老人急切地说，“总而言之，要是愿意来就快跟上。要是你们打算在这儿晃悠一整夜，我还不如直接自杀算了，让你们准备好了自己泡茶喝。快来吧！”

她快步向前走，没走几步，他们就看到一个难看的窝，它用木头和烂泥搭成，仿佛塌到一半时莫名其妙地卡住了。凯特瞥了托尔一眼，希望从他的反应中了解一下情况，但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之中，而且显然不打算和她分享自己的思绪。不过，在她看来，他举手投足的方式出现了变化。尽管和他共处的经验有限，但凯特能看出他似乎总是在和自己

内心压抑的愤怒搏斗，而此刻，这种愤怒轻了。没有消失，只是轻。他站到一旁，粗鲁地挥挥手，示意她走进苏瓦恩西斯的窝。他在外面待了一会儿，检视周围的地貌，但几乎看不出什么，然后可笑地弯腰钻进窝。

里面很狭窄。几块铺着干草的木板，一只水壶吊在火上，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充当子。

“我想用的就是这把刀，你看，”苏瓦恩西斯说着，一边瞎忙一气，“刚磨过，很锋利，你看。把它放在石块上来回，效果那叫一个好，我想这里会是个好地方，看见了吗？墙上这儿，刀柄插在这条裂缝里，很牢固，我扑上去就行了！自己扑上去。扑上去！看见了吗？我在想，要么再低一点儿，亲爱的，你觉得呢？你熟悉这种事情吗？”

凯特说她不熟悉，尽量说得心平气和。

“苏瓦恩西斯，”托尔说，“我们不是来做客的，而是……苏……请你放下刀，谢谢。”

苏瓦恩西斯站在那里，快活地看着他们，但还抓着那把刀，明晃晃的刀对准她自己的左腕。

“别管我，亲爱的，”她说，“我挺自在的。我只要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告辞。非常乐意。如今这日子不是给人过的。对，绝对不是。你可以开开心心地告辞。我不会用惨叫打扰你们的快乐。你走时，我用这把刀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她挑地站在那儿，身体微微颤抖。

托尔慢慢地，近乎温柔地伸出手，拿走她颤抖的手里的刀。没有了刀，老人似乎崩了，所有的伪装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瘫坐在箱子上。托尔在她面前蹲下，把她拉进怀里，拥抱她。她渐渐恢复生气，最后一把推开托尔，说“你别犯傻”，然后手忙脚乱地抚平她那件破烂不堪、脏兮兮的黑衣服。

她重新镇定下来，把注意力转向凯特，上下打量她。

“你是人，亲爱的，对不对？”她问。

“呃，对。”凯特说。

“我从你漂亮的衣服看出来的。噢，对。唉，你现在看见这个世界另一面的样子了，亲爱的，对吧？有什么想法？”

凯特说她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想。托尔坐在地上，偌大的脑袋后仰靠在墙上，半闭着眼睛。凯特觉得他在为什么事情做准备。

“这儿以前完全不一样，”老人继续道，“这儿曾经很美，你知道吗，

非常美。我们彼此之间有些小摩擦。可怕的争吵，当然，也有可怕的战斗，但说到底，这儿依然非常美。现在呢？”她疲惫地长叹一声，轻轻拂去墙上的天晓得的什么东西。

“唉，情况很不好，”她说，“非常不好。某种事物会受到其他事物的影响。我们的世界影响你们的世界，你们的世界也影响我们的世界。有时候很难说清楚究竟是什么影响，但这种影响通常不太可能让人喜欢。如今的绝大多数影响都很糟糕，并且难以处理。但我们两边的世界在许多方面几乎完全相同。你们的世界里有一栋楼的地方，在我们这儿也会有个建筑。也许是个小土，也许是个巢，也许是我这么一个窝，也许是稍微宏伟一些的什么东西，但肯定有个建筑。我亲爱的托尔，你没事吧？”

雷神闭着眼睛点点头，放松的胳膊肘搁在膝盖上。凯特的睡袍碎片裹着他的左臂，已经浸湿，变得软趴趴的了。他漫不经心地扯掉那块破布。

“要是你们的世界里有什么问题没有被善处理，”老人不休地说下去，“问题也必然会在我们这个世界冒出来。没有什么会消失。不存在罪恶的秘密和无法言喻的念头。它在我们这个世界有可能是个新的强大神祇，也有可能仅仅是只小子，但不可能没有。我得补充一句，如今更有可能是只小子，而不是新的强大神祇。哦，比起以前，如今的小子多了无数倍，不神祇却少了很多。”

“不神祇怎么会变少？”凯特问，“我不想字眼，但是——”

“唔，亲爱的，世上有这种不，也有那种不。我是说，你要是让我把刀固定好，然后漂漂亮亮地扑上去，咱们很快就会知道谁是真不，谁是假不了。”

“苏……”托尔劝道，但没有睁开眼睛。

“我们在一个接一个地离开。真的，托尔。你是还在乎这种情况的少数几个人之一。现在没有屈服于酒精或退场的人没几个了。”

“那是什么？某种病吗？”凯特问。她又开始生气了。她被托尔从公里拖出来，抓着锤子飞过整个东英吉利亚，此刻又被迫陪一个想自杀的疯老太聊天。托尔坐在那儿，看上去颇为自得，扔下她绞尽脑地没话找话，而她实在没这个心情。

“那是一种只有神祇才会得的病，亲爱的。那意味着你再也当不了神祇了，所以只有神祇才会得那种病，明白了吧？”

“明白了。”

“那种病到了晚期，你会直接躺在地上，等不了多久，一棵树会从你

的脑袋里长出来，然后就全束了。你回归大地，渗入它的内脏，流过它的大动，最终化作一股清泉流出来，就像没有被一大堆化学废料污染过一样。现如今做神是件苦差事，哪怕是个死去的神。”

“唉。”她拍拍大腿，视线飘向托尔。托尔已经睁开眼睛，但只是用眼睛盯着自己的指关节和指尖。“对了，托尔，听说你今晚约了人。”

“嗯。”托尔咕道，但没有动弹。

“听说你召集大家在挑战时分去神碰头，是这样吗？”

“嗯。”托尔说。

“挑战时分？唉，我知道你和你父亲关系不好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嗯？”

托尔不愿意上钩。他一言不发。

“我觉得威尔士那次真的非常糟糕，”苏瓦恩西斯继续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能忍下来。当然，我也明白他毕竟是你父亲和众神之父，所以你很难做。可是，奥丁，奥丁……我认识他很久了。你知道吗，他曾经做过一个交易，自己的一只眼睛，换取智？哦，你当然知道，亲爱的，你是他儿子嘛，对吧？唉，我一直说，他应该就那个交易好好大闹一场，要求把眼睛还给他。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托尔？还有那个可怕的裹脚布。你必须当心那家伙，托尔，非常当心。好了，我猜我明早就能听见消息了，对吧？”

托尔用后背贴着墙，腿一站起来。他亲热地握住老人的双手，露出勉强的笑容，但什么也没说。他朝凯特微微点头，示意他们该走了。凯特此刻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离开，于是克制住了说“哦，是吗”的冲动，没有因为受到如此对待而大发脾气。她顺从地和老人道别，走出窝，回到漆黑的夜色中。托尔紧随其后。

她抱起胳膊说：“所以呢？现在去哪儿？今晚还为我准备了什么了不起的交聚会？”

托尔在附近转悠了一会儿，仔细查看地面。他取出锤子，在手里量分量。他抬头望向夜空，漫不经心地甩了锤子几圈，然后自己在原地转了几圈，同样没怎么使劲。他松开锤子，锤子飞进夜空，砸开了几米外随随便便放在那儿的一块石头，随即飞了回来。托尔轻而易举地抓住它，抛向天空，然后同样轻而易举地接住。

他转向凯特，第一次直视凯特的眼睛。

“想开开眼界吗？”他问。

第二十七章

一阵风吹过庞大顶下空荡荡的车站，刺激得德克险些用号叫表达失望，因为他忽然间跟丢了他在跟踪的对象。冰冷的月光穿过从头到尾贯穿车站屋顶的长玻璃窗，洒进室内。

月光落在空荡荡的铁轨上，照亮了后者。月光落在列车站台上。月光落在告示牌上，告示牌上说今天是蓝卡优日，月光照亮了告示牌和告示牌上的字。

形屋顶的另一端形成一道由五个巨型煤气罐的轮廓组成的门，它的支撑构在它们怪异的轮廓中难以想象地彼此纠缠，仿佛魔术师变戏法用的套环。月光也照亮了它们，但唯独没有照亮德克。

他眼睁睁地看着一百来号人以绝对不可能的方式消失在空气中。这件事本身倒是没什么问题。“不可能”这三个字根本不会让他烦恼。他们的消失假如不存在其他可能的方式，那么显然就只能通过不可能的方式实现。问题在于到底如何做到。

他在车站的这片区域来去，他们全都是在这儿消失的。他仔细查看此处能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见的所有东西，寻找随便什么线索，随便什么能让他进去的东西，他刚刚眼看着百来号人走进这个看似不存在的东西。他感觉身旁有个盛大派对正在召开，而他却没有受到邀请。他绝望地伸出手臂，开始原地转圈，随即认为这完全是浪费精力，于是停下点了支烟。

掏烟盒的时候，他看见一片纸从口袋里飘了出来。他点好香烟，弯下腰捡起那张纸。

没什么令人兴奋的，只是他在咖啡馆替那位蛮护士付的账单。他从上到下扫了一遍条目，看一项在心底骂一句“可恶”。正要将账单揉成团扔掉，一个念头忽然跳进脑海，这个念头与文的页面布局有关系。

账单上的条目在左侧从上到下排列，价格明细则放在右侧。

他以前给客户开账单的时候——他最近几乎没有客户了，有些客户被账单气得七生烟，至死也不愿接受他的账单，所以他通常会在收费条目上费一些心思。他写短文，用一段一段的文字来描述条目。他希望客户能感觉到自己的钱在这些项目上花得很值。

简而言之，他开出的账单在布局方面与几小时前他压根儿看不懂的

那几张鬼画符文件几乎完全相同。这个想法有用吗？他不知道。假如那份文件不是契约，而是账单，它收的究竟是什么账呢？它对应的是什么服务呢？肯定是某些复杂难解的服务。或者至少是被描述得复杂难解的服务。这些服务属于哪个行当呢？至少他有了事情可以思考。他把咖啡馆的账单揉成团，走向垃圾筒去扔掉它。

事实证明，善行有好报。

也就是说，当他忽然听见两个人穿过外面前院的脚步声时，他刚好离开车站开阔的中央区域，靠近一面他可以贴上去以避人耳目的墙壁。

几秒钟后，两个人走进车站大厅，而德克躲在墙角一侧，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

躲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德克暂时无法看见那两双脚的主人。他好不容易瞥见他们一眼时，他们已经走到几分钟前一小群人无声无息、不慌不忙地消失的地方。

女人的红色眼镜和男人沉静的意大利手工西装让他吃了一惊，他们随即消失的速度也让他吃了一惊。

德克站在那儿说不出话来。同样的两个人，先是害了他一整天（他允许自己稍微张一下，因为此刻他极其恼怒），现在又明目张胆地故意在他眼前消失。

等确定他们确实已经消失，而不仅仅是躲在彼此的背后，他便壮着胆子再次走近那块神秘莫测的空间。

这里普通得令人沮丧。普普通通的油地面，普普通通的空气，什么都很普通。但是，就在仅仅五分钟内，消失在这儿的人数就足以让百大三角洲的神秘生意开心整整十年了。

他怒不可。

他太生气了，他觉得自己应该用打电话激怒别人的办法来分享这份气恼——此刻已是凌晨一点二十分，他们肯定会生气。

这不完全是一个心血来潮的念头，因为他还是很担心美国姑娘凯特·谢克特的安危。他上次打电话时接听的是自动答录机，所以他并不怎么放心。这会儿她应该已经安全到家，舒舒服服地在床上睡觉，被一个恶作剧电话吵醒她肯定会大发脾气，但德克会安心。

他翻出两硬币，找到一部能用的电话，拨了她的号码。接听的依然是自动答录机。

答录机说她今晚要去一趟阿斯加德。她不确定他们会去阿斯加德的

哪儿，但晚些时候多半要去看看瓦尔哈拉，这似乎就是今晚的计划。要是他愿意留言，明早她若是还活着而且有心情，自然会来处理。接下来是一阵声，害得德克的耳朵嗡嗡响了几秒钟。

“噢，”他说，意识到答录机正在录制他的话，“我的天。唉，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你在做任何难以想象的事情之前都会先打电话给我？”

他放下听筒，脑袋愤怒地转着圈。瓦尔什么？哈拉？今晚大家都去了那儿，只有他除外？他本来打算回家上床，醒来后去买生活用品。

瓦尔哈拉。

他再次环顾四周，瓦尔哈拉四个字在耳朵里震响。毫无疑问，这么大一块空间足够让众神和英的亡灵饮酒作乐，空置的米德兰大饭店也值得他们把家当从挪威全都搬来。

他心想，知道即将走进什么地方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他紧张兮兮、犹犹豫豫地向前走，穿过上述这块空间。什么都没发生。唉，好吧。他转过身，站着盯住那里看了一两秒，慢悠悠地吸了两口流浪汉给他的香烟。那块空间看上去毫无变化。

他向回走，重新穿过它，这次没那么犹豫了，而是缓缓地踏着自信的步伐。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就在即将走出去的那一刻，他隐约觉得自己似乎在一瞬间听见某种杂的声音，就像转动收音机旋钮时忽然爆发的白噪声。他转过身，回那块空间，小心翼翼地转动头部，努力捕哪怕最轻微的响动。他有好一会儿什么都没听见，然后噪声突然又在他四周爆开旋即又消失。继续移动，又捕到一瞬间。他非常缓慢而小心地向前走，每一个动作都极其细微和轻柔，尽全力捕那种声音。他的头部才转动了十分之一度的十分之一，他就钻到某个原子背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立刻蹲下去，躲过从开阔空间俯冲着扑向他的一只鹰。

第二十八章

这是一只完全不同的鹰。接下来又是另一只，然后还有另一只。空气中似乎充满了鹰，想进入瓦尔哈拉，显然你至少要被六只鹰俯冲扑击。连鹰自己也在互相俯冲扑击。

德克用胳膊护住脑袋，挡疯狂扑击的羽毛旋风。他转过身，了一下，摔倒在一张巨大的桌子背后，地面铺着厚厚的散发泥土气味的潮湿干草。他的帽子滚到桌子底下。他手忙脚乱地抓起帽子，牢牢地扣在头顶上，然后慢慢地探出脑袋，隔着桌子张望。

大厅里黑洞洞的，但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火。

空气中充满杂的声音、木头燃烧的浓烟和各种各样的气味，有、羊和野的香味，也有汗味、酒味和鹰翅羽毛烧的焦味。

大厅里有无数张橡木板搁在支架上，放眼望去，四面八方全是橡木板和支架，德克就蹲在这么一张桌子背后。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动物尸体、大块面包、盛满美酒的铁皮大杯和状如的。汗津津的庞然身影在桌子四周甚至桌子上涌动，吃东西，狂喝饮，为了食物争斗，在食物里争斗，用食物争斗。

离德克一米左右的地方，一名战士站在桌上与一只了六个小时的搏斗。他显然要输了，但输得有骨气有精神，其他战士为他喝彩，从食槽里起美酒，得他满头满脸都是。

德克借着火昏暗摇曳的光线看向屋顶，屋顶是用扎在一起的盾牌搭成的。

德克按住帽子，低着头奔跑，企图悄悄溜到大厅侧面去。他一边跑，一边觉得自己就是个隐身人，因为他完全清醒，衣着普通（尽管只是按照他自己的评判标准），除了牙齿清洁不足之外，任何一种你能想象的身体机能都符合标准。

这里的气味，就和国王十字车站那位流浪汉——他无疑也在参与狂欢——身上的气味一样，每时每刻都在源源不断地扑向你。它变得越来越强烈，直到你的脑袋必须也变得越来越大，否则就无法容纳它。碰撞、碰撞盾、碰撞肉体、肉体碰撞肉体加起来的喧声让耳膜打战，只想大一场。德克在奔跑和挤过疯狂人群时，被殴打、、推，被美酒得透湿，不过总算跑到一面侧墙边，墙壁用巨大的木板和石板筑成，蒙着烘烘的牛皮。

他息着停下脚步，扭头望去，有兴致地审视眼前的一幕。

这就是瓦尔哈拉。

这一点毫无疑问。任何一家餐饮公司都不可能模仿出来。而这些闹得沸反盈天的狂欢诸神和战士以及陪着他们狂欢的女士，连同他们的盾牌、火和野，似乎确实填满了这个差不多有圣克拉斯车站那么大的空间。整个场面散发出的热量早该闷死在人们头顶扑击的狂乱群鹰了。

也许这就是事实。他无法确定，以为自己要被闷死的暴怒群鹰的行为和他眼前这群巨鸟的行为会有什么不同。

德克拼命挤过人群时，有一个问题始终拖延着不去想，但此刻是时候去想了。

他心想，德雷科特夫是怎么一回事？

德雷科特夫到底为什么来这儿？在这么一场大混乱之中，德雷科特夫到底有可能去哪儿？

他起眼睛，盯着拥挤的人群，努力在碰撞的胸甲和汗津津的皮之间寻找一副红色的名牌眼镜，或是一身沉静的意大利西装。他知道这么做是徒劳的，但觉得自己必须付出这份努力。

“不，”他心想，“你找不到他们的。”他觉得这不是他们会参加的那种派对。他正想沿着这条思路继续想，却被一把沉重的短柄打断。有人把这把短柄从半空中扔过来，短柄落在离他左耳十厘米左右的墙上，惊人的巨响一时间扑灭了他所有的念头。

他好不容易从惊中恢复过来，缓缓出一口气，心想扔头应该不是恶意行为，仅仅是某位勇士一时兴起。话虽如此，他没有了参加派对的心情，决定换个地方看看。他贴着墙壁向前，假如这儿实际上是圣克拉斯车站而不是瓦尔哈拉，那么这便是前往售票处的方向。他不知道他会在那儿见到什么，但认为肯定和身边这一幕不同，因此必然是好事。

他来到外围区域，觉得这儿大体而言要安静一些。

最响亮最杂的喧似乎集中在大厅中部，而他此刻经过的这些桌子不太一样，占据这些桌子的人似乎都到了不人生中的某个阶段，更愿意回想他们曾经与死搏斗的年岁，彼此交换与死搏斗的技巧精要，而不是在此刻真的跑去和一头死肉搏。

他偶尔听见一个人对同伴说，想最终不至于彻底陷入昏迷，至关重要的一招就是用左手三指紧紧抓住对手的胸骨，同伴对此的评论是一句和善的“哦，啊”。

德克停下脚步，扭头望去，又往回走。

一个人以沉思者的姿势伏在铁餐盘上，裹着肮脏打的动物毛皮和皮带扣。尽管不太可能，但确实比德克上次遇到他时的那身行头更加恶天，他正是德克在国王十字车站中央大厅遇见的那位伙伴。

德克考虑着该怎么和他搭话。或许可以拍拍他的后背，并对他说“！好，够精神啊”，但德克不认为这是个正确的策略。

就在他琢磨的当口，一只鹰忽然从空中俯冲而下，好一番拍打扑腾，落在老人面前的桌上，收起翅膀，走上前，向老人讨要食物。老人轻而易举地从一块骨头上撕下一块肉，递给巨鸟，锋利的鸟喙准确地从他手指之间啄走那块肉。

德克觉得这是个友好地接近对方的契机。他俯身从桌上捡起一块肉，学着老人拿给巨鸟。鹰扑向他，瞄准他的脖子袭击，他不得不用帽子赶开这只野蛮的怪物，算是做了一番自我介绍。

“哦，啊。”老人说，赶开巨鸟，在长上挪动几厘米。尽管这算不上热情洋溢的邀请，但毕竟也是个邀请。德克爬过长，坐下来。

“谢谢你。”德克息道。

“哦，啊。”

“要是你还记得，我们……”

就在这时，极其响亮的一声巨响在整个瓦尔哈拉回荡。这是击鼓的声音，听上去是面巨大的鼓，因为它必须盖过充满大厅的沸喧。鼓声响了三次，节奏缓慢而有力，就像瓦尔哈拉本身的心跳。

德克抬头寻找声音的来源。他第一次注意到大厅南侧的尽头，也就是他刚才想去的方向，有一个巨大的露台或梁几乎横贯整个大厅。上面有几个人影，在蒸腾热气和狂乱群鹰之中几乎看不清，但德克觉得上面的人多半是底下这些人的统治者。

奥丁，德克心想，众神之父奥丁肯定在露台上。

喧闹很快平息，但噪声的回响过了几秒钟才完全消失。

等大厅里终于安静下来，露台上不出所料地响起一声伟的音，这个声音响彻大厅。

这个声音说：“挑战时分即将束。发起挑战的是雷神托尔。允许我第三次提问，托尔在哪里？”

大厅里响起的声说明没人知道托尔的下落和他为什么不来实挑战。

一个声音说："这么做严重地辱了众神之父的尊严。假如在这个小时束前挑战还没有开始，对托尔的将极为严厉。"

鼓声又响了三次，大厅里的惊恐气氛越来越强烈。托尔在哪里？

"他跟一个姑娘在一起。"一个声音压过其他声音喊道，响亮的笑声随即响起，大厅里恢复了先前的喧闹。

"对，"德克悄悄地说，"我猜的确是这样。"

"哦，啊。"

德克觉得自己在自言自语，发觉他的话引来老人的回应，他不禁吃了一惊，但回应本身并没有让他吃惊。

"是托尔召集了这场聚会？"德克问他。

"哦，啊。"

"他自己不露面好像有点没礼貌。"

"哦，啊。"

"大概所有人都有点生气吧。"

"只要有够多的可以分配就不会。"

"？"

"哦，啊。"

德克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哦，啊。"他只好无地说道。

"真正在乎这些的只有托尔，你要明白，"老人说，"一次又一次发起挑战，然后永远无法履约。没法辩解。把自己弄得非常恼怒，做些无法弥补的蠢事，害得自己接受。其他人来只是为了。"

"哦，啊。"德克学到了一种全新的对话技能，惊诧于它竟然如此好用。他带着新生的敬意打量老人。

"你知道威尔士有多少块石头吗？"老人忽然问。

"哦，啊。"德克警惕地说。他没听过这个笑话。

"我也不知道。他不肯告诉任何人。每次都说'你自己数去'，然后阴沉沉地走开。"

"哦，啊。"德克不认为这是个好笑话。

“所以这次他干脆不来了。我觉得也不能怪他。但我觉得很抱歉，因为我觉得他说不定是对的。”

“哦，啊。”

老人陷入沉默。

德克耐心等待。

“哦，啊。”他怀着希望重复道。

没有任何果。

“那么，呃，”德克小心翼翼地试探道，“你认为他说不定是对的，对吧？”

“哦，啊。”

“那么，老家伙托尔说不定是对的，对吧？这就有说头了。”德克道。

“哦，啊。”

“你认为，”德克终于耗尽耐心，“他在什么方面说不定是对的？”

“哦，所有方面。”

“哦，啊。”德克气馁道。

“诸神已经失势，这不是什么秘密，”老人阴沉地说，“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哪怕是那些只在乎的，或者说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假如一个人觉得他不再被需要了，那他就很难去想下一头以外的任何东西了，哪怕他曾经拥有整个世界。大家都接受了现实，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托尔除外。但现在连他也放弃了，甚至懒得露面，和我们分享一头。放弃了他的挑战。哦，啊。”

“哦，啊。”德克说。

“哦，啊。”

“那么，呃，托尔发起了挑战。”德克试探道。

“哦，啊。”

“挑战什么？”

“哦，啊。”

德克彻底失去耐心，向老人发动正面攻击。

“托尔对奥丁的挑战到底是什么？”他愤怒地吼道。

老人慢吞吞地回过头来，惊讶地用陷的大眼上下打量他。

“你是人，对吧？”

“对，”德克暴躁地说，“我是人。我当然是人。我是不是人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你是怎么来这儿的？”

“我跟踪了你。”他从口袋里掏出揉皱的空烟盒，放在桌上。“谢谢，”他说，“我欠你的。”

这是个相当无力的道歉姿态，他心想，但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哦，啊。”老人转开视线。

“托尔到底要挑战奥丁什么？”德克问，尽量不在自己的声音里流露出太多不耐烦。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不的老人苦地说，“你是人。你有什么好在乎的？你和你的同类，你们已经从中得到了你们想要的东西，尽管你们得到的东西现在已经没什么价值了。”

“我们从什么中得到了什么？”

“交易，”不的老人说，“托尔声称奥丁签订的契约。”

“契约？”德克问，“什么契约？”

愤怒的表情慢慢爬上老人的面庞。他看着德克，瓦尔哈拉的火在他的眼睛深处跃动。

“出卖，”他地说，“一个不的灵魂。”

“什么？”德克说。他考虑过这个念头，但早就划掉了它。“你是说有人把灵魂卖给了他？什么人？这说不通啊。”

“对，”老人说，“完全说不通。我说的是一个不的灵魂。托尔说奥丁把灵魂卖给了人类。”

德克惊地瞪着他，然后缓缓抬起视线，望向露台。上面正在发生什么事。鼓声再次响起，瓦尔哈拉的大厅再次陷入寂静。但第二和第三次鼓声再也没有响起。那儿发生了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露台上的人影一

片混乱。挑战时分刚刚过去，但某种挑战似乎已经开始。

德克用手掌猛拍额头，震得自己在座位上前后摇晃，各种各样的真相终于在他眼前大白。

“不是卖给人类，”他说，“而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个师和一个广告商。我见到她的那一刻就说那全是她的错。当时我没意识到自己说对了。”他再次急切地对身旁的伙伴说：“我必须上去那儿，诸神在上，帮帮我。”

第二十九章

“奥——丁——！！！”

托尔的怒吼震得天空为之颤抖。厚重的乌云吃惊地闷哼一声，朝着在底下流动的大量空气释放雷电。凯特吓得后退，恐惧和震惊让她脸色发白，耳朵嗡嗡作响。

“裹脚布！”

他用双手握紧锤柄，砸向脚底下的地面。这一段距离太短，他挥锤的力量又大得令人惊，锤子反弹，飞上三十米高的天空。

“嘎——啊——！！！”空气从他的肺里喷涌而出，他跟着锤子飞上天空，在它开始下坠时抓住锤柄，将它径直砸向地面。锤子反弹回来，他再次抓住锤柄，在半空中恶狠狠地转动方向，使出浑身的力气将它扔向大海。他自己则仰面摔在地上，用脚腕、手肘和拳头打地面，打出惊人的愤怒节拍。

锤子以极低的抛物线射向大海。锤头落进水里，以大约十厘米的深度出一条沟。锤子像手术刀似的破开水面，缓缓地荡开，延伸了大约一公里。的内壁随着锤子划开的航迹平滑地加深，海水被锤子的强力排开，洋面上最终开出一道大峡。峡的峭壁摇晃不定，随即塌碰撞，化作涌动冒泡的混乱波浪。锤头抬起，锤子高高地飞上天空。托尔一跃而起，望着它，双脚像拳手似的打地面，但这个拳手似乎即将引发一场大地震。当锤子飞到抛物线的顶端时，托尔像一个指挥家那样，把拳头往下一挥，锤子又一头扎进汹涌的大海。

这似乎让大海平静了片刻，就像一记耳光也会让歇斯底里的人平静下来一样。这个瞬间转瞬即逝。一根巨大的水柱从锤子入海的地方喷向天空。几秒钟后，锤子在水柱中央爆发而出，把另一根巨大的水柱从第一根水柱中间牵引出来。

锤子一边上升一边翻跟头，翻滚，旋转，像兴奋过度的小狗似的奔向主人。托尔抓住锤子，但没有截停它，而是让锤子拖着自己向后飞。他和锤子翻滚着在石间飞了一百米左右，最后好不容易在软土地面上停下。

托尔立刻爬起来。他一圈接一圈旋转，在近三米的直径内换脚跳跃，在一臂距离外挥动锤子。末了，他再次放手，锤子又一次飞向大海，但这次在洋面上画了个巨大的半圆，掀起的海水一时间形成一个巨

大的圆形剧场。它向前倾时砸出的浪涛仿佛海啸，气势汹汹地扑向这一段短短的峭壁。

锤子回到托尔手中，他立刻又把它甩出去。锤子砸在一块石上，迸发出一团暴怒的火花。它向前弹射，在另一块石上迸发出又一团火花，然后是第三团。托尔向前倒在地，锤子每击中一块石，他就用拳头打一次地面，让石升起来迎向锤子。石上迸发出一团又一团火花。锤子击打石的力量越来越大，直到一团火花激发乌云射出一道闪电以示警告。

这时天空开始缓缓地移动，就像愤怒的巨兽在巢穴里舒展身体。锤子击打出的火花闪得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亮，天空射出更多的闪电与之呼应，整个大地以令人恐惧的兴奋势头开始颤抖。

托尔将手肘举过头顶，然后猛然向下挥拳，再次朝着天空发出震耳欲的怒吼。

“奥——丁——！！！”

天空似乎即将裂开。

“裹脚布——！！！”

托尔扑倒在地，开差不多两车的石和泥土。越烧越的怒火让他浑身颤抖。随着一声低沉的呻吟，在他的推动和晃动之下，整个悬开始缓缓地向前倾入大海。又过了几秒钟，它重重地砸进沸腾的海浪。托尔爬起来，抓起一块足有三角钢琴那么大的石，举过头顶。

整个世界仿佛凝固了一瞬间。

托尔把石扔进大海。

他收回锤子。

“奥——！”他吼道。

“丁——！！！”

锤子轰隆一声砸下。

地面喷出水流，天空随即爆炸。闪电像一道白色的光壁，沿着海向两边延伸了几千米。雷声轰鸣，仿佛两个世界在碰撞，乌云出的雨水把地面砸得稀烂。托尔站在暴雨中欢欣鼓舞。

几分钟后，狂暴的势头逐渐过去。猛烈而稳定的大雨继续洒落。乌云慢慢散去，微弱的晨光开始穿透逐渐变薄的云层。

托尔从他站立的地方向回走，同时拍打着双手，用雨水洗掉污泥。

锤子飞向他，他一把抓住。

他看见凯特站在那儿望着他，因为惊诧、恐惧和愤怒而颤抖。

“这都是怎么一回事？”她对托尔喊道。

“我只是需要好好发个火，”他说，看见她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又补充道，“神也可以偶尔卖弄一下，对吧？”

苏瓦恩西斯弯腰背的身影顶着大雨快步走向他们。

“你这小子真的很吵，托尔，”她责备道，“真的很吵。”

但托尔已经不见了。她们扭头望去，正在放晴的天空中有个小点向北而去，她们估计那就是托尔。

第三十章

辛西·德雷科特厌恶地从露台上看着底下的景象。瓦尔哈拉的气氛重新活跃起来。

“我讨厌这个，”她说，“我不希望这种事进入我的生活。”

“没这个必要，我亲爱的，”克里夫·德雷科特在她背后沉静地说，双手放在她的肩膀上，“事情现在会全部解决掉，一切都会很顺利。说真的，局不可能更好了。局正是我们想要的。知道吗，你戴上这副眼镜美极了？真的很适合你。我是说真的。非常时。”

“克里夫，事情从一开始就应该解决掉。重点在于我们不该惹上麻烦，我们应该三下五除二就处理好，然后忘个一干二净。这就是全部的重点。我这辈子忍受了许多烂事。我只希望事情会好起来，百分之百好起来。我不想要这些烂事。”

“完全正确。另外，对我们来说，这正是事情无比完美的原因。无比完美。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一切，同时从所有束缚中解脱了出来。完美。咱们香喷喷地脱身，拥有百分之百美妙的生活。百分之百。而且很干净。正符合你的心意。说真的，对我们来说，事情不可能更好了。相信我。”

辛西·德雷科特恼怒地抱着胳膊。

“所以这个新……人怎么办？又是我们需要处理的一件事。”

“这个很简单。非常简单。听我说，鸡毛蒜皮的小事。我们要么分他一杯，要么把他踢出去。咱们离开这儿前就会解决掉。咱们给他买点东西。一件新大衣。也许买栋新房子。知道那点开销对咱们来说算什么吗？”他发出迷人的笑声，“什么都不算。你连想都不需要想。你甚至都不需要去想要不要想。就是——这么——简单。明白吗？”

“唔。”

“好了，我去去就来。”

他转过身，回到众神之父宫的前厅，始终满脸微笑。

“那么，”他假装又看了名片一眼，“简特利先生，你想代理这些人，对吧？”

“这些不神祇。”德克说。

“好的，神祇，”德雷科特说，“没问题。我以前不得不和一个神经病小骗子打交道，你也许会比他出色一些。你知道的，那家伙确实是一号小人物，咱们的裹脚布先生。你知道的，那家伙真是太了不起了。他尽其所能，使出所有的来吓唬我，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塞我。你知道我怎么处理这些人吗？很简单。无视。我只是无视他。他想玩花样，威胁我，哇哇叫，把五百一十七项他认为能利用我这一方漏洞的子条款塞进合同。没问题。他只是在浪费时间，但那又怎样？我有的是时间。我有的是时间给裹脚布先生这种人。因为你知道真正疯狂的是什么吗？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疯狂吗？那家伙无法起草一份像样的契约来救自己的小命。说真的。救——他的——小命。我告诉你吧，我不在乎。他可以上下跳，爱怎么唾骂就怎么唾骂——等他累了，我再收网好了。我起草唱片业的合同。相比之下，这些人就是一些小杂鱼。他们是原始人。你见过他们。你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是原始人。你说是不是？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说真的，这些人运气很好，没有碰到真正吃人不骨头的。我说真的。你知道美国值多少钱吗？你知道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值多少钱吗？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要我告诉你原因吗？那个数字太微不足道了，你听别人说完，不到两分钟就会忘记。你的大脑会把它一脚踢出去。

“相比之下，我告诉你，我算是很慷慨了。我算是非常慷慨了。伍德希德医院的私人套房？无微不至的照护，好吃好喝，亚麻床单的质量好得令人感动。令人感动啊。开销足够按现在的价钱买下整个美国了。但你知道吗，我说，既然他要好床单，那就给他好床单？一定要给他。没问题。他配得上。他能得到——他——想要的——所有床单。只要别招惹我就行。

“现在让我告诉你，这位先生过着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咱们大家想要的不就是这个吗？美好的生活。这位先生无疑已经过上了。而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过上美好的生活。这些人没一个知道。他们在现代世界过得很绝望。生活对他们来说很艰难，我只是想帮他们一把。我告诉你他们有多么天真——对，你没听错，就是天真。

“我妻子辛西，你见过她，让我告诉你，她是最了不起的妻子。我告诉你，我和辛西娅的关系好得那叫一个……”

“我不想听你和你妻子的关系。”

“好的，没问题，当然没问题。我只是觉得让你多知道一两件事情也没什么不好。但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好的。辛西从事广告业。你知道的。她是一家大型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大型。几年前他们办了一场大型活动，真的很大，找了个演员在广告片里扮演上帝。推销的是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好像是种软饮料，你知道的，害得小孩得牙。

“当时奥丁过得困潦倒。他在街头流浪。他什么都做不好，因为他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有伟大的力量，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在现如今的世界上使用。然后就是最疯狂的地方了。

“奥丁在电视上看见这个广告，在心里说：‘哎，我也可以啊，我就是一个神。’他觉得他可以靠演广告挣钱。你知道他能得到多少报酬吗？报酬还不如美国的价钱呢，懂了吧？你想一想。奥丁，北欧诸神里的主神和所有力量的源泉，认为他可以靠在卖软饮料的电视广告里扮演上帝挣钱。

“而这个人——这个神——真的去找人介绍他出演广告了。既可悲又天真。同时也很贪婪——咱们别忘了贪婪。

“总而言之，他凑巧被辛西发现。她当时是个低级别的客户经理，对什么都不在意，觉得他只是个普通的疯子，但后来有点被他迷住了，觉得他实在太古怪，然后我也见到了他。果你猜怎么着？我们发现他是真的。这家伙是真的。一个货真价实的真神，拥有全套神性力量。而且不是个普通的神，而是，怎么说呢，一个主神。其他神的力量都依赖他而存在。而他想要演广告。能允许我再重复一遍吗？演广告。

“这个想法实在太荒谬了。这家伙知道他有什么吗？他明白他的力量能给他带来什么吗？

“显然不知道。我不得不告诉你，这是我们一生中最惊的时刻。最——惊——。我告诉你吧，辛西和我向来知道我们，怎么说呢，很特别，迟早会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而这就是了。特别的事情。

“但你看，我们并不贪婪。我们不想要他全部的力量，拥有全部的财富。我是说，我们指的是这个世界，整个——该死的——世界。我们要是愿意，可以拥有整个世界。但谁想拥有整个世界呢？想一想其中的麻烦吧。我们甚至不想要巨大的财富，不然要和无数的师和会计打交道，我很清楚，因为我是师。的确，你可以雇人替你盯着你的师和会计，但果是你雇来更多的师和会计。另外，你要知道，我们根本不想要那份责任。太沉重了。

“于是我想出了这个点子。就像你购置一大份产业，然后卖掉你不想要的部分。这样你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其他很多人也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通过你得到而已，他们会觉得对你有所欠，他们会记住他们是通过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因为他们都签了一份文件，文件上说他们应该如何觉得对你有所欠。流回来的钱用来支付奥丁先生非常、非常、非常昂贵的私人医疗看护服务。

“因此，我们拥有的并不多，简特利先生。一两栋低调的好房子。一两辆低调的好车。我们过着很舒适的生活。非常、非常舒适。我们需要的不多，因为我们无论需要什么，都会有人帮忙解决，满足我们的心愿。我们唯一的要求——考虑到种种环境因素，这是个非常合理的要求

——就是别让我们知道更多的细节。我们小小的心愿得到满足，我们行礼告退。我们要的仅仅是彻底的安宁和彻底的平静，当然还有舒适的生活，因为辛西有时候会有点紧张。就是这样。

“然后你知道今天早晨发生了什么吗？就在我们家门口。轰隆。太恶心了。我是说，这件事真的太让人恶心了。你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

“我告诉你是怎么发生的吧。还是我们的老朋友，裹脚布先生，他企图当一个狡耍心眼儿的小师。实在太可悲了。他非常可笑，用他的各种小小把戏和胡说八道浪费我的时间，然后企图蒙骗我，开账单让我花钱买他的时间。不值一提。这个叫工作创意。所有的师都会这么做。于是我说：‘行啊，我会收下你的账单。我会收下的，我不在乎上面列了什么。你把账单给我，我会处理的。没问题。’然后他就给我了。

“事后我才发现账单有个多么的总计。你猜怎么着？他企图跟我玩心眼儿。他给了我一个烫手山芋。听我说，唱片业充满了烫手山芋。反正总能处理掉的。永远有人愿意帮你解决问题，因为他们想顺着梯子往上爬。他们只要得到他们的位置，如果能得到，他们就会帮你处理这些问题。你收到一个烫手山芋就把它传出去。我把它传了出去。听我说，有很多人非常乐意帮我解决问题。哎，知道吗，看着这个特定的山芋能传多远和多快还挺好玩的呢，能让我知道谁比较聪明而谁比较笨。但后来它落在了我的后花园里，这就是一个条款了，真是抱歉。伍德希德的安排是个非常花钱的小项目，我认为你的客户们在这方面彻底搞砸了。子拿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可以直接让整件事完蛋。相信我，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

“但你听着，简特利先生。我认为你理解我的处境。我们彼此坦诚相待，我觉得这样很不错。当然，情况牵涉一些特定的敏感因素，而我所处的位置有能力成许多事情。因此，也许我们可以谈个条件，有可能做到的安排多得不计其数。无论你想要什么，简特利先生，都有可能发生。”

“我只想看着你死，德雷科特先生，”德克·简特利说，“只想看着你死。”

“哎呀，那我就也你去死吧。”

德克·简特利转身离开房间，前去通知他的新客户，他认为他们也许有了一个麻烦。

第三十一章

没过多久，一辆深蓝色宝马轿车悄无声息地开出圣克拉斯车站空荡荡的前院，拐上寂静的街道，扬长而去。

德克·简特利有点沮丧，戴上帽子，离开了他新得到又刚放弃的客户，后者说此刻他想一个人待着，也许会像他嘴里说的其他人那样，变成一只老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他关上巨大的连接门，慢慢走上露台，底下就是瓦尔哈拉，属于诸神和英的顶堂。他走上露台时，刚好看见最后几名狂欢者悄然消失，同一时刻他们很可能又在圣克拉斯车站的顶大厅里出现。他盯着空荡荡的堂看了一会儿，火已经变成淡的灰烬。

他的头部无比细微地轻轻一摆，也完成同样的空间转变，他发现自己站在米德兰大饭店一条冷飕飕的破败走廊上。外面，圣克拉斯车站黑洞洞的中央大厅里，他看见从瓦尔哈拉回的最后几个人拖着脚步离开，走向伦敦冰冷的街道，寻找存心设计得不让人躺下睡觉的长椅，尝试躺在上面睡觉。

他叹了口气，寻找离开废弃饭店的路，事实证明这个任务比他想象中困难，黑暗中的庞大饭店就仿佛一个迷宫。最后，他终于找到蜿蜒盘旋的哥特式楼梯，它一直通向门厅的巨型门，装饰着龙和身鹰首兽的纹和沉重的铁栏杆。正门上了锁，多年以来始终如此，德克好不容易找到一条侧廊，侧廊通向一个出口，夜间门人是个汗津津烘烘的壮汉。他问德克是怎么进入饭店的，无论德克怎么解释他都不满意。但最后他不得不放德克离开，因为他也没什么其他可以做的。

德克从这个门口走向车站售票厅的门口，随即回到车站里。他站在那儿环顾四周，待了一小会儿，然后穿过车站正门，走下通往圣克拉斯路的台阶。回到街上，他大吃一惊，因为路过的一只鹰居然没有俯冲着扑向他，他惊讶得倒在地，被清晨出发的第一名摩托快递员碾了个正着。

第三十二章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托尔撞破瓦尔哈拉宫尽头的墙壁，他傲然挺立，准备向一堂的诸神和英宣布，他终于想办法突破封锁，在挪威找到奥丁签的一份契约，这份契约被深深埋在一座山的山坡底下。然而他的愿望无法成真，因为他们全都走了，堂里空无一人。

“这儿没人，”他从强壮的胸怀中松开凯特，“他们都走了。”

他失望地消沉下去。

“什……”凯特说。

“咱们试试老头子的住所。”托尔说，把锤子扔向露台，两人被拽着飞上去。

他跺着脚在宽敞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无视凯特的恳求、抗议和辱骂。

奥丁不在。

“他就在这儿的什么地方。”托尔愤怒地说，把锤子拖在背后。

“咱们去越过世界的分界线。”他说，再次住凯特。两人身体一闪，越过分界线。

他们在旅馆一个宽敞的卧室套间里。

遍地都是垃圾和地毯烂的碎块，多年不清洗的窗户积满煤灰。鸽子比比皆是，剥落的油漆看着像是几个家族的海星炸碎在了墙面上。

房间中央有一张废弃的轮床，一个老人躺在清洗得干干净净的亚麻床单上，独眼里着水。

“我找到契约了，狗娘养的，”托尔怒吼道，朝他挥舞那份合同，“我知道了你的交易。你把我们所有人的力量卖给了一个……一个师和一个……一个广告人，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人。你窃取了我们的力量！你无法夺走我所有的力量，因为我太强大了，但你想方设法迷惑我，每次我发怒，你就让坏事发生。你用尽所有办法，阻挡我回挪威，因为你知道我会找到这东西！你，还有那个有的儒裹脚布，待和羞辱了我这么多年，而……”

“对，对，我们全都知道。”奥丁说。

“那很好！”

“托尔……”

“现在我把整件事都抖落出来了！”托尔吼道。

“对，我看见……”

“我去了一个能让我好好发泄一下怒火的地方，而我知道你会忙着等我来这儿，我大喊大叫，砸东西，闹得天翻地，现在我准备好了！首先，我要撕碎这个鬼东西！”

他把契约撕成两半，将碎片扔到半空中，用一个眼神把它们烧成灰烬。

“托尔……”凯特说。

“为了让我不敢生气，你做了很多坏事，我要把它们都变回来。机场检票柜台的那个可怜姑娘，她变成了一台饮料售货机。嗖！！她回来了！我飞往挪威时企图击落我的喷气式战斗机！嗖！！也回来了！看，我重新控制住了我自己！”

“什么喷气式战斗机？”凯特问，“你没说过什么喷气式战斗机。”

“我飞越北海时它企图击落我。我们有了点小摩擦，我一时间气昏了头，呃，把它变成了一只鹰，从此它就一直跟着我。现在我已经解决掉这个问题了。你别那么看着我。我已经尽力了。我用一个什么彩票补偿了他老。你看，”他愤怒地继续道，“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非常困难，你明白的。行了，还有什么？”

“我的台灯。”凯特静静地说。

“还有凯特的台灯！它不再是一只小猫了！嗖！！托尔这么说，它就这么变！那是什么声音？”

一道红光在伦敦的天际线上扩散。

“托尔，我觉得你父亲有些不对劲。”

“我他妈就希望这样。哦，什么不对劲？父亲，你没事吧？”

“我曾经非常、非常愚蠢和不明智，”奥丁道，“我曾经那么恶和邪恶，还有……”

“对，我也这么认为，”托尔说，在床角坐下，“所以现在我们该怎么

办？”

“没了我的亚麻床单，我的贝利护士长，还有……我觉得我活不下去了，时间过了这么久，我已经这么老了。裹脚布说我该杀了你，但我……我宁可杀了我自己。唉，托尔……”

“哦，”托尔说，“我明白了。呃，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该死，全都他妈的该死。”

“托尔……”

“什么？怎么了？”

“托尔，你父亲和伍德希德的事情，其实很容易就能解决。”凯特说。

“噢，是吗？怎么解决？”

“答应我一个条件，我就告诉你。”

“噢，是吗？什么条件？”

“告诉我，威尔士有多少块石头。”

“什么！”托尔愤怒地高呼，“给我走远点！你说的那是我一生中的好多年！”

凯特耸耸肩。

“不行！”托尔说，“只有这个不行！”“再说，”他郁闷地又说，“我已经说过了。”

“不，你没说过。”

“不，我说过了。我说我数到中格拉摩根郡什么地方忘记了数字。好吧，难道我还会从头再数一遍吗？你动动脑子，姑娘，动动脑子！”

第三十三章

两条身影在瓦尔哈拉东北角难走的区域开辟道路，那里的小径连成网，每一条似乎都通向其他小径，走着走着又绕回起的小径。其中一个身影是个庞大、蠢笨、暴的绿眼怪物，腰带上挂着一把大镰刀，大镰刀时常严重阻碍他的步伐；另一个身影矮小而狂，骑在前一个的背上，发疯般地指手画脚，事实上只是更进一步地阻碍前一个的步伐。

他们终于来到一座烘烘的低矮长形建筑前，两人跑进去，呼喝着叫人牵马来。年的马迎上来，认出了他们，他已经听说了两人辱的失败，因而拒绝帮助他们上路。镰刀在半空中一闪而过，马的脑袋惊讶地向上飞去，而身体然后退，犹豫着摇晃几下，由于未能收到做其他动作的指令，因而向后翻倒在地。他的脑袋滚进干草堆。

杀死他的凶手们飞快地把两匹马系在一辆马车上，赶着马车驶出马的院子，沿着更宽阔的大道向北而去。

他们顺着这条路了一公里，裹脚布用长疯狂而凶残地马匹。但过了几分钟，马逐渐放慢速度，不安地东张西望。裹脚布更加凶恶地打它们，但它们还是越来越紧张，最后突然失去控制，惊恐地用后腿站起来，马车倾，乘客摔在地上，立刻愤怒地跳起来。

裹脚布朝惊恐的马大喊大叫，随即眼角余光看见了让它们异常不安的东西。

其实并不怎么可怕。那只是个巨大的白色金属箱子，它在路边铺了一公里的垃圾上翻滚，弄出当当的各种响动。

两匹马用后腿站立，企图从当当的白色巨物前逃开，但被死死地勒住了。惊恐挣扎的果只是弄得它们自己浑身汗沫。裹脚布很快意识到，除非先解决那个箱子，否则就不可能让马安静下来。

“不管那是什么，”他朝绿眼怪物喊道，“杀了它！”

绿眼怪物再次解下腰带上的镰刀，爬上成堆的垃圾，跑向箱子当作响的地方。他踢了箱子一脚，但箱子只是响得更欢了。他用脚住箱子的后侧，使劲一推，想把它下垃圾堆。巨大的白色箱子滑了半米左右，然后翻个身，滚到地面上。它在地上躺了一小会儿，一扇门终于挣脱束缚，自己打开了。马恐惧得嘶鸣起来。

裹脚布和绿眼怪物走向那东西，既担忧又好奇，但随即惊恐得踉跄

后退，因为从箱子里钻出一尊力量巨大的伟新神。

第三十四章

第二天下午，与这些纷乱事件隔着一段惬意距离的地方，有一位独眼老人躺在一张白色大床上，这张床的一段惬意距离之外有一扇比例宜人的窗户，午后的阳光穿过窗户照进房间。一张报纸落在地上，搭成一个半塌不塌的帐篷，两分钟前，有人把它扔在了地上。

老人醒着，但并不乐于醒来。他美丽但虚弱的双手微微蜷曲，搁在纯白色的亚麻床单上，在微微地颤抖。

他有许多名字，有人叫他奥德温先生，有人叫他沃丁，也有人叫他奥丁。他曾经是一个神，现在依然是，更重要的一点：他是一个困惑和震惊的神。

他之所以困惑和震惊，是因为他在报纸上读到的东西，文章说另一个神失去控制，惹出了许多麻烦。文章当然没有用这几个字来说，只是描述了昨晚发生的事情：一架失踪的喷气式战斗机忽然神秘地以全部动力从北伦敦一栋它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待在里面的屋子中冒出来。它立刻失去双翼，尖啸着向地面，坠毁在一条主干道上，并当场爆炸。战斗机在空中的最后几秒钟里，飞行员被弹射出舱，落地时浑身是伤，受到惊吓，除此之外并无大碍，胡说着什么拿着锤子的男人在北海上空飞翔。

幸运的是，由于这场难以解释的灾难在深夜发生，因此道路上几乎空无一人，除了严重的财产损失之外，仅有的伤亡是一辆轿车内身份未确认的人员，警方认为那很可能是一辆宝马轿车，很可能是蓝色的，但事故现场过于惨烈，因而无从判断。

老人非常疲惫，不想思考这场事故，不想思考昨晚的经过，不想思考任何事情，除了亚麻床单，除了贝利护士长抚平他身体周围的床单时的美妙，就像此时此刻，就像五分钟前，就像五分钟前的十分钟前。

那个美国姑娘走进他的房间，叫凯特什么的。他希望她能让他好好睡觉。她说某事已经全都安排好了。她喜他，因为他血压极高、胆固醇极高、心脏极虚弱，医院很愿意照顾他的余生，以换取他的全部财产。看样子他已经活不了多久了，他们甚至懒得了解他的财产价值，因为无论如何都足以支付他为时不多的花费。

她似乎希望他会感到高兴，于是他和蔼地点点头，口齿不清地道谢，然后开心地飘进梦。

第三十五章

同一个下午，德克·简特利也在医院里醒来，遭受着轻度脑震荡、擦伤和瘀伤的折磨，还有一条腿骨折。向院方解释病情时，他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说他的大部分创伤来自一个小男孩和一只鹰，被骑摩托的快递员撞倒相对而言不算什么，因为基本上就是躺着不动，不需要每隔两分钟就被扑击一番。

他在镇静的作用下休息了——换句话说，睡了——大半个上午，做了一些梦。在他的梦里，裹脚布和带镰刀的绿眼巨人从瓦尔哈拉朝东北逃，意外地撞见一个被新创造的内疚巨神。这个巨神看上去像是从一台倒置的冰箱里逃出来的，活活吞吃了裹脚布和绿眼巨人。

终于被一个愉快声音唤醒时，他感到如释重负。这个声音说："哦，原来是你？你顺走了我的书。"

他睁开眼睛，见到的是莎莉·米尔斯，前一天他在咖啡馆和她有过一场剧烈的交锋。在顺走她的书之前，他还顺走了她的咖啡——不为什么，只是因为他可以这么做。

"唔，很高兴你接受我的建议，来医院好好治疗你的鼻子，"她边说边在他周围忙活，"你这一路似乎非常回，但毕竟还是来了，这是最重要的。你追上了你感兴趣的那个姑娘，对吧？说来好玩，你躺的这张病床她也躺过。你要是再见到她，不妨把她的比萨带给她，她出院前打电话叫人送来的。现在都凉透了，但快递员说她坚持要把它送来。

"不过我倒是不怎么介意你顺走那本书。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买，它并不好看，只是大家都在买，对吧？有人说他和魔鬼还是谁签订了契约。我觉得纯属胡扯，但我还听说了和他有关的另一个故事。他总是命令别人把鸡送到他的旅馆房间去，没人敢问为什么，甚至都不敢猜他用鸡干什么，因为人们后来连一根鸡毛都没见过。唔，我遇到一个人，他很清楚这个作者用鸡干了什么。我遇到的这个人专门负责一项工作，就是偷偷把鸡从他的房间带出去。霍华德·贝尔因此得到非常古怪和崇拜恶魔的名声，所有人都去买他的书。要我说，那真是个好工作。总而言之，我猜你不希望我一整个下午在你旁边，就算你希望，我也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护士长说你多半今晚就能出院，你可以回自己家，在自己的床上睡觉——相信你更愿意如此。总而言之，希望你感觉好起来，这两份报纸给你。"

德克接过报纸，很高兴终于可以一个人待着了。

他先翻到占星栏目，看看伟大的扎甘萨对他的这一天有什么可说的。伟大的扎甘萨说：“你很胖，很蠢，坚持戴一顶可笑的帽子，你应该为此感到羞愧。”

他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声，然后翻开另一份报纸的占星栏目。

报纸上说：“今天适合享受家的温暖。”

是啊，他心想，他很愿意回家。扔掉旧冰箱的奇怪的解脱感还没散去，一台崭新的冰箱此刻安坐于他家的厨房里，他期待着和它展开一段全新的归属关系。

另外还有那只鹰需要考虑，但可以回家以后再去担心鹰。

他翻到报纸的头版，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新闻。